



丛书主编 李可

经方派名家、名医余无言之父，
晚清『苏北三大名医』之一余奉仙的传世经验集

余奉仙 医方经验汇编

余奉仙 著
唐文吉 点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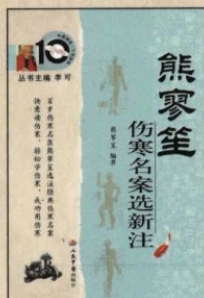


人民中医药出版社





丛书主编 李可



图书与网络互动：中医养生第一互动门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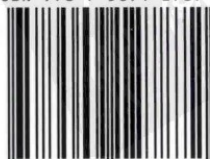
环球中医网
www.gitcm.cn

策划编辑：金光印 吴珣

装帧设计：0316 设计工作室
010-68373635

销售分类 中医临床

ISBN 978-7-5091-2787-2



9 787509 127872 >

定价：18.00元

中医师承·十元丛书

丛书主编 李 可



余奉仙
唐文吉

医方经验汇编

余奉仙



人民军医出版社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RESS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余奉仙医方经验汇编 / (清)余奉仙著;唐文吉点校.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9.8

(中医师承十元丛书)

ISBN 978-7-5091-2787-2

I. 余… II. ①余…②唐… III. 方书-汇编-中国-清后期
IV. R289.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9518 号

策划编辑:金光印 吴 珣 文字编辑:薛 镭 责任审读:余满松

出 版 人:齐学进

出版发行: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通信地址:北京市 100036 信箱 188 分箱

邮编:100036

质量反馈电话:(010)51927290;(010)51927283

邮购电话:(010)51927252

策划编辑电话:(010)83414788

网址:www.pmmp.com.cn

印刷:京南印刷厂

装订:桃园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850mm × 1168mm 1/32

印张:4.75

字数:88 千字

版、印次:200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购买本社图书,凡有缺、倒、脱页者,本社负责调换



余奉仙先生遗影
(摄于六十八岁时)

题句

知子莫如父	知父莫若子
父影今儿题	空伤陟蛄岵
人说三世医	父难在承启
验案三一存	诗章十九毁
父年享八旬	此影早一纪
儿仰庄严相	犹似趋庭鲤
寒梅铁骨根	南枝风雪里
愧儿欲报恩	如是而已矣

乙未端节前二日

次男无言敬题

時雨五律

多稼逢甘雨。雲霓慰所思。濟然興百穀。幸不害三時。笠荷將刈
野梅迎喜濯。枝林蟬翠帶濕。秧馬鼓催馳。草木富如化。倉廩積
有期。公田優且渥。覆載慶無私。

新秋五律

一咏涼風至。鳴蟬傍綺樓。梧桐新落葉。枕簟已知秋。荷樹香猶
送。槐近陰倍稠。詩懷烹菽句。歌盞采蓮舟。碧筒思傳遞。花水刻
歌留。凭欄瞻曠處。山色漾波流。

題楊孝達君蘆雁江天障卷

驟雨斜風幾次過。遠征志趣盡銷磨。而今寄託蘆灘裏。都為江
天障霧多。

窺園七律

撤却名場與利場。惜芳猶覺素心忙。家園荒樹橙初綠。離落三
秋菊正黃。泥水水痕沾袖濕。流花花氣襲衣香。歇來又是詩催
倚。幸有清罇助我饒。

医方经验汇编序

或有问于凌子者曰：“医可为耶？抑不可为耶？”予曰：“医可为而不可为也。”何哉？尽智者可为，而愚者不为；仁者可为，而暴者不可为；勇者可为，而怯者不可为。请申言之。孟子曰：“大匠诲人，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惟智者读昔贤书，得父师教，闻一以知十，举隅以反三，而愚者刻舟以求剑，则不能也。孟子曰：“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仁，人心也。医，仁术也。以仁心行仁术则可，而暴者挟术以利己，则不能也。欧谚有曰：“医者，须有鸞之眼，狮子之胆。”大症当前，断为何病，即用何药，不使青龙潜于渊，白虎藏于窟，自能药到病除，而怯者描头以画角，则不能也。予以此三者之于医中人，吾奉仙夫子有之矣。

奉仙夫子，淮东名医家也。20世纪初，与淮安张子平、兴化赵海仙，鼎立而三，然吾闻其名，而未见其人。当予弱冠时，亦即以医问世，于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夏月，因事曾至阜宁之益林、东沟等地，小作勾留。时夫子之名，遐迩皆知，其所居乡，曰甘溪沟，离益林镇较近，予有访之之意。闻道有先后，师之可也；学术无止境，友之可也。诂因作客时间短暂，而瞻韩未遂，可谓失之交臂矣。是年秋随先严济群公来沪，即以是为第二故乡。1912年以后，外患频仍，年复一年，而抗战矣，而沦陷矣，而胜利矣，而解放矣。予以医人之资格，亦即随大时代之轮，而参加卫工协会矣。不意于一九五〇年，在济济一堂之小组会中，得识余君无言。盖余君与

予，同业医于沪，闻其于前中医教育，多所供献，于现中医著作，多所发挥。抵掌倾谈间，互询里居，始知其籍隶阜宁，而奉仙夫子，即为其尊人也。并知夫子于抗日战争后二年，已归道山，卒年八十，不禁怅然久之。然此五年之中，予与无言之友谊则更笃，盖其于改进中医，在编教方面，三十余年来如一日，至可佩也。

近者无言告予，拟出版其尊人之遗著，予以无言之著作颇多，已陆续出版问世，而夫子之遗著则反在后，疑而问之，无言慨然而告予曰：“此固予之过，而又非予之过也，盖在旧政权时，一贯听取余云岫等之谏言，其《灵素商兑》也，中医不能列入学校系统案也，《余氏论医集》也，不但不重视中医，且逐步摧残。故无论在抗战前，或胜利后，皆无法出版，此其一；先君之稿，其中有部分理论及见解，似乎不近科学，然而源出《内经》，在当时，《内经》一书已不为人所重视，以为太近渺茫，即使此稿能勉为出版，亦不为人所重视，故有所顾虑，况抗战及胜利前后，非穷措大所能为力也，此其二；今人民政府，逐步重视中医学矣，一切以实际之疗法能结合于理论为依归，故予敢鼓勇为先君梓行也。”予闻其言，而亦为黯然者久之。

近两月来，予索阅夫子之原稿，不禁拍案三叹曰：奉仙夫子之遗稿，固有可传者三。视其病家隐弊及尽性篇诸案，察及幽隐，曲尽人情，达其生机，顾全天性，非聪明特达之智者，能如是乎？观其各篇之中，处处顾及平民之经济，以石膏代犀羚，以草药代贵品，随处可见，方如肘后，效过千金，非宅心忠厚之仁者，能如是乎？观其诸医束手，命在呼吸之间者，而夫子处以重剂，起其死而回其生。尤其于疫病诸条，确有独

到之处，所谓“生死人而肉白骨”也，非胆大心细之勇者，能如是乎？夫子备此三者，故其全稿所列之案，皆坦白率直，尤以葡萄疫诸案，尤可宝贵。其初治虽失，然皆他人所不治之证，而后经研究有得，而治之亦即得矣。顾亭林先生不云乎：“古之庸医，能杀人，亦能救人；今之庸医，不能杀人，亦不能救，其用药也，使人在于不死不活之间，而终至于死。”此亭林氏慨乎言之也，即以亭林先生之言言之，则奉仙夫子之治，是乃古之庸医，而为吾人所可敬者也；若不以亭林先生之言言之，则奉仙夫子之治，即为今之庸医之百世师，亦无不可也，因乐而为之序。

一九五五年即农历乙未年孟夏月
古歆凌养吾序于上海，时年六十有八

谕子无言书(代序)

吾昔有诗句，汝识之乎：“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此两语，亦即吾之座右铭。吾自信处己及学问之道，勉能守着第一句，立身于穷困之时，勉能守着第二句。汝频年羁旅江南，当此之时（指国难），颇知守身之旨，我心大慰，所谓“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汝知耻矣，即近乎勇也，勉之勉之。

家乡自徐福子孙来之后（指敌寇），镇上多有驻者，偶尔一来乡间，然而苦矣，加之土匪猖獗，不能安枕。特将我之医稿，寄交汝手，为我保存，虽不足传世，传家可也。汝前函会云：“将来有机会，图为付梓。”然以汝之清贫，谈何容易。此不能勉强之事，暂时置之可耳。汝今虽无此力，而能有此想，我心亦稍慰也。

我之胃病，先后几二十年，濒死者数，幸天假之年，今已七十有九岁，尚复何求，惟卧榻之旁有人（指敌寇），柳下之弟不远（柳下惠之弟，曰盗跖，此指土匪），不图老境复处忧患。此时我生死已置之度外，惟有一事嘱汝，汝其毋忽，即将来汝力所能及，至出版吾书时，慎勿乞达官贵人作序，以污吾书。天下有达贵之人而知乱世者乎？吾之书，能传与不能传，命也，不借达官贵人以传之。如道中人序之则可，至要至要。

数年前，汝姊丈叔屏（三姊丈陈氏宗藩）将我《经验汇编》稿抄写寄汝，转医界《春秋月刊》（张赞臣主编），迨逐期刊出后，其间尚有遗漏者，将来汝谋出版时，必须将月刊稿

与我原稿详细校对，庶可无误。篇首理论数章，在现时科学进步，人或认为迂腐者，似可删节，至治疗各章各案，不可短少一字。因我根本即无意于著述，晚年始就记忆所及，稍稍书之，亦仅十分之二三已耳。

廿七年七月十六日谕儿书于滌凡书屋

余无言按：此稿先君无自序，今检得遗训，内有言及此稿者，用以代序可也。

目 录

望闻问论	1
切脉说	6
用药有多寡不同说	8
消风散	10
三一承气汤	11
赤金豆	11
病家隐弊说	12
半夏茯苓汤	13
茯苓丸	13
橘皮半夏汤	13
调胃承气汤	14
白虎汤	14
复脉汤	14
归宗汤	15
救逆再造汤	16
忍冬汤	16
温中汤	17
和中汤	17
和胃饮	18
尽性篇	19
归杏二陈汤	21

桑杏汤	21
沙参麦冬汤	21
桑菊饮	22
柏子仁丸	22
泽兰汤	22
加味道遥散	23
四物汤	23
真中类中辨	24
真中风	26
地黄饮子	26
四物汤	27
涤痰饮	27
大秦芩汤	27
三化汤	28
涤痰丸	28
地黄饮子	28
牵正散	28
八珍汤(改丸)	28
加减大秦芩汤	28
新订靖风汤	30
类中风	31
正气天香散	31
宝花散	31
八味顺气散	32
星香散	32

通关散	33
竹沥涤痰丸	33
附子理中汤	33
当归四逆汤	34
鸡鸣散	34
玉屏风散	34
黄芪防己汤	34
人参白虎汤	35
益元散	35
消暑丸	35
桂枝白虎汤	35
香薷饮	35
葛花解酲汤	35
调气平胃散	36
破伤风说	37
新订伏虎汤	38
新订搜风散	38
秦艽升麻汤	39
新订红钥匙	39
二陈丸	40
参乳粉	40
肝风辨	41
酸枣仁汤	42
扶桑丸	42
七福饮	42

新加黄龙汤	43
阿胶鸡子黄汤	43
银翘散	43
何人饮	43
二陈汤	43
新订复本靖风汤	43
小定风珠	44
清营汤	44
五心饮	45
龟鹿二仙丹	45
当归煎	45
四君子汤	45
梔苓六合汤	46
新订羚羊化风汤	46
人参白虎汤	46
牡蛎散	46
五心饮	46
产后风辨	47
防风当归汤	49
大豆紫汤	49
藿香平胃散	49
保和丸	49
华佗愈风散	49
白虎汤 五心饮 清营汤 愈风散	50
地黄饮子 龟鹿二仙丹 愈风散 扶桑丸	50

痢症辨(俗名羊儿风)	51
白金丸	52
金粟丹	52
二阴煎	52
伤风伤寒辨	53
春伤风	54
川芎茶调散	54
苏杏二陈汤	54
夏伤风	55
翘荷汤	55
杏仁汤	55
秋伤风	57
桑杏栀豉汤	57
冬伤风	58
三拗汤	58
疏邪实表汤	58
伤寒表证	59
羌活冲和汤	59
桂枝汤	59
人参白虎汤	59
夏陈六君子汤	59
伤寒里证	60
大承气汤	60
上焦宣痹汤	60
小承气汤	60

伤寒半表半里证	61
新订双解散	61
伤寒兼证	62
败毒散	62
桂枝汤	62
指迷茯苓丸	62
风寒两感证	63
葱豉汤	63
苏杏二陈汤	63
小青龙汤	63
风寒两感辨	64
时气瘟疫辨	65
论春温	67
竹叶石膏汤	67
银翘散	67
黄芩汤	68
大和中饮	68
论风温	69
喻氏清燥救肺汤	69
论温热	70
增液承气汤 清宫汤	71
半夏泻心汤 小承气汤	71
论暑湿(中脘附)	72
退法黄连汤	72
白虎汤	73

香薷饮	73
银翘汤	73
鸡苏散	73
六一散	73
地浆	73
附子泻心汤	73
人参白虎汤	73
沙参麦冬汤	73
天生白虎汤	74
五心饮	74
竹叶玉女煎	75
论湿温	76
茯苓皮汤	76
新制橘茹饮	76
瓜蒌薤白白酒汤	77
半夏汤	77
论秋燥	78
新订羚骨汤	79
杏仁汤	79
翘荷汤	79
论冬温	80
新订葛根黄芩汤	80
论瘟疫	82
辟邪丸(亦名逐疫丹)	82

论疫疔	83
新六和汤	83
达原饮	83
小柴胡汤	83
达原饮 小承气汤	83
论寒疫痧霍	84
益元汤	85
补中汤	85
不换金正气散	85
连附六一汤	85
论疫疹	86
利膈汤	86
双解散	86
银翘汤	87
梔子金花汤	87
犀角地黄汤	87
论疫癰	88
十四味建中汤	89
消癰青黛汤	89
益元汤	90
阿胶鸡子黄汤	90
新订浮石化癰汤	90
论疫黄	91
茵陈蒿汤	91
茵陈将军汤	91

论疫病	92
新订黑豆败毒汤	92
黑豆败毒汤	93
白头翁汤	93
论大头瘟	94
普济消毒饮	94
菊花茶调散	94
新订浮石汤	94
论烂喉疫(烂喉痧、烂喉疳)	95
荆防败毒散	95
升麻葛根汤	96
甘桔汤	96
利膈散	96
玉屑无忧散	96
玉钥匙(亦名金锁匙)	96
斩关丹	97
油捻熏法	97
银翘汤	97
二母散	97
七宝丹	97
论虾蟆疫	98
普济消毒饮	98
消斑青黛汤 新订浮石汤	98
论鸬鹚疫	99
前半桑杏汤	99

论羊毛痘(羊毛疔 羊毛痧)	100
白虎汤 调胃承气汤	101
新订菊叶豆花汤	102
新订紫背赤衣膏	102
论螫刺瘟	103
新订荆萍败毒散	103
论葡萄痘	104
续论葡萄痘	105
活命金丹(局方)	106
新订消癰活命饮	106
消癰清黛汤 调胃承气汤 银翘散 清营汤	108
论瓜瓠痘	109
生犀饮	109
新订升清消毒饮	109
新订水陆三仙膏	110
论天泡痘(附豌豆疮)	111
利膈散	111
新订紫背绿衣汤	111
论疙瘩瘟(附当头风)	112
清震汤	112
菊花茶调散	112
清震汤 新订浮石汤	113
论鼠痘	114
避疫良方	115
辟邪驱毒饮	115

解毒活血汤	115
加减银翘散	117
加味九一丹	117
八宝丹	117
论燥疫	118
新订太清饮	119
新订天玄地黄汤	120
新订百花饮	121
沙参麦冬汤	123
天玄地黄汤 太清饮	123
人参白虎汤	124
沙参麦冬汤	124
跋	125

▲望闻问论

昔孙思邈有言曰：“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切脉。”斯三者，诚非虚诞之论也。夫医者意也，苟不能察音辨色，默会其意，则不可与言医也。吾尝语诸生曰，善医者，目必善相，耳必善听。目不及谓之瞽医，耳不明谓之聋医。

或闻而问曰：“相乃相人之休咎，闻乃闻人之声音，而于死生疾苦之苦，有何涉焉？”予曰：“望闻之道，其理至微。昔邵子有云：天之神栖于目，人之神栖于目。”而庄子又曰：“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目无神，不能得病者之神；耳无气，未可察病者之气；耳目无灵，纵曰医，亦庸医也。

或又曰：“望闻如此得力，而问切两诊，大可废矣。”予曰：“非也。”自来诊法有四，首曰色诊，次曰听诊，所以问切两法，而置于望闻之下者，又有意焉。譬如天灾流行之年，或声名素著之辈，每就诊者，必百号或数十号不等，先后拥挤，络绎不绝，甚至寝食无暇者。必具活泼之精神，明辨音色，夹有心无形之间，以补望闻所未及，而又以脉法合之，是否脉证相应，病焉廋哉。若谓诊号繁多，而竟凭之于脉，未免为欺人之谈；况脉理精微，一味以脉察病，候诊者多，而不用事于望闻问者，必拘迂之辈。不独不能多诊，抑恐泥执陈言，而于病无起色，实意中事也。且谚有之云：“道无术不行。”如有心之问，问之于无形，乃术也。然医者用术，实不得已之为耳，不善用术，必矛盾之士，何也？病家心性，多有

不同：有稍明大体者，窥医匆忙，冀病早痊，必先自述病情，具实以告；亦有一种愚夫愚妇，纵问亦不一答，专试医家本领，苟不能于声色之间，神而化之，加以有心之问，而用之于无形，病情奚由以得？吾所谓用术者实不得已之为，即此义也。

予勉承庭训，迄今五十余年。偏处淮东，为射坡穷僻之所，识见不广，琢磨有欠。凡遇就诊者，每愧不才，惟尽其心力，以勤求病者之状，不敢稍事荒唐。但于未诊之先，必察病者是负来、掖来、车来、船来、抬来，或自走及骑牲而来者，微窥病者之轻重，路途之远近，以分缓急，按次诊之。而于临案之时，心手在乎此，耳目及于彼，此之药方甫立，而彼之病情，似已得其半矣。然后参之以问，合之以脉，当场宣道病情，多可十中八九，其中机变，实有不可以言传者矣。予兹以望闻历有经验者，略附于下，以博同志者参证云尔。

无甚病苦，屈背耸肩，低头行走，而额头过足尖者，其寿不及二载。如素有咳嗽者，泉路更速。

病者就诊，行走如常，面色如旧，宛若好人者，肝胃气病初起也。如无婉容者，脘已痛也。

面目溷沌，行走而来，微窥肢体懒重者，必湿困脾阳也。若气息不靖，胸脘必满。

面色微枯，似有青黯气者，其实无之，必蓄血也。

面色枯萎，微黄而浮白，发直者，必失血多也。

病人面皮，如有红缕繁多者，必酒客也。

病人色消瘦，身挺而不稍屈者，必胀病也。

屈身掖进，手下抚而腿纵步宽者，必疝痛也；腿不纵者，必少腹痛也。

病人面容青黯，若无痛苦，目睛唇色，俱带青气者，必吐瘀块如陈猪料，或如红秫糊形，此肝经失血也，多不治。

病人发直毛耸，形消骸瘠，呼吸气虚，面色皤白，若有恶风形状者，必多汗与遗精也。

病者面色黄浮，唇口指甲俱无血色，身体不甚懒重者，此非湿邪困脾，发生胃痛，即饥饱劳役，或纵意嗜酒，致伤胃络而失血也。如无胃痛，必脾不统血，而便血过多也。

少年咳嗽，吐如珠沫，面色皤白而颧红，季胁动跳者，是怯派也。

童年骸瘠食少，时有干热，季胁汹汹跳动者，终难成丁。

病者咳嗽，痰多气短，喉间隐隐作声，或呕溢痰水，别无表证者，乃痰饮也。

病者坐定，若无痛苦，惟觉格格欲噤者，是中宫气分病也。

病者手抚胸下，哼呼呕吐，是寒滞蕴结，腑阳不通，大便闭塞之证也。

妇道涂脂抹粉，若无病状而就诊者，是经病也。如面有滞色，或停经，或经前腹痛，腰时痛者，必带白也。

妇道形色憔悴，面滞珠黄，多言而躁，病在肝脾。必善怒善思，性质不纯，多致癥瘕之属。

妇人咳嗽，两颧掀红，面目瘦、白而不润者，是骨蒸癆瘵之派也。

妇人咳嗽，间带红丝，或呕噎痰水，恶寒蒸热，毛耸形消，是风癆也。如大便溏泄，则去路更近（风癆之症，端由于生产以后，或癸水当期，冒风乘袭于肺，未经疏解，而误认为亏，以迎补之，使邪无出路，愈延愈剧，肺脉空虚，而水谷之

精微，因肺气不得输布，故不能洒陈于六腑，悉化为痰，故致此耳）。

妇人着床，面浮神愤，唇指均无血色，闭目懒言，身亦不热，启衾诊视，或微有血腥汗腥之气者。非生产亡血过多，即是崩漏未止。

妇人形苦面瘠，身体懒重，无故泪多，若有所丧者，是脏躁也。

天时温暖，有就诊之妇道，面色萎黄，头包巾裤脚俱扎者，必值产后也。

成年女子，面目枯槁，唇干不华，时有咳嗽，按其脉位，而指下觉热者，必干血癥也。

男妇别无苦状，临坐徐徐，而骰尖出于座外者，必痔痛也。

病家坐定，多吐多咽者，必咽间病也，鱼鳞梅核之属。但吐而不咽不嚥者，必脾瘕也。

病者行走而来，无甚苦状。倏然暖溢水涎者，随吐随安，是肝胃病也。

病者发长目滞，愁容戚戚，言谈颠倒，无兴趣话者，是疑虑病也。

不咳音哑，唇口生疮，头重欲睡者，是狐惑病也。如因咳而哑，则不一定是也。

小儿不时啼叫，口干作嚥，面上隐隐有白斑者，必虫积也。

小儿瘦瘠如猴，唇红干嚥，头面露筋，是疳积也。

小儿目障而蓝，形枯作嚥，乳食似不易下咽者，此由寒暄失和，乳食不节，泻痢日久而致，已成慢惊之候。

病者气息不靖，神情恹恍，喉间痰声格格者，无论因何病况，黄泉已在迩矣。若头汗如珠，则危在旦夕。

病人呛咳敛眉，而郑声欲忍者，必胁下痛也。

感症呛咳目红，不时喷嚏者，必夹疹也。

疫症咳吐粉红，如蜡烛油者，神情虽未过愤，已在难治之列。

疫症周身如有芒刺，不搔若不能忍，搔之则痛刺难名，如沾杨刺毛者，是螫刺瘟也。

以上症状，多得之于杂症，有形无形之间，为隐微之下状。如明显之症状，外感更多，不及备载，仅略举之。

▲切脉说

脉者，血脉也，百骸贯通，无处无之。人有痰苦疾疫，以决其表里寒热虚实存亡之道，而独取于寸口者，何也？夫寸口者，脏腑之所终始，百脉之所大会也。寸下曰尺，其中曰关，关前为阳，关后为阴。阳生于尺，动于寸；阴生于寸，动于尺。故寸关尺三部，应合人身之三焦。身半以上，同天之阳，身半以下，同地之阴，其至微至奥之理，非人所易于领会者也。

矧古人立法，于七表八里九道之外，又有三焉，共计二十七脉，如实、大、洪、牢，细、微、濡、弱，几希之别，不可言传。贤如王叔和，尚有“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弦紧浮芤，辗转相类，在心易了，在指难明”之说，岂寻常俗子所能得其微妙者耶？

或有问于予曰：“君家累世医业，自家授受，且经历年深，脉理虽微，当必胜人一着矣。”予曰：“谚有云，三分脉理行天下，予于三分之中，尚属有欠，敢云胜人？”

或又曰：“如君所言，则诊脉为奉行故事，轩岐而下，又何必有此渺茫之法欤？”予曰：“非也！”予昔弃儒就医，年方及冠，每存不甘人下之心，故于《内》《难》及叔和《脉经》，悉心研究，不敢稍事荒疏。惟其文辞渊博，头绪繁多，脑筋易为之乱，即手不释卷，夕惕朝干，甚至无暇寝食。纵得皮毛，如听空谷传声，有所闻而未有所见者也。迨临证之日，必于二十七字之中，细心体会以辨别之。正分辨间，有以口腹为

问者，有以病之有碍无碍为问者，亦有就诊而近前请教者，一言一答，则指下乱矣。如斯二载，不能得其神妙，转以智慧不及，恨欲焚其书而弃其业，奈先君赞襄公督之严，焉敢实行？一日独坐，忽思及张心在先生之持脉大法，仅以浮沉、迟数、长短、大小八字，而应病者之表里、寒热、虚实、盛衰，以为纲领，其余均不寓目，以从简当，想亦以二十七字之繁，其中毫末之分，或彼兼此脉，此兼彼脉，人非圣贤，不惟不能明辨，而反淆乱其神经，故仅以八字为用，化难为易，由浅及深，亦未尝非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纯不欲杂之义也。予即以张氏八字，抱定主脑，以淘镕之。迄今五十余年，每当诊察，又用神于望闻问三字，病情若无逃匿，处方始不离题。予之所以有微微虚名者，实根于张心在之八法与望闻问三字之力，何敢云精通脉法以欺世也！

或曰：吾乡有稍识文字者，或训蒙之辈，搜求残缺医书，及汤头药性之类，阅读未几，即有就诊求治者，居然名震一时。吾初疑医之一道，为易事也，迨吾翻读医经，直如一片汪洋，茫不知其所措，易转为难。究其人之易者，则不知其何以易，而我之难者，又不明其所以难，今听先生之论，诚不啻大梦一觉矣。

▲用药有多寡不同说

昔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医有疾医疡医之分，药有五味五物之别。五物者，草木虫石谷也；五味者，酸辛咸苦甘也。酸以养骨，辛以养筋，咸以养脉，苦以养气，甘以养肉，所以《周礼》有聚毒药以供医事，《月令》又有聚蓄百药，待用无遗者，诚以民命为先。故医药一道，乃历世之所请求者也。

盖蓄药者待以治病，而用药者必如用兵，譬之攻剿盗穴，运用一心，有应于围攻者，有宜于直捣者，有缓战者，有急剿者。量病情之轻重，察体质之盛衰，审阴阳之虚实，看日期之远近，表者汗之，里者和之，寒者温之，热者清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倘谬以一毫，必失之千里。神明变化，存乎其人。

然亦有土地禀赋、南北强弱之不同。如麻黄为汗剂之首领，性极辛温，质至轻浮。李时珍曰：“麻黄发汗，骋不能御。”僧继洪曰：“中牟有出产麻黄之地者，冬不积雪，过服则泄人真气。”昔仲景之大小青龙，均用至六两之多。大黄有将军之号，味苦大寒，其性浮而不沉，其用走而不守。用之当，则推陈致新；用之不当，则损人气血。张氏之大小承气，亦用至四两之重。惟今二者，仅能以钱计耳。自汉至今，霄壤若此，虽有李士材以古今天地气化浓薄为论，尚恐不尽然也。吾思度量衡制度，古今迭有变更，用药之道，拘于古者，不合于今，过于此者，独不及于彼，近时气化纵薄，当不致如

此天渊。总之，大黄、麻黄，为一表一里之峻药，人皆畏惧，是以千百年来，悉以气化渐薄之说，愈用愈少，相沿成习，不敢稍事扩充。容有见证的确者，思欲多用，既虞病家有惧意，又恐道中有谤言，声名受玷，是以一概如斯，如画地以自限也。兹将经历之多用者，特录于左，以便同志者政之。

逊清记名提督董宝泉，于光绪廿九年秋，檄委两淮运字中旗，驻扎袁浦。十月初，董以匪势猖獗，连夜出哨，感冒风寒，予时旅在袁浦，兼操医业，为诊之。脉象浮迟，舌苔白腻，头痛鼻塞，身热恶寒，遂以消风散，加羌活一钱五分、姜制半夏三钱、炒枳壳三钱、桔梗三钱，与服一剂。次日晨起，往视之，董坐榻饮茶。予问曰：“曾得汗乎？”董曰：“昨药麻黄一钱五分，未免太少，故未有汗，我今以麻黄三钱，一味炖服，理可有汗。”予曰：“此时小阳天气，虽寒未严，服之何多？”董曰：“敝省为湘水之区，瘴气至重，凡有伤于寒者，以麻黄二三钱不等，炖茶服之，为寻常之事。”我所以今服，先生虑以为多，我尚嫌其少也。予彼时闻其所述，不甚合意，未便深言，姑验之。及晚，头痛较轻，恶寒大减，次日更觉清爽，由此告痊，然终未有汗。

此理绝不可明，即与道中谈及，亦多所不解，予于此每觉寤不成寐，辗转思维。若谓湘省多瘴，岂有在差多年，久未得归，而受故乡之瘴欤？即如此说，又何得任受麻黄之多，而竟无点汗，厥疾顿瘳，又何理耶？朱子云：“理有未穷，知有未尽。”吾故于未尽知者，思穷其理。湘省乃古时荆楚之域，地近中国西南，其土地肥沃，其生民气悍，土主人身肌肉，土气厚则腠理固密，汗之不易，况董体质素富，年虽逾六，而骨劲筋强，毫无衰状。先数年间，曾远戍于山海关外

及甘肃地方，酷冷严寒，深受经历，其元府分肉之间，不稍疏泄，已可概见，所以任受麻黄之多者，想即此也。然多而不汗，不汗而痊，又为何理？李时珍曰：“汗者，心之液也，吾谓杂证之自汗盗汗，与病后之虚汗，皆心液也，若谓伤寒之汗，则非也。”伤寒之汗，乃邪气欲解，得其阳施阴化之气，鼓荡而成汗也。当其鼓荡之时，腠理固密。元府不开，外无可达，内无可归，久之注下，而随其人身之气化，渗入膀胱，以从溲溺而解之也，譬之酒坊酿酒，天锅密覆，其蒸腾之气，无从发泄，转由锅嘴以下注也。至如麻黄一药，时医概不敢多用，吾恐即有中病者，亦不啻炊釜欠薪，而饭终不熟，转以滋其变也。

予也生资不敏，凡有不解之事，必心如蕴结，而欲请求其理，故特以董服麻黄，多而不汗，不汗而痊，方书所未有者，而妄论之，未识有当，惟候有道者政之。

消风散 麻黄 炒苍术 荆芥 白芷 陈皮 甘草
生姜 葱白 水煎

山东莱州，有猪客刘汝铤者，患寒结腹痛，大便不通，方两日，就予诊治。予知北人刚劲，药轻无益，遂以三一承气汤，大黄用至五钱，玄明粉五钱，厚朴、枳实各三钱，甘草钱半，另加紫苏叶三钱，附子片二钱，广木香二钱，炮姜二钱，青皮二钱，又北人喜面，加莱菔子四钱，以消面积，另以酒糟升半，青葱一掬，萝卜丝四两，共炒极热，以布袋盛熨脐腹，在予期其必解，而究竟无动作。次日复诊，予仍以原方，加大黄至六钱，并教以猢鼠粪两大掬，煎汤澄清，俟冷泡药，药后仍然不解，予又以赤金豆十六粒，命煎二和带服，诂煎二和时，刘又私下大黄四钱，乃夜畅解甫安。

予思北人任受大黄，竟有如此之多，如由吾淮而南，大黄固勿论矣，即拟用瓜蒌，亦觉其难其慎，想亦水土使然，水土硬，则其人之肠胃皆劲，水土弱，则其人之肠胃皆柔。吾尝思及米麦，有阴阳之分，麦乃九月布种，子丑寅卯辰巳，六月为阳，阳数占尽，而始收，稻乃四月插秧，五六七，午未申，三月皆阴，阴占其半即获，故麦为阳，稻为阴。北人食麦面，故阳胃劲，南人食稻米，则肠胃柔。于此推之，天道造化之道，实有不同者焉。

三一承气汤 大黄 玄明粉(风化硝) 枳实 厚朴
甘草

赤金豆 (亦名仙人丹) 巴豆霜钱半 生附子二钱(切炒)
皂角二钱(炒焦) 丁香 天竺黄 木香各二钱 轻粉一钱

共为细末，以米醋浸蒸为丸，如萝卜子大，朱砂二钱为衣，滚水姜醋汤皆可下。如食滞、夹湿、臌胀，用枣肉捣丸七八粒，酒下；如虫食积痛，使君子汤下。

△病家隐弊说

弊者，作为私伪之谓也，吾人所作所为，苟一涉于私伪，未有不百弊丛生者。譬如求医治疾，有逃死回生之望，言无不从，自不应为私伪之行矣，而今竟不然也，吾试以亲自经历者，略举于左。

吾乡有一少妇，呕吐痰水，恶食恶风，头目昏眩，肢体沉重，询其经期，据称约在两旬。时当初夏，察其脉尚顺和，左寸微觉滑利，别无过苦形状。予私谓其姑曰：“察其病情，似当风饮冷所致，再推之身重作呕，神情愤闷，经期虽未过远，恐即因此有妊矣。”姑甚服之，遂拟半夏茯苓汤，去熟地黄，加炒黄芩、紫苏叶，连服无效，复邀予诊，又以茯苓丸合橘皮半夏汤，加姜汁炒竹茹，又服三剂，不独毫无效果，转闻加重，其家已不进饮食，惶不知所措，遂往兴化就医。既去后，其姑以药虽未效，而对予之信仰，尚未减色，复以病者之是否有险为问。予曰：“令媳之病，以症情而论，我初颇为易，惟抱定见功，而绝无寸进者，殊不可解也，究竟令媳平素有惮服药之弊乎？”曰：“惮之甚。”予曰：“前当服药之时，有所眼见者乎？”曰：“未也。”予曰：“屡药无效，如近地卧处，地较湿烂者，恐私倾其药，而假云服也。”其姑将信将疑，旋回，揭其床席，果如余言，甫悉其不效之原。未几媳回，病情依旧，复邀予诊，予仍以前方加减，因嘱其姑监之，两服渐转，续服则日有起色矣，后果举一子。试问有切身之疾者，而自诿之，天地间有是理欤！若非揭破其弊，即论者皆知归咎于医，独

不知病者之自弊也，此惮药之弊之一。

半夏茯苓汤 半夏(姜汁制) 白茯苓 白术(土炒) 陈皮 大熟地黄 桔梗 人参 旋覆花 川芎 白芍药 甘草 生姜

茯苓丸 赤茯苓 人参 肉桂 干姜 半夏(姜炒) 陈皮 葛根(面煨) 白术(土炒) 甘草(炙) 枳壳(麸炒)

橘皮半夏汤 陈皮(盐水炒) 茯苓 半夏(姜汁制) 黄芩(炒) 枳壳(麸炒) 紫苏叶 甘草 生姜

风谷村赵擎甫先生，亦道中人也。患时疫，延予诊治，诊其六脉洪数，舌苔黄厚，大便不解，渴欲饮凉，不时烦乱，如见鬼神，举家惶骇。予心以阳症阳象，病势虽剧，未过踌躇，遂以调胃承气合白虎，加天竺黄、麦冬、广郁金、连翘心、木通、炒栀子、芦根，令服一剂。适其戚尤君在侧，问予曰：“硝黄不嫌用之早乎？”予曰：“尚稍嫌迟，服后若解黑粪如胶者，庶无他变，否防阴液受伤，致生痉厥。”

次日复诊未效，病情仍仿佛焉，又加溲瓜蒌四钱，仍然未解，而舌渐起芒，烦乱更甚，予又以大黄用至三钱，生取其汁，风化硝(玄明粉)用至四钱，石膏一两，不特无效，而舌苔渐形干黑，手唇蠕动，痉象生矣。窥其症情将变，遂自行告退，嘱其另酌。其时赵之亲族多人，凡阅药方，金以无效为异，众仍挽留，惟当惶悸之时，众议纷纭，而尤独府首无言。

予因触其起初曾有硝黄用早之问，遂对众言曰：“予非固辞，实以连药无功，病情较变，方寸之间，已无把握，诸君既欲我留，而伊家自开药室，药亦由尤君经手，请转问尤，有无扣药之弊，俾得端倪，再行计较或可也。”众乃问尤，尤曰：“我以姊丈体素不充，自病以来，且未稍进谷食，先二剂，硝黄一分未用。及昨日见其无效，甫用石膏三钱，硝黄各钱半耳，

非敢自主，实与姊商之。”予曰：“如斯病情，如斯减扣，设就此有错，外间不知扣药以致变，必以数下亡阴，为我罪矣，届时医杀之冤，君其为我白乎！”众亦抱怨不已，央予立方。

予仍以原方，剔去瓜蒌，换火麻仁，大黄用至四钱，令其拌蜜蒸熟，取汁冲之，以缓其骤急之性；玄明粉四钱，石膏一两，外加羚羊角^①五分，葶荠汁两酒盅，炖热冲服。服后约一小时，则大便解矣，其气味与其胶垢情形，不堪言状，逾时气息较平，神情亦安，及晚令服二和。

次早复诊，据其家曰：“半夜后又解一次，较安多矣，惟沉沉欲睡，目闭无神。”予诊其脉象，柔小微数，乃属正应。舌苔皱裂，亦微带湿意，唇口蠕动，尚未尽止，遂以复脉汤，去麻仁，加亚麻子（小胡麻）三钱，羚羊角三分，玄参心三钱，当归身二钱，连翘心二钱，石膏四钱，炒山栀子二钱，竹叶二十片，与服一剂，蠕动顿息，津液亦来，随将原方减阿胶、当归，加茯苓三钱，陈米一大盅。服后，觉有微汗湿皮，由是身热尽退，粥食渐进而告痊，此扣药之弊之二也。

调胃承气汤 川大黄 玄明粉 甘草

白虎汤 石膏 知母 甘草

复脉汤 麦冬 阿胶 生地黄 白芍药 炙甘草 火麻仁

益林陈景淮之子，出痘甚重，五朝就诊。予遍阅之，谓陈曰：此子颗粒固密，且天庭离卦，地角坎方，俱如整饼。离，火也，坎，水也，为水火未济之症，其余攒簇蟾窝，数不胜数，血色板滞，浮衣（即水疱）更多，此属毒凝血滞，不能成

① 根据一九八七年国务院发布《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的精神，本书中出现的虎骨、犀角、羚羊角等一类保护动物不能作为药材，均须用其它代用品。

浆，七朝当痒作矣，殊为难治。果能药力不懈，血化毒解，浆势渐兴，或可回生于万一。遂以归宗汤，去荆芥、牛蒡，加石膏五钱，紫草钱半，桃仁二钱，炮穿山甲（代）六分，僵蚕二钱，皂针二钱，当归尾三钱，桔梗二钱，连服二剂，毫无效果。七朝又来就诊，痒撮固作，而烦躁更甚，下部浮衣倍多于前。予又以原方去山楂，加怀牛膝，令其服之，依然无浆，其家亦委之于数，而弗药矣。及十二朝，陈复邀予往诊，予问曰：“谷食下乎？”曰：“糕汤仅杯许耳。”“声音哑乎？”曰：“未也。”遂与偕行。至其家，甫坐定，忽一老姬来曰：“此孩坏未见坏，好亦不好，莫非欠药之帮欤。”予曰：“何由知之？”姬曰：“此孩服药，其哀怜之状，固难着手，且其父其母，见无方寸好肤，虽欲强与，亦不忍于捺搦，每服只一二匙耳。”予因是得其实情，启衾视之，痘色灰白，破烂不收，四肢不暖，胸口炎炎，咬牙寒战，渴欲饮凉。知为毒邪内陷，火不归原之象，无从施治，惟拟再造汤，令其服之。孰知船塞湾头，一拨便转，即夜得解黑粪，神志较安，次午视之，不独四肢转暖，热渴大退，寒战咬牙，亦俱息矣。复以再造汤减半，加银花、连翘、丹皮，又服一剂，其周身痘隙，另出一层小痘，粒粒带浆，俗谓“赶浆”是也。由此恙情悉退，亦能渐进粥食矣。又以忍冬汤加减，令服三剂，及三十余朝，面脱一壳，甫有人形。试思如此症状，当先果不懈药，灌浆时纵有蹉跎，亦不致有火不归原之变，此为姑息之弊之三也。

（按）痘疮肉板者，不治；抓破无血者，不治；音哑作呛者，不治。以上三层，务须着眼留意。

归宗汤 大黄 生地黄 赤芍药 青皮 牛蒡子 木通 荆芥 生山楂

救逆再造汤（此家传秘法，非古方也） 石膏一两 麻黄四分（炙） 川大黄二钱 西洋参五分 油肉桂四分 芫荽汁大半杯（冲） 米浆酒两杯（炖冲） 雌鸡血大半盅

此方所用鸡血，男雌女雄。将鸡之右腿吊起，左腿使稍近地，约略半天，以竹刀刺其鸡颈，取血大半杯，滴好酒三五点和之，不令血凝，以备冲服。如女子则以雄鸡，吊其左腿，以取其血。

忍冬汤 金银花 连翘 贝母 木通 赤芍 荆芥 牛蒡子 红花 黄芩 羌活 甘草

（按）归宗忍冬两汤，为痘前痘后之两主方，总在临时量症，而加减之。

陶三庄陶云祥，患病甚剧，多医罔效，邀予诊治。至其家，其父母陈述病状，金以多日未食，正气虚怯为虞。诊其脉，迟紧而小，舌苔苍厚，腹痛时作时止，作则啼叫不安，口干，不甚作渴，腕口拒按。询其大便，其母曰：“多日不食，何便可解，前医欲用瓜蒌，吾家未以为然。”予曰：“服否？”曰：“未敢。”予意明知症实，不便再言下矣。遂高其声曰：“照此症情，乃向有寒滞，脾胃受伤，中土不健，近加感受寒邪，腑阳欠运，浊阴不通，久不进谷，虬虫内扰，是以痛而不食。宜于温宣药品，利其腑气。惟病久正虚，吾家某瓶丸药，每重一钱，最为扶正要品，可以专人往取五枚，以备与煎药并用，当可立见其功。”其家以有扶正二字，随时着人往取。予又以厚朴温中汤，去豆蔻，加炒枳壳、焦山楂、鹤虱、使君子、半夏、青皮，令服一剂。逾时方丸俱至，余擘三丸，嘱与汤药并煎与服之。

及晚，大便畅解，并有虬虫三条，较为大，入夜颇安。次晨复诊，病觉去其大半，亦能微进糕粥，遂又以原方与丸

药粒半，令其服之，大便又解二次，形如胶漆，渐觉痊可，予又以和中丸法，加佩兰、谷芽、花椒（川椒），令服三帖，一日一和，节其饮食，以调理之。

至第三日，陶父治盛筵，具衣冠以谢，曰：“小儿得蒙医救，合家感仰，再造之恩，某当镂骨不忘矣！”予曰：“令郎获痊，非我功也，实大黄之力。我前到时，闻府上口吻，均谓不食多日，正元虚怯，及诊脉时，又有某医欲用瓜蒌，未以为然之说，我知为惧下，故将一下字撇开，转以扶正为急，诱君服从，冀操必胜，所服丸药，实我亲自监督九制之大黄也。计服四粒又半，即四钱五分，初若明用，府上即当面应承，背中必分毫不与也。苟失其时，必久不通，痛久伤胃，胃液有伤，瘵症将作，岂非误杀之耶？大凡医家遇病，识见不真，不能自主，固足害事，而病家有稍知药性者，畏首畏尾，此商彼较，致医生无从下手，亦害之大者。予今所以明告者，实伸其道中之难，与夫隐微之害耳。”陶惊服曰：“若非先生神妙，小儿其殆矣！”众亦愕然。此为惧下之弊又四也。

温中汤 厚朴 陈皮 甘草 茯苓 均姜 豆蔻 广木香

和中汤 厚朴 白术 炙甘草 半夏 陈皮 槟榔 广木香 枳实

邻乡有某少妇病，抬就予诊。据其家人陈述，先日早餐之后，卒然心痛，来势颇剧，约五七分钟，呕吐大作，所纳约去其半，因此痛势较减，然究未能释然，晚餐尚食薄粥半碗，夜半大解，至五更时突闻喘急，腿脚骚动，呼之不语，而窍竟闭矣。予为之诊，诊时，喘势更促，恍若忿急斗殴，被人缠扯之气息，细评其脉，亦惟迟实而已。予问其夫曰：“五更至

此，已半日矣，喘乃时急时缓乎？”曰：“是也。”予曰：“症可无碍，先以苏合香丸撬口灌之，可立见功，否则以长针针其腕口，自可霍然。”即命灌之，灌后约十数分钟，哎呀一声，即开口索茶饮，而竟苏矣。予又以和胃饮，加半夏、砂仁、槟榔、木香、麦芽、佩兰，令服二剂，并嘱其节饮食，忌生冷，欣然而去。去后，从学许恕屏与外孙张鸿慈问曰：“闭窍之症，出于风门痰厥者多，有针隐白、涌泉、厉兑穴者，有针少商、中冲、神门穴者，如某妇窍闭，师欲针其腕口，且云一针即得，何也？”予曰：“此中幻状，尚非汝等所知也，姑为汝等言之。此症由饱食之后，骤然腕痛而呕，必先感寒邪，留伏于胃，一得热汤热食，寒热相触而致此也。当其痛作之时，所纳谷食，亦已呕其大半，夜复大解，症情应不退而退矣，纵有余药，亦不致有闭窍之险，若谓风中、气中、恶中、食中，又无面青头汗身冷战掉诸弊。察其脉理，固非中象，且周身温暖，愈喘而面色愈红，其喘促气息，不啻夏日之汗牛，非同自然之喘，况闭窍之症，俱多尸厥，又何得有摔腿攢脚之形？吾因知为假也，所以高其声曰，先以苏合丸灌之，窍自可开，否则当针腕口，乃使之闻之，知有所惧，必借灌服丸药，使之自转也。在病家之无知者，既以活命为感，而病者闻得其情，从此惧针，亦不复萌此弊，此则不惟治病，而又治其隐也。此妇新娶未久，必婆媳妯娌间，有不适意，抑或未遂妇宁，借病以装病也，汝等当熟记之，昔杨泉《物理论》曰：‘古之用医，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贯微达幽，不失细小，夫可谓之良医’。此言信不诬也，即如此等幻状，倘不能曲解其意，达其微而贯其幽，则必束手无策。”此装蒙之弊又其五也。

和胃饮 陈皮 厚朴 干姜 甘草

▲尽性篇

昔子思以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盖天道位乎乾，地道位乎坤，易曰：“乾也者，是以大生也；坤也者，是以广生也。”天地有好生之性应首人，人亦有遂生之理合乎天地，故说卦传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震为长男，巽为长女，坎为中男，离为中女，艮为少男，兑为少女。”男女之性，固自有异，而少男少女之性，与长男长女中男中女之性，又有别焉。朱子曰：“性即理也。”男女当少者之性，亦犹天地逢春之理也，天地反其时，则晦明风雨，不得其正，男女拂其性，则喜怒忧思，而病自生矣。

吾每见愚夫愚妇，溺爱不明，男以体材为拘，当娶不娶，容有遗滑，则坚不成礼，愈思精阳得固，而终不自固；女以门户为攀，应嫁不嫁，设有停愆，则终不字许，愈思月候能调，而绝不可调，何也？人有私欲之萌，而不得遂其所私者，五志妄动，肾阴日有耗竭，肝木无以涵养，肝木无制，既能克土，且亦扣金，克土则谷食衰，扣金而咳嗽作，相沿日久，或咳吐珠沫，或咯血不已，在男子则自汗盗汗，亢热形消，日渐成怯；在女子则血溢自枯，寒来热往，就兹成瘵，从中害事不浅，吾屡见之。然亦有名门大族之女，欲念虽萌，而能以贞信自守，不甘苟失其身者，为害最烈，究不知男子有精满则溢之弊，女子有大会中会小会之经，若泥为病状，委之于医，医者不明是理，转为弄假成真，殊属憾事。

况男子及冠，女年及笄，知识初开，犹如节逢春令，春之为言蠢也，在物则草木勾萌，在人则情志蠢动，人情天性，皆出自然，夫人亦物也，但以所赋不同，而生生之理则一，野鹜家鸡，届时而卵，蚌珠兔孕，应月而胎，即鳞毛羽介，靡不感时而生，况为万物之灵乎？如人之年龄既合，婚娶不时，譬诸闭藏幽僻之所，草木萌生，终不得沾雨露，又未稍见风日，阳无阴施，阴无阳化，有不萎败者哉！

《曲礼》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二十而有家。”《家语》曰：“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圣人因时以合偶者，岂非尽性之明证欤？故不能尽人性者，则不可与言医也。

盐城洪姓之子，咳嗽月余，初则寒热鼻塞，咳吐浊痰，继而但热不寒，头目眩重，痰稀带沫，间有梦遗，或寤不成寐，就予诊治。察其六脉俱滑，微数微弦，予问曰：“郎君曾授室首？”洪曰：“旧春文定，今方择吉迎娶，此时距期仅月余耳，因伊病势纠缠，已与女家商罢矣。”予曰：“进药调治，大可不必改期，改恐不利。”洪曰：“其已改矣，只好待其告痊，再行迎娶，未为迟也。”予窥洪意，不以我言为是，亦惟任其自便，遂拟归杏二陈，合桑杏汤，去豆豉，加扁豆衣、盐水炒知母、陈小麦、风胡萝卜，令服二剂。

洪去后，予曰：“此子病将坏矣。”时赵生在侧，问曰：“寤不成寐，间有梦遗，师言曰，受室改期，反恐与病不利，何也？”予曰：“此病原因受风，其家以间有遗滑，认为方损，不无补益，以致邪气留连，咳热日久，见伤肺卫。药方果不杂投，尚无妨碍，至于梦遗与寤不成寐，间一有之，非数见也。”经云：“妇子血盛而易胎，男子精盛以思室，此子年已廿三，

娶期在迩，情志已萌，加之热淫未退，何得无滑泄满溢之弊，如果改期，翻滋欲念，相火既不可熄，心肾必致欠交，不独遗滑不禁，而咯血自汗盗汗之疾，更所不免，癆症成矣。”

不三月，洪邻有孙某者，就医于予，谈及洪子病状，谓由停娶议定，谷食顿改，终日倦闷不乐，若有所思，月前病势加剧，咯血颇多，屡屡盗汗，迩来色夺形消，医药罔效，其遗滑之弊，虽盘膝坐禅，亦不能摄固，刻已着床，势难挽救。予谓赵生曰：“我言应乎！”赵甫服。

归杏二陈汤 当归 杏仁泥 法半夏 陈皮 茯苓 甘草

桑杏汤 桑叶 杏仁 大沙参 贝母 豆豉 炒山梔子 梨皮

苏家嘴南乡马家庄萧廷富之子，年十九，来就予诊。脉微数而细，舌苔淡黄而薄，咳热头重，小溲黄浊，微渴微烦。予曰：“此燥伤肺阴，初时类于伤风，可无大碍。”萧曰：“此子始而寒热，呛咳头重，家人皆以为伤风，未甚介意，诂延绵不解，忽加遗滑之弊，相距喜期，仅十余日，家中各事粗定，进退两难，故特来就教，果属劳亏，拟商停娶。”予曰：“症由外感，实非内因，慎勿以偶一遗滑为虑也。”转又谓其子曰：“汝读《孟子》，曾记‘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二句乎？汝能默识不忘，进药靡不见功。遂以沙参麦冬汤，减玉竹，合桑菊饮，令服二剂再诊。”

及至复诊之时，病果减去大半，又以原方减麦冬，加生谷芽，连服三剂而安。予谓诸生曰：“萧氏之子，几蹈洪子前辙，尔等其熟记诸。”

沙参麦冬汤 沙参 玉竹 甘草 冬桑叶 麦冬 白

扁豆 南花粉

桑菊饮 冬桑叶 杭菊花 杏仁 薄荷 桔梗 连翘
甘草

本邑李姓，有未字之女，年廿五矣，经水涩少，寒热间作，谷食减少，腹中时痛，就予诊治。予谓其兄曰：症如咳嗽继作，烧热日增，效恐不易，遂拟柏子仁丸，合泽兰汤，加醋炒柴胡一钱，四制香附三钱，令服五剂。

李去后，外孙张鸿慈进曰：“此症女科颇多，外祖谓效恐不易。何也？”予曰：“此女就此出室，得以阳和，不药亦可自愈，惟廿五未字，于归无期，孤阴无阳，譬之时序不和，草木勾萌，而终不能甲坼，将必咳嗽蒸热，日渐羸瘦，经枯而瘵成矣，后果应而夭。”

柏子仁丸 柏子仁五钱（另研） 川牛膝五钱（酒炒） 卷柏五钱
泽兰二两 续断二两 大熟地黄三两 酒浸半日，捣如泥，炼蜜为丸，如梧子大，空心米饮下三十粒。

泽兰汤 泽兰叶三两 当归三两（酒洗） 白芍一两（炒） 甘草五钱

青沟里王广柱之女，年二十一，月信不调，就予诊治。其母曰：女性素纯，近忽改常易患，先两月经事过期而少，迨来三月不行，脘痞纳减，头重口干，有时寒热作恶，腹中痛坠。相距喜期，不及一月，思与婿家商酌，暂行停娶可乎？予思懦人易患，头眩作恶，乃木火沸腾之象，改期反不利于病，乃谓其母曰：“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女有失其时，则是见拂其性，一示停娶，则两面疑议，羞恶之心，在所不免，转恐多歧，现在病尚无碍，慎勿拘执于此也。”遂以加味逍遥，合四物汤，加黄连、黄芩、茺蔚子、制香附、炒五灵脂，令服五

剂,病情较减,后又以原方减川芎,加杭菊炭、延胡索(玄胡)、红花,连服数剂,及至出室,已日渐痊可,未数月而孕。

加味逍遥散 当归 大白芍 炒柴胡 焦白术 白茯苓
炒牡丹皮 山栀子 甘草
四物汤 大生地黄 大白芍 当归 川芎

▲真中类中辨

风也者，阴阳之气，天地之使，所以鼓万物也。《庄子》曰：“大块噫气谓之风。”又《正蒙》曰：“阴气凝聚，阳在外者不得入，则周旋不舍而为风。”故《史记》有八风之名。八风者，八方之风也。东北为融风，立春至；东风为明庶风，春分至；东南为清明风，立夏至；南风为凯风，夏至至；西南为凉风，立秋至；西风为闾阖风，秋分至；西北为不周风，立冬至；北风为广莫风，冬至至。总之八方之风，以应四时，四时和则百物生。惟冬至之风从南来者，曰虚风，《京房易占》曰：“虚风夜作，则人多闭户，犯之者少；日作，则人皆兴起，犯之者众。”故天灾流行之年，先岁冬至，必然南风，其邪已伏，而其为病也，千态万状，诚不仅一端然也。

人生一天地耳，天地有风，亦犹人之有气。风乃有时以生，有时以杀，杀则物摧；气乃有时为盛，有时为虚，虚则病至。天地之风，应合于五运六气，人生之气，周行于五脏六腑、脏腑之腧，系于背，故风之中人，多由腧入，盖中者受也，受之浅者曰伤风，受之深者曰中风。风有伤风、中风之别，而中亦有真中、类中之分焉。类中不计年龄，真中多由衰境，真中有中腑、中脏、中经络、中血脉之异，类中有湿中、寒中、暑中、气中、食中、恶中之不同，问其为病何形，为害何烈，历代名贤，已先我而言之，何容赘述？

惟火中、虚中，皇甫云洲谓刘河间发挥五志过极，火动阳升，李东垣又以元气虚乏，而邪凑之，二者卒中如风，列于

类中之门。在予管见，无风不得为之真，有风不得为之类。类中者，类如中风，非真有风也；真中者，若非外感之风，即有内因之风。内风者，乃五志过极，肝风鼓舞，正气虚怯，虚则风生，而为邪所凑，一时卒倒，手足痿痹，或口噤吐沫，痰壅目瞤，或项背强直，口眼喎斜，或眼合鼻鼾，遗尿撒手，或半身不遂，便秘语涩，或角弓反张，四肢不收，种种风形，何得为类？况五志之火，乃虚火也，虚火炎则内风动，火既得风，有不卒然为中耶？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者，内居营卫，营一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或为风痺风懿，此非虚中之明证欤？然则何者为类乎？类中之症，有不言，而无言謇，有牙紧目合，而无口眼喎斜，有僵直如尸，而无反张若弓，有手足逆冷，而无四肢不收，有面目青黯，而无肌肉跳动，有肢痛体沉，而无偏枯肢废，故《左传》有云：“风淫末疾。”末，四肢也，凡肢废不仁，或半身不遂，或偏枯，或痺或懿，乃为有考之风淫，非为妄度，吾故以火中虚中，自在真中之中，不当另立名目，以淆学者之绪。二者指为类中，似于理未尽焉，浅陋之见，未识高明以为何如（此症容有中年得者，必体胖多痰之人，在男子则水不养木，在女子则多因血虚）。

▲真中风

光绪二十九年，余作客金陵，有流寓之陆某，原籍黄冈，患中风，央予诊治。窥其年逾六旬，昏昧不省，僵直如尸，手颤气促，痰涌头汗，舌謇鼻鼾，而脉皆急大。旁有一医进曰：“症情虽重，脉尚有力，或无碍乎？”予曰：“李中梓四字诀云，中风之脉，恰喜浮迟，坚大疾急，其凶可知，况俗云：急则变生，此症坏在目前，生理何在？”予顾谓其子曰：“令尊危在旦夕，衣衾切不可迟，忽存痴念，追悔无及。”遂未立方而返，次日果歿。

青沟武生赵伯声夫人，年八十，患中风，邀予诊治。脉来浮缓而散，舌謇神困，手欲动，而稍举不能，口欲言而发声则止，谷食尚进，大便艰迟。予谓其家人曰：“此中脾与中血脉之症也，以年寿而论，亦犹草木逢秋，已应黄落，况风摧乎！《说卦传》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正此谓也。且年高血气久衰，虽有参术茸燕，亦难培养复元，只好委于命数，可勿与药。”其家亦不肯坐以待毙，商拟一方，予遂以地黄饮子，减五味子、苁蓉、戟天、麦冬。加火麻子、郁李仁、当归、木瓜，嘱其随意与服。后约两月而逝。

地黄饮子 山萸肉 巴戟天 肉苁蓉 川石斛 肉桂
麦冬 远志 炮附子 白茯苓 石菖蒲 五味子

另加姜、枣、薄荷，水煎服。

本镇顾德之，年近五十，素嗜酒。午餐未毕，忽落筷，低头拾之，则卧倒于地，昏不知人，手足痲痲，其妻率子掖之，

弗能支，亦弗能言，口涎舌耆，身轻痰多，口眼虽未喎斜，却与平素迥异。当延予诊，予以苏合香丸，令用开水溶化，稍滴姜汁，撬口灌之，继用四物汤，合涤痰饮，加老天麻、天竺黄、钩藤、石决明，使服二剂，而神志较苏，微能起坐。又以原方加减，连服数剂，亦渐渐能言，虽步履不能如常，而扶杖亦可自持，日有起色。予谓之曰：“此后戒劳戒酒，调理得宜，再以丸药徐图，去其根株，庶无大碍，倘根蒂不清，一经复中，则追悔无及矣。”诂顾不守予戒，又为窘境所困，即此以为无恙，未年余，果复中而歿。

四物汤 大熟地黄 白芍药 当归 川芎

涤痰饮 制天南星 制半夏 甘草 人参(改用西洋参)

炒枳实 橘红 竹茹 石菖蒲 白茯苓 生姜

予在金陵寓中，邻营常备军之石某。某人体材素胖，年四十余，晨起纽衣，卒然卧倒，角弓反张。众皆惊惶，求予诊治。六脉浮滑而散，痰涌窍闭，虽云卒中，尚未定其何经，即命以风虾半升、白矾三钱，共捣极烂，冲入开水一大碗，滤渣取汁，再入姜汁一大匙，和匀，抉口灌之，另以搐鼻散吹鼻。逾时得嚏得呕，呕痰颇多，约略两碗。至晚稍苏，又以大秦芎汤，去石膏、白芷、羌活，加天麻、百蕊草(小草)、制天南星，连服二剂，病退其半，惟大便欲解而未解，口亦微渴。复以原方，去熟地黄、白术，合三化汤，两剂而安。后服涤痰丸一月，痊愈。

大秦芎汤 秦芎 石膏 甘草 川芎 白芍 当归

羌活 独活 防风 黄芩 白芷 茯苓 生地黄 熟地黄

细辛

冬寒加生姜，春夏加知母。

三化汤 厚朴 炒枳实 川大黄 川羌活

涤痰丸 即涤痰饮改制，见前。

赐福院僧妙经，向嗜赌博，忽觉肢麻身软，卧倒于地，众掖之，肢末已不为所用矣。次日就诊于予，窥其口角微歪，流涎不止，舌本强，语言涩，而神志若清。及诊左脉，自以右手徐捧其左腕就案，头左重，小洩数，屡觉欲遗，此病在肝肾，而兼中于脾也。遂以地黄饮子，去麦冬、五味，加黄甘菊炭、蜜炙冬桑叶、西洋参、老天麻、白术，令服二剂，外以牵正散，每随二和冲服三钱，即觉转机，后又以原方依次加减，约二十剂，则日渐痊可矣。继以八珍汤料，加霜桑叶、黑芝麻，改合丸药，连服两月，而症情悉退。

地黄饮子 见前。

牵正散 白附子 僵蚕 全蝎

八珍汤(改丸) 潞党参 白术(土炒) 云茯苓 炙甘草

川芎 当归 大熟地黄 白芍 炼蜜为丸

韩荣怀之妇，年近六旬，中风四日，抬就予诊。其右手不住摸拂，语言涩乱，奄忽不知人，询其大便，其子曰：“病后未解。”予遂以大秦艽汤，去石膏、细辛，加十三制军、玄明粉、钩藤、制天南星，嘱服二剂。服后，大便畅解，初如羊粪十数枚，继觉溏软，自此拂摸较靖，神情亦渐醒苏，语言虽謇，而错乱顿除。复就予诊，予以前方去羌活，加丹参、木瓜，依次服之，先后约十六剂，渐能扶杖自持，而日就痊可。以未接服丸方，步履终不强健，未尝非村居寒庶，药力培养，二者有缺使然。

加减大秦艽汤 秦艽半钱 当归三钱 甘草一钱 川芎一钱二分 羌活一钱 防风钱半 黄芩钱半 白芍药二钱 白芷一钱 白术钱半

(土炒) 大生地黄三钱 茯苓二钱(朱衣) 十三制军(大黄)二钱 玄明粉三钱 引用冬桑叶

裴桥裴子挥亲家，年五十余，体胖多湿痰，自民国以来，地方多故，每受兵匪之扰，忧劳惊恐，已隐受其病矣。甲子初冬，该地有演变化术之戏者，裴往观之。约两小时，忽闻锣鼓并作，似觉慌乱不支，遂返，将入门，小便若急，衣方褪其半，而已僵卧于地矣。众惊掖之，气促痰涌，神情昏冒，而周身软类无骨，次日邀予诊之。诊其脉，浮而散，手向头面摸拂，若弗能禁，眼合鼻鼾，遗尿神倦，虽见绝象，而心志若明。闻予为诊，哭而向予托曰：“病将不起，一子尚幼，忝属戚交，诸希照应。”余随勉之曰：“症尚无碍，慎勿过劳。”即于此中窥察，知有生机可挽，惟怔忡心悸，惮闻金石之声，遂以大剂桑菊，以白易黄，加以镇肝、益肾、化风、豁痰之品，因名曰“新订靖风汤”，药品列后。一剂较安，再剂更宁，饮食稍进，而大便欲解不解，又以原方加制军(大黄)、火麻仁，无效，再加玄明粉，服之，仍不解。诂病家闻补则喜，言攻则惧，固虞再下，又有一医背予言曰，症乃虚象，不宜数攻，况数日谷食未进，便从何来，无而为有，能无害乎？其家因此犹疑，不能自主。三侄秉铨，系裴之婿，私问于予曰：“岳之病虚乎实乎？”予曰：“虚中有实，大便果再迟延，难免复痉。”铨侄即以他医之言，逐一告余，予曰：“汝能强之乎？”铨曰：“可。”遂以蜜煎一支，命铨亲手为纳，另以蓖麻油五钱，泡糕与裴食。食后片刻即解，奇臭逼人，初约五六寸长，其硬如木，继又微解溏粪，与众视之，某医甫塞其口，其家亦释疑。及夜更安，而两手摸拂之弊，从此尽熄，遂又以原方将润下之药剔去，依次加减，约十剂而愈。

予每谓诸生曰：“医者意也，即如裴戚之症，若不于哭而见托，默会其意，窥出生理，抱定纸上陈言，鼻鼾为肺绝，目合为肝绝，遗尿为肾绝，有此数绝，不能体察生机，见面即回，而死期竟不之至，则将来器口旁言，岂不成为笑柄乎？”俗语云：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临证能以意会，而权衡不失，是为良医，吾故缕晰以识之。

新订靖风汤 黄甘菊三钱 冬桑叶三钱(蜜炙) 亚麻子二钱(盐水炒) 当归三钱 大熟地黄三钱 珍珠母六钱(盐水者) 天麻二钱 远志钱半 朱衣茯苓三钱 淡苡蓉钱半 羚羊角(代)四分(磨冲) 荆芥炭三钱(醋炒) 钩藤二钱 制天南星二钱

落铁为引，大解之后，改用竹沥。

▲类中风

同治十三年二月初，日将夕，本镇有顾潜者，年三十外，毫无病苦，行至其堂兄顾祝之门，卒卧于地，众视之，气若绝，旋求先严诊治。余时年十五，好奇心重，随父往观。察其面伏身冷，脉伏如缚，头面青黯，众皆以为风，先严曰：“此中恶，非中风也。”命以姜汤灌之，撬口不开，纵稍灌，亦由口旁流出，先严曰：“不可治矣。”遂未立方。当夜即歿（此中恶之暴死者）。

盐城走马沟乔姓妇，年未三十，性素悍，善恚怒。一日卒倒，四肢厥冷，牙关紧急，医者多以风治，间日虽能发言，而喃喃错妄，昏冒如前。就余诊治，予诊其脉来紧细，乍数乍迟，面带青气，肤若鸡皮，而身挺不屈，腹胀时鸣，予曰：“此中恶之症，亦名客忤，非风也。”遂以苏合香丸，命其化灌，另拟正气天香散，合宝花散，加广藿香、广木香、砂仁、莱菔子、槟榔，连服二剂而愈。后又以原方去细辛、莱菔子、槟榔，稍加党参扶正，渐次复元（此中恶也）。

正气天香散 制香附 乌药 广皮 紫苏叶 干姜

宝花散 细辛 降香 郁金 荆芥

许家楼刘某，与赵东初邻居不睦。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刘妻倪氏，淘米，以码头地湿，登赵船，赵不许，倪亦拗不应，因此口角，互相诟骂，倪骂之甚，适铁工在侧，赵忿夺其锤，以迎击之，倪亦奋身向赵。其时人众牵扯，尚隔数步，赵锤实未之及，倪忽奄然委地，始觉口捋，继而不语，神渐愤，

身渐冷，口出涎沫，众窥其势，急盘倪氏之膝，擢发抚口，已无济矣，未晚即歿。予时充任镇董，刘即奔诉于予，细询其故，刘具以实告，问有伤，曰无有。诂刘来诉之时，赵亦奔告凤谷村董事赵悟园，赵董约予会验，兼察其实在情形，然后报官。及到，予与赵董反覆检验，毫无伤痕。询之该处人证，众口一词，且望和心切，予知为气中而毙，遂与赵董商酌，著赵厚殓其死，抚恤其生，两情俱服，以寝其事。

予于其事后思之，赵当举锤之时，倪忽奄然委地，冤缘凑巧，竟有如此之奇者，幸为众目所睹，击者未及，死者无伤，否则一到官厅，缠讼不休。一以不能忍而自送其生命，一以不能忍而倾毁其家产，真有追悔而莫及者。予是以笔而记之，俾后之学者，得以知恶中气中之烈，于临证之时，不致以识见不真，或落笔草草，或语言不到，牵入讼案也（此气中之暴死者）。

韩家庄韩宗渥之子媳，年二十一，病就予诊。察其痰涌口噤，目直气粗，身微冷，气口脉沉，其家以为风，予曰：此由年轻气躁所致，乃中气，非中风也。遂以八味顺气散，去人参，合星香散，加沉香、石菖蒲、天竺黄、广郁金，另以搐鼻散取嚏，一剂而效，二剂更苏，后又以原方加减，接服三剂而安（此气中也）。

八味顺气散 焦白术 白茯苓 青皮 白芷 橘红
乌药 人参 甘草

星香散 制天南星 广木香 加生姜煎

罗家桥族人余长城之媳，性悍善怒，病闭窍，两目不开，巫药俱无效果。其母家亦非明达，踞索后程，抬就予诊。窥其僵直如尸，痰多口噤，呼吸呻吟，颇觉郁郁，而神色脉理，

尚无死据，予即以通关散，令其煎汤，溶化苏合丸，扶口灌之。灌后微吐厚痰，询其大便，已三日未解，遂又以竹沥涤痰丸，生军（生大黄）改为熟军（熟大黄），用三钱，加广皮、川郁金、石菖蒲，少佐太子参，以扶其正，一剂而便解窍开，二剂则神色渐苏，渐思粥饮而愈（此气中也）。

通关散 牙皂一枚 法半夏十四粒 炙甘草一钱 白矾二钱
生姜二片

竹沥涤痰丸 生军（生大黄）二两 沉香五钱（磨） 黄芩二两
青礞石二两（煨） 橘红二两 半夏二两（姜汁炒） 甘草一两
共为末，竹沥泛丸。

光绪九年冬，予为湖堞邹氏所聘。同镇有顾廷辅者，年近六旬，嗜洋烟，家道微寒，衣食不给，以周某猪账未偿，亲往湖堞追取。诂年衰气弱，天候严寒，在途烟食俱缺，竟为寒邪所伤，乃到周门，战栗不已，不能言，欲睡。逾时周往视之，则僵直唇紫，四肢战掉，奔告于予。往诊之，即命以姜汤撬灌，一面以姜汁入脐窝，外用吴萸四两、曲酒二杯，拌匀炒热，盛入布袋，置于脐而熨之，一面以大剂附子理中汤，加入鸦片泡一小粒，溶开灌之（此对于有烟瘾者用之），次早即苏（此寒中也）。

附子理中汤 熟附子 炙甘草 人参（参用潞党参）
炒白术 炮姜

穆景成之妇，年三十许，庚午冬，腹剧痛，呕吐大作。呕后似安，逾时无动静，人皆疑为睡熟，穆往视之，则身直牙紧，口流清涎，央予诊治。予知向有痛经，用药必兼治血，遂命以牙皂末填入脐内，另用香附半斤、姜汁二大杯，同炒壮热，置腹熨之，一面以当归四逆汤，加制香附四钱、油肉桂八

分、藜艾三钱、明乳香钱半，炒去油，连服二剂，而病竟痊可矣（此寒中也）。

当归四逆汤 当归 炮姜 甘草 熟附子

族人余家兴，佣苦务农，夏日每卧于地。初患脚痛，继而腿膝拘挛，身体沉重，皮肤浮肿，类于风，就予治之。予曰：“此为湿邪所中，俗所谓脚气湿气是也。”遂以鸡鸣散加苡仁、秦艽、桂枝、川牛膝，两剂而效。又以原方加减，连服数剂，而日就痊可（此湿中也）。

鸡鸣散 槟榔 木瓜 橘红 吴茱萸 紫苏梗 桔梗 生姜

上药碾为粗末，以水两大碗，煎至碗半，候次日五鼓寅卯交界，鸡乱鸣时，炖热服之。

北乡有刘崇基者，患病经月不起，就予证治。脉濡而缓，身痛麻木，自汗恶风，手足时若发颤，乃气虚中湿之象。遂以玉屏风，合黄芪防己汤，加薏苡仁、晚蚕砂，令服五帖而瘥（此湿中也）。

玉屏风散 黄芪 防风 焦白术 甘草

为末，每服三钱，开水下。

黄芪防己汤 黄芪 防己 甘草 焦白术 加姜枣同煎

蒋家庄蒋姓妇，时值大暑，当午锄禾，及午餐未归，家人往视之，则已横倒于地，呼之不语，肢冷汗多，挾口不开。诊其脉，微而紧，知为正虚邪缚之故，而面容带笑，众皆以为风，予曰：“此中喝，非中风也（汉武帝元封四年夏，大旱，民多喝死）。”随命以搐鼻散吹鼻取嚏，另用大蒜一枚，捣取汁半小盅，鲜菖蒲汁二匙，童便三杯，稍冲开水，炖热撬灌。再

用田间热土，围脐如圈，圈中令乳孩尿溺，勿使外溢。又拟人参白虎汤，加石菖蒲、黄郁金、莲子心、朱衣麦冬。所以加莲麦者，以其面带笑容，邪已入心，故取为心药，而朱砂色赤，既能安神，又为人心之要品。煎与服之，一剂而窍开病退矣，后又以益元散合消暑丸，连服二帖而瘥（此中暑也）。

人参白虎汤 人参（改用西洋参） 煨石膏 知母 甘草 老粳米

益元散 飞滑石六两 生甘草一两

同研细末，另加朱砂，研匀。

消暑丸 半夏 茯苓 甘草 姜汁泛丸

南窑朱立中，当酷暑自外归，席地而卧，少顷，呕泻交作，挥霍不安，渴欲纳凉，得饮则嘔，肢冷神愤，身汗如洗。邀予诊治。问食冷乎，其家曰：在途曾食西瓜，因知为寒热相触，禁纳凉品。须臾，项背渐强，颇有痉象，人皆疑为添风，予曰：此中暑阴胜格阳，非风也，若不急救，必致难挽。遂以桂枝白虎汤，去知母，加熟附子一钱，合香薷饮加黄连，一剂而诸恙大退，再剂霍然告痊（此中暑也）。

桂枝白虎汤 石膏 知母 甘草 粳米 桂枝

香薷饮 毛香薷 厚朴 白扁豆

李家庄李姓，以赶集卖粮。在行稍着气恼，及午，酒面醉饱，当风而卧，忽然倾跌于地，口不言，肢渐冷，见者皆以为风。予往诊之，脉伏鼻鼾，酒气扑人。予知为醉饱过度，即命以姜盐汤探吐。稍苏，又用葛花解醒汤，去参、术、苓、泻，加焦山楂、石菖蒲、半夏曲，随煎灌之，一剂而愈。后即以原方加减，并嘱其勿食荤膩，果获无恙。

葛花解醒汤 葛花 豆蔻 砂仁 广木香 青皮 陈

皮 人参 焦白术 六神曲 茯苓 猪苓 泽泻 干姜

顾长德年三十外。甲子冬，忽觉头晕仆倒，四肢震颤，口紧流涎，众皆以为风。其父顾如彭急来求诊，予以卧病未起，着门生许恕屏代往。许回，述病状，予曰：“面色何如？”许曰：“容尚活润。”予曰：“汝以为何如症耶？”许曰：“恐食中，曾嘱以姜盐汤加皂末探吐。”予曰：“是也。”风邪非虚不中，其人年富体强，毫无虚状，固非中风，且面无滞色，又非风形，必预伏其寒，加之醉饱过度，脘胸填实，胃气不行而致也。命立方，许以调气平胃散，加制天南星、六和曲、槟榔。呈予阅之，予曰：汝虽临证不多，而识见尚细，从此再能加勉，当不居此道之下。遂以药单给顾。一服而病转，再服而全瘥矣（以上两节皆食中）。

调气平胃散 广木香 台乌药 豆蔻 檀香 砂仁
广藿香 炒苍术 广陈皮 川厚朴 生甘草 生姜

▲破伤风说

盖人有夭寿之异，病有死生之别。人有疾病，求之于医，医者总其名曰医生。但医其生者，亦当知其有死，不知有死，而徒曰医生。然有未决其死而死者，或药碗未释而死者，污玷声名，此宁可以为医乎？

至于破伤风一症，伤中也，乃风由金疮或钉剪磁刺之伤口以中之也，为害最烈。西医不曰风，谓有一种毒菌，窜入伤口，中医方书，亦多未详载。予初于此症之生死，每每分划不清，深以为恨，故格外留心。历验其死之速者，必项背强直，箝口不开，或振身上挺，或口不能言，而自指其胸腹，手作扇鼓之状者，想因内风鼓舞，苦莫能言，而有如此之现象也。

予入医界五十年，凡遇知有未尽者，必由于理有未穷。尝于“项背强直”四字，以探其究竟，盖人之脏腑，靡不有膈，膈皆系于背，各膈皆受风淫，气血不为所用，而项有不强、背有不直者乎？风门口闭，予有二比，冶铁风箱，后先木铎，推之则风向前鼓而前铎闭，抽之则风向后来而后铎紧。人口之中，亦有口盖，盖在口腔上腭，后盖曰“软”，前盖曰“硬”，内风外鼓，鼓之甚，则前盖愈紧，此其一也。五脏之心，开窍于舌，又有四系，上系系于肺，下系系脾系肾系肝，而肝之支脉，与督脉会于至巅，循下颊，环唇内，肾脉贯肝，循喉咙，挟舌本，脾与胃为表里，开窍于口，脾脉络胃挟咽，连舌本，胃脉起于鼻，入上齿，挟口环唇，下交承浆，所以此症之舌本强

而口齿紧，直不啻蚌合箝喙，任挾不开者，岂非风淫于内，隧道中血不流行，诸脉束缚，而有如是之烈耶？况口为呼吸之间，出纳之所，乃人身至重之关隘，呼吸出纳，俱塞其门，其将何以生乎？此其二也。予是以于素所经验者，特录数则于下，俾后之学者，得以知其猛烈，别其生死，设临是症，不至致茫然无决也。

古人云，一物不知，儒者所耻，而一病不知，又岂非医者之所羞耶？予故于素不多见，方书所未备载者，以历验之。中风口噤，多出于急而有痰，破伤风之口紧，多见其缓而无痰。其急者，卒然跌仆，牙紧口闭，虚灵受蒙，人事不省。其缓者，初觉身体不仁，项背拘急，口舌捋若不和；约一两日之间，其项背拘者，愈拘愈直，口舌捋者，愈捋愈紧，直至如老蚌合喙，点水不入，而神志尚清，却无不省之状，予屡验之。昔汪机以全蝎、防风两味治破伤风，毋乃太简，而叶天士又以黄蜡、黄鱼鳔、荆芥、艾叶治之，亦多未奏效。予于是以缓急之异，有痰无痰之别，而续录之，以启后来者之识见。真中之症，愈者固少，而破伤风之获痊者，十中亦仅一二耳。其治疗之法，在予管见，终不离乎“治风治血，血行风灭”八字为之主脑，西医亦有以血清治破伤风者。予所拟之内服方，名曰伏虎汤，取其风从虎，药能降虎之义；外敷方，名曰搜风散，一并截录，请有道者，酌而行之。

新订伏虎汤 潞党参二钱 大生地黄三钱(炒) 生白芍二钱
当归三钱 川芎钱半 荆芥炭三钱 防风钱半(炒) 威灵仙二钱 紫丹
参三钱 全蝎五条 黄甘菊三钱 羌活一钱 冬桑叶三钱(蜜炒)

新订搜风散 当归炭三钱 荆芥炭三钱 白芷三钱 大黄二钱
浮萍炭二钱 共为细末，以黄蜡溶化，调敷患处。

杨家庄杨师吉之子，年二十许。赤足在田，脚面近指处，为豆梗刺破，当时出血少许，未甚介意。隔三日，早起，觉项背不和，出言口捋，妻与之茶，肋骨颇硬，及午更剧，抬就予诊。六脉浮急，而人迎搏甚，知为风病，究未解其何由。适病者脚动，见有伤痕，予以指甲按之，初轻后重，毫不知有痛楚。予谓其父曰：“此破伤风也，为害甚速。”遂仿李士材法，以甘草涂麻油，炭火炙干，挾口咬之，逾时再换，另以秦艽升麻汤，去桂枝，加天麻钱半、当归三钱、大生地黄三钱、羌活一钱，命灌一剂。次日复诊，固无效，而口紧若緘，背直如尸，点水不能入口，惟神识较清，曾自指胸腹，以手上扇，形其内风鼓舞，不能容受之状，予曰：“症已笃矣。”遂未立方，不二日即逝。

秦艽升麻汤 秦艽 绿升麻 葛根 甘草 芍药 人参 白芷 桂枝 青防风 葱白

钟桥徐开益之子，年二十外。甲子夏末，以手有伤痕，忽觉口捋背硬，舌本不仁，旋就予诊。察其症情，与杨氏子丝毫不异，予以素有经验，以不治回之，徐疑子以酬金为计，遂厚允，予曰：“汝痴矣，予岂不顾名誉之利徒耶？”徐乃跪求不起，勉开伏虎汤与之去，三日即歿。

樊瑞玉，涟水人也，以该地岁荒，南来佣工。其妻手面为碓嘴齿碰伤，当敷以药，已就痊可。一日，忽然瘧疾，昏冒不省，求治，予以红钥匙令涂其口及两腮骨，防有口噤牙紧之弊。另用伏虎汤与服，一剂风熄，复以原方加减，一面以搜风散调敷患处，示其戒慎口腹，忌响器，远碓磨，旬日告痊。

新订红钥匙 荆芥炭二钱 开口花椒钱半 牙皂末一钱 白

芷钱半 共为细末，以鳝鱼血调涂其口。

外孙陈维信，年方周岁。乙卯三月初，随母归宁，其舅戏之，跌于门槛，眉角伤破。当时见血颇多，敷以药，届晚身有微热，入夜较甚，人正以惊吓为虞，次日早饭后，忽发痲痧，连搐，头勾身挺，二目上竖，举家惶急无措。予以伏虎汤，加海蜂房、钩藤，金戒为引。当煎药之时，连搐二次，一面灌药，一面以鳝鱼不及寻找，遂以细辛二分、牙皂（猪牙皂）三分、天竺黄一钱，共为极细末，擦其口齿，防增牙紧之弊。过午较安，神情亦爽，惟身热未退，痰亦觉多。至三日早，痲痧复作，予知系痰热为患，又以原方去参与羌活、威灵仙，加羚羊角三分、炒山梔子一钱半、制天南星一钱，服之，从此渐退。诂至十日以后，项下忽肿，硬而不红，虽肿至蛋大，尚不甚痛苦，又数日，喉间觉有痰声，渐至声如曳锯，肿处转红。就疡科针放之，出脓约大半杯，厚如板痰，自此甫安。后又以二陈加橘红、竹沥，合参乳粉，陆续服之，乃渐告瘥。

二陈丸 见前

参乳粉 人参晒研细末，人乳滴磁器内，晒干，等份蜜丸。

▲肝风辨

或有问予曰：“岁有四时，天有风雨，风莫多于春，何也？”予曰：“《鬲风》云，‘春日载阳’，阳生则风动，风生于木，荣于春，风至多者，乃亦时气使之也。”所以病风者，多见于风木之脏，肝属木，主风，故肝风之症，世间亦广有之。盖肝风为内因之风，非同外中，考之医籍，与风类从未分门，惟乾隆中叶，锡山华岫云先生集叶氏之医案，特拈而出之，另立一门，以便后学考核。

后有论者曰：“肝风即中风一类，却不可另立一门，似以华为多事。”在予鄙见，中风者，多系无病之人，而得之急；肝风者，端由有病之质，而来之渐。中风不越乎六气，肝风多本于七情。七情伤则肝风动，如恼怒伤肝，惊怖伤肾，胃虚痰滞，血去阳升，以致阳冒不潜，而肝风顿起。亦有因病后正虚，烦冗而得者，有因温病失下，火极而生者，有因大汗亡阳者，有因数下亡阴者。

其见证也，或头痛耳鸣，目眩神晕，或心悸荡漾，惊烦呕吐，或环口牵动，舌瘖不言，或左胁动跃，心虚畏响，或筋惕肉瞤，目胀痰多。

其治疗之法，取重于柔肝之急，益肾之阴，酸以收之，甘以填之，大意以养营、熄风、化痰、扶正为宗旨。中风风也，肝风亦风也，问其名则类，而论其治，则实有分焉。中风之治，药多刚；肝风之治，药宜柔，治肝风者，如麻黄、细辛、羌、独、芫、防、星、香之类，概不可用。

吾故以华氏之另立一门，实有补前人之未备，乌得有多事之愆哉！

胡垛王姓之妇，生育过多，及五旬内外，时有晕病。一日夜深，以邻家火灾，致受惊恐，晕病遂作，其家以病属寻常，未甚为异。又两日，舌强目眊，口不能言，即家人出入步履稍重，则痉搐自作，邀予诊治。即命以龙眼肉十余枚煎汤，冲入童便三杯、石菖蒲汁一匙，权宜灌之，另拟酸枣仁汤，加黄菊花（炒黑）、太子参、石决明、朱衣茯神、老天麻，合扶桑丸，加茺蔚子，一剂较安，再剂而大退。后服扶桑丸一月，枣肉汤下，遂愈。

酸枣仁汤 炙甘草 知母（盐水炒） 茯苓 川芎

扶桑丸 经霜桑叶 巨胜子（即黑芝麻） 炼蜜为丸。

店商贾某之妇，向有漏经。一日晕倒，手摇口动，昏冒不省，众皆以为中风，予诊之曰：此非中风，乃由血虚而生风也。遂以七福饮，加荆芥炭（醋炒）三钱、钩藤二钱、京菖蒲一钱、白芍钱半、炙败龟板五钱、炙桑叶三钱，服之渐安。后又以原方加减，调理十余日，甫能行走。

七福饮 人参 白术 熟地黄 当归 枣仁 远志
炙甘草

姚茂盛香店主人姚长春翁，年五十余，温病传里。适予远出，他医以伤正为虞而失下，迨予归，姚已昏不知人，舌干而黑，唇口蠕动，循衣摸床，开口弄舌，痉象渐紧，询其大便，八日未解。予曰：“阴液枯矣，胃汁竭矣，火郁无制，而内风自鼓，恐难治，然亦不能不聊尽人力，以委之于命。”遂以新加黄龙汤，参易西洋，生军改用九制，去海参，不用姜汁，仅用生姜二斤，合阿胶鸡子黄汤。头和后，似觉平允，及晚又

服二和，加入梨汁一大杯。约至半夜，大便畅解，初多粪核，继若黏胶，解后颇愤，呼之竟不启目，其家奔告于予，予又以广郁金三钱、小草（百蕊草）二钱、老粳米一合，煎汤灌之。次早稍苏，而手足唇口之动象由此渐息，后以银翘散，加南沙参、老粳米，又服三剂，加以调理得宜，其病遂安。

新加黄龙汤 人参一钱 生军（大黄）三钱 玄明粉（风化硝）二钱 细生地黄五钱 甘草一钱 玄参五钱 麦冬五钱 当归二钱 海参二条（洗） 姜汁六匙

阿胶鸡子黄汤 黑驴皮胶三钱 水煎化开，冲入鸡子黄一枚，和匀服。

银翘散 银花五钱 连翘三钱 甘草一钱 麦冬四钱 生地黄四钱 竹叶三钱

张家桥张某，温病之后，固欠培养，且亦经营过度，每寤不成寐。一日忽觉眩晕，心悸不宁，恶风欲呕，瞬时，手足震颤，颇若中风。予察其心悸欲呕，恶风震颤，知为元阳未复，胃逆不降，肝木沸腾之理，遂以何人饮合二陈汤，加黄芪钱半、钩藤二钱、防风炭一钱二分、远志钱半、川石斛二钱、蜜炙冬桑叶三钱、陈小麦一掬，因名曰复本靖风汤，一服得效，三服遂安。

何人饮 何首乌 人参 当归 陈皮 煨姜

二陈汤 制半夏 陈皮 茯苓 甘草

新订复本靖风汤 何首乌三钱 潞党参钱半 半夏曲二钱 陈皮二钱 白茯神三钱 炙甘草一钱 黄芪钱半 钩藤二钱 远志肉钱半 川石斛二钱（蜜炙） 桑叶三钱 陈小麦一掬 防风一钱二分（炒炭）

李东垣曰：“防风为风药之润剂，若用之于脾胃，非此引用不行，予所以用炒者，乃减其升浮之性。亦因恶风欲呕，

而不得不稍用也。”

凤谷村赵荣彬之妻。光绪壬寅六月底，患暑湿，旬日不解，忽发痉搐不止，口舌烦动，瞬时口角出血，撬视之，则舌之两旁，被其以己齿咬破矣。赵急奔延予，适中途暴雨，赵衣俱湿，予问曰：“君何冒雨而来？”赵即以其妻之病情相告，并道其特来延请之意，予曰：“彼此相距十数里，雨尚未息，其何以行？”只好权拟一方，带回服之，明日再议。赵以天雨未霁，亦觉无可如何，遂请立方，予问曰：“烦渴乎？”赵曰：“未见风时，渴之甚，屡欲西瓜，医禁勿与。”又问曰：“唇舌干乎？”赵曰：“舌久干黑，唇裂齿苍。”再询其大便，据称七日未解。予谓曰：“令正之恙，恐当化热之时，天癸适至，引热入营，所以致此。”遂仿小定风珠，去淡菜、童便，合清营，去黄连，加生大黄二钱、石膏二两、钩藤二钱、小胡麻（亚麻子）三钱、本汤犀角，更用羚羊角。开毕，给赵曰：“君归以红瓢西瓜，取汁大半碗，炖温，先与服之，然后再服此方（西瓜用红者，取其红能入血，退血中炎炎之火，炖温者，亦凉药热服之意）。”赵旋冒雨而去，次早赵又至，见而谢曰：“内人得蒙再造，药应如神，特来泥谢，并敢烦大驾，以收活命之功。”予以义不容辞，遂随与俱去。及至，诊之，脉劲而数，风势较平，津液渐复，神志亦较前安，惟大便未解。又以原主加玄明粉三钱，大便甫通，而病势大退，后仅以五心饮，加紫丹参、梗米，连服数剂而痊。

小定风珠 鸡子黄一枚（生用） 真阿胶 生龟板六钱 淡菜三钱 童便一杯（冲）

清营汤 犀牛角（代）二钱 小生地黄五钱 川黄连二钱 玄参三钱 银花二钱 连翘二钱 丹参二钱 竹叶三钱

五心饮 麦冬心 连翘心 玄参心 莲子心 竹叶心

戚好李廉臣之夫人，年五十，以操烦太过，忽血崩，就予诊治，予以龟鹿二仙丹，合当归煎，去赤芍，加高丽参、乌梅肉、陈皮、棕炭。二剂而安，遂弗药，兼失培养，约七日后，忽舌麻不和，手足振栗，心中摇摇，若有高其声者，则晕不能堪，复邀予诊。予曰：“此去血过多，兼失培补，所谓虚则生风者是也。”即以四君子，合黑归脾汤，去黄芪、木香，加亚麻子、石决明、钩藤、黄菊炭，一剂风熄，再服而病退大半，又以原方加减，令服五剂，逐渐向安。

龟鹿二仙丹 龟板十两 鹿角霜五两 甘杞子二两 人参一两 蜜丸。

当归煎 当归 熟地黄 阿胶 续断(炒) 赤芍 白芍(炒) 牡蛎粉 地榆(炒) 入醋一杯，慢火煎。

四君子汤 人参二钱 白术二钱(土炒) 茯苓二钱 甘草一钱(炒) 黄芪钱半 当归三钱(酒洗) 木香一钱 远志一钱 龙眼肉二钱 加姜枣。

凤谷村孝廉方正、岁贡生赵韵唐先生之子媳，初觉冒风头重，寒热不清，肢体沉倦，继而但热不寒，病情不甚为重，及至见风，邀予诊治。右脉浮濡而数，舌苔薄而本红，身热不炎，神志尚清，及诊左脉，忽然二目掉眩，唇手蠕动，口语喃喃，神昏不省，察其脉，则数而兼劲，再验其舌，则中有黑痕，宽约三分，登时变态，颇为惊人。予谓其家人曰：“变状如斯，约几次乎？”答曰：“今日已三见矣。”是以未即立方，姑再验之。

晚餐未毕，报曰：“渐苏矣。”稍停复诊，不惟神情如故，而舌苔中之黑痕亦不见，如此幻状，皆方书所未详载。予思

此症，当化热之时，必癸水适至，热乘虚入，而又上迫于肝，肝为热迫，则内风自起。所以时作时止者，肝主风木，譬之木有枝叶，无风则靖，风来则摇之谓也。遂拟海藏梔芩六合，合新订羚羊化风汤，一剂较平，二剂大减，又以原方斟酌，速服数剂，遂渐次而入佳境矣。

梔芩六合汤 小生地黄 白芍 当归 川芎 炒梔子
黄芩

新订羚羊化风汤 羚羊角 杭菊 桑叶 钩藤 丹参
小胡麻(亚麻子)

杨家舍夏登科之女，年二十，秋邪日多，烦渴多汗，继而汪洋不止，两手蠕动，唇跃舌强，痉搐渐作，抬就予诊。予曰：“此大汗亡阳，肝风内鼓。”遂拟人参白虎汤，合牡蛎散，加朱染麦冬心二钱、钩藤二钱、黄甘菊二钱、亚麻子三钱，一剂较转而汗止，二剂舌和而痉息，后仅以五心饮加粳米，渐次收功。

人参白虎汤 人参 煨石膏 知母 甘草 粳米
牡蛎散 煨牡蛎 西黄芪 麻黄根 浮小麦 水煎。
五心饮 见前。

▲产后风辨

古云：“宁治十男子，不治一妇人。即以妇人而论，新产者之病与未产者之病，其治又较难，故产后中风，至危至急，司命者泥于一偏，毫厘千里，能保无失误乎？”《金匱》谓新产之病有三：一曰病痉，二曰病郁冒，三曰大便难。所谓病痉者，乃新产亡血过多，毛骨弛张，玄府不密，故易中风，中之则痉。但痉有刚柔之分，发热无汗，而反恶寒者，曰刚痉；若热而汗出，不恶寒者，曰柔痉。又曰：风病，下之必痉，汗之必拘急，汗之下之，俱不适宜，如三化汤、大秦芩、小续命，古人皆虚立矣。后世薛立斋以产后亡血过多，非急用十全大补不克，若攻风邪，死之必矣。而郭稽中又谓产后痉作，口噤背强，急宜小续命灌之，迟则汗出如雨，势必置之于死地。二者之言，实滋疑义，若以薛氏之言是，则《千金》之小续命，麻桂防风，《机要》之大秦芩，辛芷羌独，均属攻风，攻之则死，此二方不惟不能活命，而反造孽于无形。至如郭氏之言，中风背直，迟恐汗多，而偏以小续命急与之，又岂不以防汗为急，而反促之汗欤？

予谓尽信书，则莫如无书。产后中风，乃产后伤其气血，劳其体躯。或心未平复，早起劳动；或急事恼怒，扰动冲和；或因食生硬，致伤中土；或产育不顺，坐草时多；或负寒衣单，伤及皮肤；或月内戏荡，劳于房事，邪气乘虚而中。同一中也，而治之者，能无分乎？

或问予曰：“经言中风，下之必痉，汗之必拘急，设蕴积

便秘，恶露不行，而究不可下乎？风伤于卫，寒伤于营，而亦不可汗乎？”予曰：“治病之法，必先重在根本，如产后气血双虚，即为致病之由，本由抱定，余则应下者之下，汗者汗之，下之以大黄，大黄九制，以缓其善走之急，汗之以麻黄，麻黄蜜炙，以减其升发之过，处方合宜，有何不可？”或又曰：“薛氏谓产后中风，攻风则死，非十全大补不克，岂风不风治，有大补者，即可保其全耶？而郭氏又以小续命汤使急灌之，迟则汗出如雨，死不可治，岂续命麻黄非汗药欤？御其汗，而又促之以汗，实所不解。”予曰：“薛氏之言，非不用风药，恐忘其气血双虚，一味攻风则死也。与其偏攻其风，莫若专益其本，本元来复，自可自御其邪也。至郭氏之言，全在一‘迟’字着眼，迟则汗出如雨，必死不可治，意在急与续命，使邪气早泄，正元不损，迟则正不胜邪，必汗出而命危矣。所以纸上陈言，不可泥解者，正谓此也。予每遇斯症，逐风峻药，亦不喜于多用，每以华佗愈风散代之，无太过，无不及，转觉至稳且当。如愈风散药，仅荆芥与黑大豆两味而已。妙在黑豆味甘，一以去风邪，一以消血结；荆芥味芳，最能去血中之风，又入肝经气分，其方之妙，固为以少胜多，而又有得无失，所以李时珍深赞其善，名曰如圣散，陈无择呼为举轻古拜散，萧存敬曰一捻金，贾似道曰再生丹。总之，医者意也，方者法也，立方用意，其神明变化，悉存乎人，倘读书泥解者，见症必然泥法，岂得谓为医中之杰耶！”

盐邑霍姓妇，生产五日，忽头重眩晕，言语謇涩，四肢拘急，顽麻不仁，旋就予诊。予谓脉象浮缓而虚，必体质素弱，坐草受风而致也，迟则难治。遂以防风当归汤，合大豆紫汤，加潞党参一钱半、木瓜二钱、防己钱半、焦白术钱半，姜

枣为引，二剂即转，后以原方加減，遂渐次向安。

防风当归汤 防风 川芎 当归 干地黄 水煎

大豆紫汤 香独活钱半 黑大豆一掬(炒黑) 酒半杯(冲)

本镇张文良之妇，素多湿痰，生产十日，夜忽欲呕，初觉扰乱，继则伏床不动，张视之，口流清涎，四肢逆冷，手紧项强，目呆不语。予察其气息颇粗，脉来沉实而搏，因问曰：日间食何物乎？曾腹痛乎？张曰：早晨食馊子一碗，鸡子三枚，午餐仅半饱耳，至酉觉胸口闷闷，腹痛，微恶寒，晚餐尚稍食粥。又问曰：恶露清乎？大便解乎？另妇答曰：清而复有，但大便觉干燥，已两三月矣。予思此症尚兼食中，遂以姜盐汤，入皂(猪牙皂)末少许，命探吐之，虽吐宿食而不多。另用藿香平胃散，合保和丸法，去莱菔子、连翘，加制天南星二钱、槟榔钱半、丹参三钱、火麻仁三钱、制军(大黄)二钱，一剂窍开而大便解，后以原方去槟榔、火麻仁、制军(大黄)，并苍术改用白术，加泽兰，合华佗愈风汤，三剂而痊。

藿香平胃散 广藿香 制半夏 焦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保和丸 神曲 焦山楂 莱菔子 茯苓 半夏 陈皮 连翘

华佗愈风散 荆芥三钱(炒黑) 为末，加入黑大豆汁冲服，或加童便。

予戚韩荣封之母，年三十余，温病经旬不解，烦渴大热，欲投冷水，竟致落胎。落后约半日，唇口蠕动，手足瘰疬，舌硬唇裂，喃喃谵语。有欲以苏合丸天麻独活之类治之，予曰：胎落者，火逼落也，风生者，热极生也，若用风药，是为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则促其死矣。况汗多既虑亡阳，风药尤

恐劫阴，遂以大剂白虎汤，合五心饮，加羚羊角（代）五分、当归三钱、丹参三钱、鲜生地黄汁一杯、鲜菖蒲汁二匙，炖热冲之，一剂热退汗止，诸症较平，而神志亦清矣。后以五心合清营汤，去犀角、黄连，加愈风散，连服三剂，而竟愈矣。

白虎汤 五心饮 清营汤 愈风散 俱见前

钱姓妇，以难产亡血过多，未三日，忽舌瘡难言，继而手足震颤，右偏不仁，就予治。予即以地黄饮子，去麦冬，合龟鹿二仙丹，并愈风散，令服五剂，而病退其半。又以原方加减，逐渐向安。后仅以四物合愈风散、扶桑丸料，命合丸药，接服一月，而痊愈矣。

地黄饮子 龟鹿二仙丹 愈风散 扶桑丸 俱见前

△痫症辨(俗名羊儿风)

痫者，间字益以广头，为间或发作之病也。自来医籍，每与癫病为类，总其名曰癫痫，究不知癫为痰热，痫乃风痰。风非外中之风，实内脏不平，阴阳相触，卒然为风，亦犹运气偏胜，而作为迅疾之风也。癫病由于忧郁，忧虑伤脾，抑郁生痰，脾阴为痰蔽，心灵为痰蒙，神经淆乱，与痴醉相等而为癫。痫症由于惊恐，恐则肾伤，惊则胆怯，胆为足少阳之腑，肾为足少阴之脏，阴阳舛错，则风木无制而成痫，譬之临风草木，无风自静，有风则摇，其或作或息者，风主之也。

又痫者，闲也，闲即虚隙之谓，风既乘虚而来，亦必乘闲而内达，肝有隙则达之于肝，脾有隙则达之于脾，肺有隙则达之于肺，心肾有隙则亦达之于心肾。所以痫名有五，发时善呼：心之痫，其声如马；脾之痫，其声如牛；肾之痫，其声如猪；肺肝之痫，其声如鸡羊。

总之，治癫者，治痰不外乎热，治痫者，治痰不越乎风。或谓癫痫相类，癫无风而痫独有风，何也？痫症之作，必卒然跌仆，口眼相引，手足搐搦，口吐涎沫，癫则无此象也。吾故以痫病属风，仍当列入风门，其治疗之法，虚实攸分，实则制肝胆之邪，虚则求水火相济，庶乎得之。

朱景泉之侄，幼孤，患痫病，三年未痊。发时搐搦肉瞤，类于疾风，其昏昧情形，虽刀斧之下，亦不之顾，愈发愈紧，十七岁时，请予治。予曰：“此症由惊恐所致，根蒂过深，果欲治疗，非久服药饵不克。”朱曰：“但能获效，亦当勉力。”予

遂用藜芦一味，令朱每晚以一两煎服，俟得呕后，再拟他药。诃服至五六次，欲呕未呕，至第七次，呕吐大作，板痰颇多，旋以白金丸合金粟丹，去冰片、麝香，加黑梔子、远志、菖蒲，以铁落煎水，和竹沥为丸，连服两月，以后竟不复作。

白金丸 白矾 郁金 薄荷 为末，糕糊为丸。

金粟丹 胆南星二两 僵蚕一两 白附子一两 麝香二分 全蝎一两 冰片三分 赭石一两 制乳香二两 为细末，蜜丸梧子大，金箔为衣。

益林镇谭姓之孙，惊吓生风，愈后屡发。发时搐搦狂呼，头摇手舞，一年或三两至，或五七至，每发必先身热，大便燥多，其家颇以为虑，就予诊。予命以荸荠煮热，陆续食之，另用二阴煎，加石菖蒲、天竺黄、钩藤各五钱，肉桂二钱，以竹沥为丸，朱砂为衣，每晚二钱，服约半年，并戒食荤膩生硬，后始不发。

二阴煎 生地黄 麦冬 甘草 茯苓 玄参 黄芩 酸枣仁

▲伤风伤寒辨

风，阳邪也；寒，阴邪也。风邪伤人伤于卫，寒邪伤人伤于营。营行于肌肉骨节之间，卫固于元府皮毛之际。伤风者，咳嗽多，以其肺合皮毛，伤寒者，骨节痛，以其营有滞碍。伤风即时发热，头痛恶风，有汗有涕，而四肢皆温；伤寒郁而后热，身重恶寒，无汗无涕，而手足微厥。伤风之病，四季皆有；伤寒之名，除冬则无。

或问曰：“伤风固四季皆有矣，而四季之中，除冬之外，有即无伤于寒者乎？如春时病温，夏时病热，秋时病燥。吾每见医家诊病，无论何时所感，动曰受寒，而其病之名称，独不谓为伤寒，何也？”予曰：“春初有有余不尽之寒，却与严冬之寒，大有别焉。严冬伤寒，彼时即发者，为正伤寒，伏而不发者，曰伏气，伏气至春或夏，复感新寒以触之，春发者曰春温，夏发者曰夏热。所谓温者热者，以其潜伏日久，应时传变，而又因时以名之也。”

或又曰：“若此者，伤寒有即发，有伏气，传变不一，治法谅必有分，而伤风之治，尚以时令为别乎？”予曰：“治伤寒者，不外辛温；治伤风者，但宜辛散。然散亦有分，未可混一为治。冬春得者，宜湿散、平散；夏秋得者，宜凉散、清散。温散，如姜、桂、辛、芷；平散，如荆、防、紫苏叶；凉散，如前、葛、翘、荷；清散，如桑、杏、菊花。此其大旨也。总之，治病者，伤风伤寒，或风寒两感，必得以时令之界畔划清，致病之本原审确，其在表在里，半表半里，与表里虚实之缓急，有无兼证之别异，临时察辨，运用变通，必活泼泼地，如珠走盘，庶无胶柱鼓瑟之失焉。”

▲春伤风

郭成信当二月初伤风，就予治。头痛鼻塞，咳多稠痰，恶寒恶风，身热有汗，予以川芎茶调散，去细辛，加姜制半夏、杏仁泥，两剂而愈。

川芎茶调散 川芎 薄荷 荆芥 防风 羌活 白芷
细辛 甘草 茶叶

本镇顾藻庠伤风，当将病未病之时，误食荤面，头重寒热，胸次痞满，脉浮而实，涕多声重，有汗而咳。予以苏杏二陈，加防风、焦山楂肉、厚朴、枳壳、槟榔、白芷，两剂告痊。

苏杏二陈汤 紫苏叶 杏仁泥 制半夏 白茯苓 广
陈皮 甘草 生姜为引

▲夏伤风

姚景富夏月咳嗽，寒从背起，咽微痛，舌苔白，鼻窍不利，头重口渴，就予诊治。此风暑夹感之病也，遂拟翘荷汤，去绿豆皮，加前胡，合杏仁汤，一剂寒渴较退，二剂咳减，复以原方，去前胡、滑石，加扁豆衣，两剂而病愈矣。

翘荷汤 连翘钱半 薄荷钱半 甘草一钱 炒山栀子钱半 绿豆皮二钱 桔梗二钱

杏仁汤 杏仁三钱 黄芩钱半 连翘钱半 飞滑石三钱 桑叶二钱 白豆蔻衣八分 梨皮二钱 茯苓块二钱

亡清光绪甲申六月，湖垛木商李殿安，初觉头重背寒，咳嗽身热，继而痰带鲜红，药皆罔效，延予诊。予窥其目有红丝，唇干作渴，察其脉皆浮数而扎，摸其身则溱溱有汗，呼吸不利，神志矇眊，舌苔薄黄而本绛，以水试血而皆浮。阅前药方，皆以怯治。予谓其弟曰：“谬之甚矣，令兄乃当风乘凉，染冒风邪，前方皆补滞之品，表邪无从发泄，值此酷暑，又加相火司天君火在泉之岁，邪易化热，今太阴之气分已伤，阳气独发，所咳吐之血，皆络血也。”遂以桑菊饮（白菊改黄菊，炒为炭），加石膏五钱、羚羊角（代）五分、细生地黄三钱、炒山栀子二钱、丝瓜络二钱、鲜枇杷叶二片，去毛，藕汁一杯，与服。

诂李视予单，固与前医不侔，且有石膏羚羊角之重，颇难自主，转与戚友商之，奈人人胆细，无敢赞成其服者，遂置之，远就他医。药七八日甫返，病仍如故，而舌苔较焦，大便

四日不解，复乞予诊。予曰：“前方未服，何又相邀？”李曰：“前乃妇女之见，今再见烦，敢不听命？”遂与偕往，阅其药方，仍系紫菀汤、百合固金之属。予曰：“病虽蔓延至今，尚可救治，倘津液再竭，则难挽矣。”果信予言，仍以前方去薄荷，加制军（大黄）二钱，予方如斯，服与不服，仍惟君家自裁。李妻以原方未更，仅以薄荷之轻，而又易制军（大黄）之重，更不敢服，遂又连请二医，不无各有见解，各位一方，俱不服。旋具香火，将一日三单，做成三阄，带至三教庵，于华佗立前，焚香默祝以拈之。连拈三次，皆予之方，遂决疑，与其夫服，一剂即奏奇效，而大便解矣。

次日又以原方减制军（大黄）五分、石膏二钱，接服一剂，不独血止热退，咳减神清，且能稍进糕粥，遂以原方去羚羊角、石膏、制军（大黄），加沙参、扁豆衣，依次调理而愈。

其后李以病误于医之不识，症几致不起，感予活命之恩，曾以“功侔良相”四字匾式为谢。

▲秋伤风

龙窝李澍之，咳嗽十余日，忽带红丝，其祖以澍初失怙，甚为焦虑，就予治。察其脉浮头重，咳嗽声浊，微热微寒，鼻有清涕，予曰：“此伤风也，昨见红丝，乃由咳甚震络，偶一有之，慎勿指为内伤，而偏补之。”遂以桑杏合桑菊，去豆豉、连翘，加橘络、扁豆衣，连服数剂而愈。

淮安梅姓之妇，产后七八朝，寒热咳嗽，头重鼻塞，及十余朝，咳益甚，就诊于予。脉来浮小而数，面红身热，咳甚痰多，心烦欲呕，予曰：“此产后皮毛未固，冒风袭入肺俞，迁延多日，酿生痰热，热移膈间，不能发越之故。”遂以桑杏栀豉汤，加法半夏、桔梗各二钱，黄芩、福橘红各一钱半，白茯苓二钱，两剂病退。后又原方加減，逐渐向安。

桑杏栀豉汤 桑叶二钱 杏仁钱半 炒栀子一钱 香豆豉一钱
沙参二钱 象贝母一钱 梨皮二钱

▲冬伤风

邻人王氏子，方及冠。天寒远归，头重鼻塞，身热恶见，咳甚，喉有水声，气粗不静，乃肺卫为风邪郁迫之热。予以三拗汤，加紫苏、茯苓各二钱，生姜一钱，制半夏二钱，二剂而解。

三拗汤 麻黄 杏仁 甘草 水煎服。

朱井田冬月伤风，脉浮头痛，恶风恶寒，身热有汗，咳唾稠黏，声重鼻塞，予以陶节庵疏邪实表汤，加半夏、杏仁，一剂热减病轻，二剂而诸恙大退矣。

疏邪实表汤 桂枝 白芍 甘草 焦白术 防风 川羌活 川芎 生姜 大枣 饴糖为引。

△伤寒表证

韦家庄韦某，伤寒四日，头痛胸痞，大热恶寒，口渴作呕，周身痹痛，就予治。予以羌活冲和汤，去生地黄，易当归，加枳壳、槟榔，一剂得汗，而病解矣。

羌活冲和汤 羌活 防风 黄芩 苍术 细辛 川芎
白芷 甘草 生地黄 外加生姜、葱白同煎。

（本汤以生地黄能去血中之热，今改用当归者，乃因生地黄寒滞，故用当归入血，借他药以去热也）

杨家庄杨渤，伤寒化热，八日未解，烦渴壮热，汗如雨洗，神志不宁，谓其兄曰：令弟体质素弱，今汗如雨洗，颇有亡阳之虑，一经生疮，则难挽矣。遂以桂枝汤合人参白虎，加桑叶、朱衣茯神各二钱，与服，幸获速效。后以夏陈六君子，加谷芽，节次调理而痊（本方加桑叶者，以桑叶善能柔肝，为防疮之意）。

桂枝汤 桂枝 大白芍 甘草 生姜 大枣
人参白虎汤 见前。

夏陈六君子汤 即四君子加半夏、陈皮。

▲伤寒里证

马家庄卢姓妇，抬就予诊。脉大而数，口干谵语，舌腻苍黄，大便不解，胸前拒按，且不时呕啰，烦躁而渴，予以大承气合上焦宣痹汤，加炒山栀子二钱、木通钱半、橘皮钱半，与服。二和后，即得畅解，解后约三四分钟，忽身颤不已，举家惊惶，少顷，大汗如洗，神志渐安，身热亦退，人甫知为战汗。自此告痊（方中所加炒栀者，以其烦躁呕谵，仍宗栀豉之义，加木通者，除烦热也）。

大承气汤 箱大黄 玄明粉（风化硝） 炒枳实 川厚朴

上焦宣痹汤 郁金一钱五分 射干钱半 通草一钱 香豆豉二钱 枇杷叶三钱

（按）所谓上焦宣痹者，《条辨》上中两焦篇方，均有是名，然“中焦篇”之宣痹，与“上焦篇”之宣痹，药各不同，故名之曰上焦宣痹。

青沟袁在峻，患病十日，医药罔效，邀予诊治。窥其神情狂乱，烦躁便秘，胸脘拒按，呼吸若喘，予曰：“此结胸症也，所以谵妄而喘者，皆邪热炽甚之故也。”经云：“阳邪乘心则狂，胃热干肺则喘。”遂以小承气汤，加杏仁泥二钱、通草一钱、木通钱半、炒栀子二钱、甘草一钱，令服一剂，未畅解。旋以原方大黄又加一钱，另添溱瓜蒌三钱服之始解。

小承气汤 厚朴 枳实 大黄（炒用）

▲伤寒半表半里证

罗家桥刘汝旺，伤寒近旬不解，就予治。脉来濡盛不一而俱数，舌苔厚而半黄，口渴烦躁，胸痞作恶，间有微寒，亦多谵语。予曰：此半表半里证也。外孙鸿慈进曰：吴氏之三消饮可用乎？予曰：三消饮之知母，固恐引邪入阴，而羌柴之性，又虞升发过分，凡热邪正盛者，即犹火之得风，莫若以小承气合栀子鼓汤，并新订之双解散，加栝蒌霜、川黄连、木通，为最当。遂命照开，与刘服之，一剂而大便半解，诸症较平，二剂则畅解，汗出而愈。

（按）昔吴又可以大黄走而不守，黄连守而不走。凡有承气等汤，而夹用黄连者，反滋留滞之弊，在予之见，凡胸痞而呕，亦不得不酌用之地。总之善读书者，不可死于句下。

新订双解散 飞滑石一斤 粉葛根十两 将葛根碾碎，筛取细粉，与水飞滑石，研匀备用。

（按）予新订此方，以滑石为足太阳经之药，质白入肺，上开腠理而发表，下利六腑而行水，除烦热，治呕哕。葛根为阳明经药，甘平入胃，既能解肌发汗，又可退热除烦，鼓胃气，升清阳，凡遇太阳明合病，半表半里之症，用之最效。

林家舍颜某，病来就诊，大热大渴，胸痞谵语，汗多被湿，而外表恶寒。予示诸生曰：舌苔中黄，邪渐传里，惟热渴如此，汗多恶寒，乃腑气将壅，阳虚不固，若不速求效果，恐生痉厥。遂拟人参白虎汤，加蜜炙麻黄四分、大黄二钱、炒枳壳钱半、葛根二钱、杭白芍二钱、木通钱半、炒栀子二钱，一剂而大便解，热渴尽退矣。

▲伤寒兼证

钟桥徐步园，患病四日，邀予诊治。身热恶寒，头痛鼻塞，肢体困重，舌苔腻白，胸脘拒按。予问其病前曾否食荤，徐曰：某日亲戚见邀，荤面兼有，当日已觉痛矣。予因知其有内积，遂以改毒散，去独活、前胡，加大黄二钱五分、焦山楂三钱、陈皮钱半、黄芩钱半、槟榔钱半，令服一剂。

适该处有某知医者在侧，谓予曰：“病方四日，尚非传里之时，大黄能用乎？”予曰：“汗乃自内达外，今内积荤腻，里气壅塞，阳气不得敷布，汗从何来？容或有汗，亦不过稍凉片时，瞬仍复热，倘泥于传变之理，则荤腻蓄久，胃液必伤。”某某将信将疑，遂与之服，一剂而表里俱解，竟告成功（此兼积滞）。

败毒散 羌活 独活 柴胡 前胡 川芎 桔梗 枳壳 茯苓 甘草 生姜为引，或加薄荷。

（按）此方加人参，曰人参败毒散。

杨家庄杨应科，年五十余，向有痰饮，染恙六日，邀予诊治。二脉滑细微数，身热有汗，臂痛胸痞，大便不解，喘咳痰多，予拟桂枝汤合指迷茯苓丸法，另加贝母二钱、橘红钱半、水炒黄芩钱半，二剂获效。后以原方加减，逐渐向安（此兼痰饮）。

桂枝汤 见前。

指迷茯苓丸 半夏曲二两 白茯苓一两半（乳拌） 枳壳五钱（面炒） 玄明粉二钱半 姜汁泛丸。

▲风寒两感证

表弟顾海澜，头痛呛咳，鼻塞背重，无汗恶寒，就予治。脉浮而迟，予曰：“此风寒两感证也，幸未过延。”遂以葱鼓汤，合苏杏二陈汤，加苏荷、桔梗与服，一剂得汗，后去葱鼓，又服二剂而痊。

葱鼓汤 香豆豉 鲜葱白

苏杏二陈汤 见前。

陶家庄陶姓，染恙就诊，头痛发热，身重咳喘，或呕痰水，喉有回音，口干不渴，鼻窍不利。予曰：“此风寒两感，幸未化热。”遂以小青龙汤，加杏仁泥二钱、紫苏叶一钱半、桔梗二钱，命服二剂而愈。

小青龙汤 麻黄去节(蜜炙) 桂枝 白芍(酒炒) 细辛 干姜
甘草(蜜炙) 制半夏 五味子

▲风寒两感辨

某日暇，小儿择明与诸生进而问曰：伤风有汗，伤寒无汗，前已得闻矣，如风寒两感，有汗无汗，究将何以分乎？

予曰：“昔刘宗厚云，伤风一症，仲景与伤寒同论，原有麻黄桂枝之分，至于传变之后，亦未尝悉分之也，后世诸家，皆与感冒四气混治，然风寒两感，混治更多。”予谓风寒两感，时若有汗，而转又无之，乃属风寒轻；若无汗身热，微咳有痰，则为风轻寒重。所以有风而无汗者，容应有汗，肌表为寒邪缚束，故亦无矣。总之，见病之初，脉迟而浮，呛咳痰黏，恶风恶寒，骨痛鼻塞，两形相兼者，则是也，如不咳无涕，头无偏重者，仍属伤寒，不得谓之两感，汝等宜熟识之。

▲时气瘟疫辨

时气者，四时之气，如春温、夏热、秋燥、冬寒是也。《阴阳大论》曰：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冷冽，此四时之正气也。时气既正，覆载无偏，理无疾苦，其间有疾苦者，大都由于不讲卫生所致。不能卫生者，非出于冻馁，即出于过暖过饱，故虽感正气，亦足致病。然与非时之灾不同，非时之灾，如春应温而反大寒，夏应热而反凉，秋应凉而反大热，冬应寒而反温，防御稍疏，即受其病。

惟人之受病，皆伤于寒。昔张仲景著《伤寒论》，谓人之受病，无论春夏秋冬，新邪伏气，靡不为暴寒所伤，以成其病，非专指冬伤于寒而言之也。所以《五十八难》有云“伤寒有五，曰中风，曰伤寒，曰湿温，曰热病，曰温病”者，即此义也。而《素问》以温热之病，为伤寒之属，足征《伤寒》一书，其所包者广也。后人不明其义，但疑仲景之书即为伤寒专书，究不知伤寒有广狭二义：狭义者，但指寒邪外袭之病而言；其广义者，实包风寒温湿诸病，为外感之总称。曰伤寒，犹之燕冀之人；名曰汗病，淮海之间，俗称盘灾，一也。至《内经》所谓“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必殄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必咳嗽，”此皆时序之常而致病。

然亦有非寒非暑，非热非凉，当苦旱淫潦之后，或兵燹饥馑之余，天地之阴阳交错，时序失和，别有一种戾气，犯人甚烈，或由一人以及一家，或由一家以达一乡，则不得谓之

时气，乃瘟疫也。自来时气为病，不相传染，凡病瘟疫者，气色溷沌，面垢皮苍，呼吸之间，固觉秽气逼人，即病者之室，与未病之家，其气味实有不同，故《素问·刺法篇》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者，正此谓也。然疫类甚多，千态万状，大端为温疫、寒疫之异。温疫之轻者，多疟疾；寒疫之骤者，则为痧霍，予历验之。其有疫疹、疫癰、疫痢，及大头疫、烂喉疫、虾蟆疫、鸪鹑疫、羊毛疫、螫刺疫、葡萄疫、瓜瓢疫、天泡疫、疔瘡疫，名目甚多，刘松峰曾略辨之。近时又有鼠疫、虎疫、燥疫之称，方书多未详载，想亦古今运气之变象也。其医治之法，古人体阴阳造化之理，察运气偏胜之道，旨理奥微，学者固宜默会。即如近代王士雄经纬，分别伏气外感；松峰说疫，考究司天在泉；鞠通分论三焦，又可直破膜原。各有成见，各擅所长，尤当悉心考察。谁练于时气，谁精于瘟疫，谁合膏粱，谁宜藜藿，而用和药之道，谁喜于柔，谁近于刚，谁偏于寒，谁偏于温，总在素常体会，临时始有所适从焉。

▲论春温

经云：冬气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及三阳开泰，地气上升，蛰惊冻解，气候渐温，而于轻寒轻暖之际，又为新寒所伤；或先岁伏寒，藏于少阴，寒已渐化，而乘春木发展，以成其病者，故曰春温。经所谓“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即此义也。但此症之治法，初宜辛凉，以解新邪，继用苦寒，以清里热，不得与伤寒同治，此理不可不明。

梁姓，春温旬余不解，就予诊治。脉象数甚而小，便秘溺涩，舌苔边纤而中焦，鼻煤口燥，时觉欲狂。阅其前服之方，皆柴葛羌防之属，予曰：胃液已竭，痉将生矣。遂以竹叶石膏汤，合银翘，加霜大黄二钱、鲜石斛三钱，另以米汤两大盅，冲入药汤与服，一服较平，再服而便解黑垢，热退渐痊，若稍迟误，则痉生难挽矣。

竹叶石膏汤 人参（此症改用西洋参）一钱 生石膏一两 法半夏二钱 大麦冬三钱 青竹叶三十片 粳米汤两大盅（冲服）

银翘散 见前。

葛家庄葛某，春温四日，头重舌腻，身热微寒，口干作渴，胸次不宽，就予治。脉来浮数，右关搏甚，予问其曾食肉否，葛曰：“茹荤之后，即觉病来。”予遂以黄芩汤，合大和中饮，去泽泻，加薄荷（苏荷）、菊花、荆芥、木通，两剂而愈。

（按）此症现状，予涉医界五十余年，数见不鲜，兹录之者，因方书以温邪忌散，天士又恐其入手时杂投消导，以伤胃汁。如葛某之症，不参活法，死于叶氏之句下者，则厥疾

余奉仙医方经验汇编

何疔，故识之。

黄芩汤 黄芩 白芍 甘草 大枣

大和中饮 陈皮 砂仁 炒枳实 厚朴 麦芽 焦山
楂 泽泻

▲论风温

风温者，春深风木司令，其气已温，人在气交之中，或寒暖不节，或奔驰当风，或暴暖脱衣，或元气素怯，呼吸之际，邪由口鼻吸入，则寒热咳嗽并作者，故曰风温。

大许舍许开士之子，风温半月不解，就予诊治。头重欲垂，鼻干渴甚，目赤耳聋，呼吸不靖，咳带红丝，予即以清燥救肺汤，加丝瓜络，荸荠汁炖冲，两剂大效。次减石膏、阿胶，加扁豆衣，去荸荠汁，渐次而安。

喻氏清燥救肺汤 霜桑叶三钱 杏仁泥二钱(去皮尖) 大麦冬三钱 石膏三钱 阿胶钱半(炖冲) 南沙参二钱 亚麻子(小胡麻)钱半 甘草一钱 鲜枇杷叶两大片

(按)嘉言此方，原为秋燥而设，今借用于风温，期与病符，所谓医不拘法者此也。

余家庄杜姓之妇，患风温，发热咳嗽，头重口干，就予治。予即以翘荷汤，加牛蒡子、沙参、贝母、蒺藜，三服而愈。

▲论温热

温热者，春分以后，夏至之前，阳气弛张，温甚为热，受而为病者，故名温热。

益林恒和泰号店主宋绣生之妇，年近四旬，患病甚剧，邀予往治。欲验其舌，则昏不知人，一再呼之，口齿虽觉微动，而舌绝难伸，以茶润之，甫能缓缓出齿，其黑如墨，余则喃喃谵语，鼻黑齿焦，耳聋目瞑，腕热如炉，溺涩便秘。索阅所服方单，初则荆防柴葛，继乃桑菊银翘，日日更医，纵有知为实热者，亦不过银翘之类，加以瓜蒌、枳实而已，杯水车薪，何济于事。

正阅间，宋请立方。予曰：“此本不死之症，无如失下于前，邪热久羁，耗损真液，何啻养痍成患。在予之见，乃非峻下不可。即草创一方，必有一知半解者，转以促其早死为议，前医已无功于前，我又何必受过于后耶？”宋曰：“前医金回不治，今先生立方，无论何药，某当决一死战，以听于天，容有不测，断无抱憾。”予曰：“如君所言，或可望生。”遂以增液承气，合清宫汤，加石膏一两、西洋参八分、梨汁大半杯、生姜汁两铢（少量），冲药服之，得解恶垢如胶，随服二和，又复畅解，自此神志渐苏，津液渐复。次日又以原方，将箱大黄三钱减至一钱五分，元明粉（玄明粉）、石膏各减其半，加生谷芽五钱，以助谷神。又服一剂，及夜，一汗而解，脉静身凉矣，糕粥渐进矣。后仅以银翘两味，合广郁金、云茯苓、生谷芽、生冬瓜子，接服三剂，遂愈。

增液承气汤 清宫汤 俱见前。

青沟袁启泰，甲子四月杪，温病甚重，就予诊。神志半糊，热甚烦渴，胸痞头重，肢困作呕，大便四日未解，烦躁不安。予曰：“此半表半里症也，遂以半夏泻心，合小承气汤，去参，加新订双解散三钱，开单与之。其家人以方无汗药为问。”予曰：“温病固忌汗药，且里结未通，阳气腠郁，一用汗药，则痉生矣。”果得里邪一解，不汗而自然有汗。如大便不通，虽汗亦难解热。袁虽将信将疑，而头和服后，大便即解，诸恙较平。次早服二和，一饭之顷，则汗出如洗而热退矣。

半夏泻心汤 小承气汤 俱见前。

▲论暑湿(中喝附)

暑温者，即夏时之热病也。暑字之义，乃日者两字相合而成，日者阳之精，暑者热之极，热极以阴，阳极亦似阴，故夏正谓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各司其半，以成其岁也。冬至之后，冬腊正二三四，合子丑寅卯辰巳六月为阳。夏至之后，五六月七八九十，合午未申酉戌亥六月为阴。暑值六月之未，正其阴胜之时，阴之胜者，实阳之极也。昔洁古谓中暑为阴，中热为阳，鞠通驳以为谬，徒以暑字从日，暑中有火，不得谓之阴邪，亦未免自解未清，而好寻人疵。

予谓热病者，即中喝之谓，喝乃酷日照临而下之热，中之者多犯太阳，故曰阳邪，暑乃极热蒸腾而上之气，受之者多见太阴，故谓阴邪，阴邪亦非纯阴，乃属阳中之阴，所以治暑病者，寒药之中，每兼姜附，此铁凭也，学者务当以受驳之书，加驳之笔，两相潜玩，孰是孰非，切不可不由心悟，而即从流以遂也。

淦浦王姓，暑温十余日不解，就予治。察其汗多肢凉，呕噎不息，胸热如火，每欲以瓜镇之，舌虽薄黑而润，渴烦不安。予曰：此症初见，必纯服凉药，邪踞太阳，未从表泄，已属火不归原。遂拟退法黄连汤，合白虎汤，加橘皮、竹茹、米炒麦冬，一剂而肢凉渐转，呕渴顿平，二剂而大效矣(太阳暑病)。

退法黄连汤 川黄连六分(姜汁炒) 炮姜一钱 人参一钱(改用潞党参) 制半夏钱半 肉桂五分

白虎汤 见前。

岗刘庄刘姓，暑温，头目昏胀，身热渴烦，眼红面赤，咳而无痰，予即以香薷饮、银翘汤，合鸡苏散，加桔梗、杏仁泥，两剂而痊（太阳暑病）。

香薷饮 香薷 白扁豆 厚朴 黄连

银翘汤 银花 连翘 甘草 麦冬 细生地 竹叶

鸡苏散 甘草一两 飞滑石六两 龙脑薄荷二两 共为细末。

仇姓子，十余岁，酷暑自田归，立饮水碗许，旋伏于地，逾时，父母问之，任呼不应，大惊而抬就予诊。脉纵横不一，察其不言之因，尚非窍闭，乃属昏冒不言，幸四肢未凉，予曰：此元阳素薄，而为喝中之也。遂用六一散一两，加京菖蒲钱半、广郁金三钱、鲜荷茎六寸，童便一大盅冲，生姜汁两铢冲，以地浆煎服。一剂即苏，再服而全愈矣（太阳喝病）。

六一散 见前。

地浆 （即挖背阴之地，黄土和水，澄清待用）

束沟西乡蒋桂喜子，年二十外，热病旬余不解，就予诊治。察其脉，细数而搏，舌苔薄黄，心烦头痛，身热微恶寒，胸痞呕恶，多汗谵语。予曰：“此本太阳病也，惟原有宿滞，初医失于宣涤，认定汗症，数进汗药，致邪热日甚，正元日削。固已错误，加之时值酷暑，烦渴烦热，瓜果之类，不无任其所欲，所以致此。”遂拟附子泻心，合人参白虎汤，命服两剂，诸恙悉平。其后微有咳嗽，复以沙参麦冬汤，去玉竹，依次调理而痊（此亦太阳喝病，兼阳明病也）。

附子泻心汤 炮附子 川大黄 黄连 黄芩

人参白虎汤 见前。

沙参麦冬汤 沙参 麦冬 甘草 桑叶 花粉 白扁

豆 玉竹

山阳邑庠生陈澍甘，客馆于扒头韩姓之宅，其子十余岁，热病旬余，多医罔效，乞予出诊。予当以案冗无暇，翌晨往之，将至其庄，有识予者曰：“先生为陈家所请乎？”从者曰：“然，”其人曰：“陈子适已逝矣，当不便往也。”予闻之，即命转舆，未里许，闻后有追呼者急，遂停之，追者进曰：“陈子气绝半时，刻已复苏，是否有救，务乞先生一临。”予以追者恳乞再三，势不可即，遂偕往。及至其家，而头脚之灯尚燃，未及熄灭。评其脉，涣漫不收，汗如雨洗，口弗能言，予命速褫其衣，其母哭曰：“此时一息尚存，设无转机，穿衣将何及耶？”予曰：“此时值酷暑大热，大汗汪洋，任其衣棉紧着，岂不立亡其阳，而促其死耶？”澍甘听予所言，承受命褫脱，请立方。予曰：“此地距街尚远，方药不及，权以天生白虎汤半大碗，隔汤炖温，再以周岁以前之童便两盃，冲入徐灌，另再拟药。”诂陈依法灌之，灌后约片刻，则病者稍能发言，乃欲西瓜，汗亦渐少。又与之，更觉醒苏，其旁观者众，靡不称奇。予又以人参白虎合五心饮，加牡蛎粉五钱、天竺黄钱半、鲜石菖蒲汁半杯、广郁金二钱，梗米浮麦汤煎药，颇合病机。次日以前剂石膏二两，减用其半，另加薄切生姜两片、生白术一钱，聊护表阳，而又稍和其寒药之性，获效甚捷。接后仅以连翘、扁豆衣、米炒麦冬、竹叶、鲜荷茎五味，连服四剂，而日渐向安矣。

天生白虎汤 即西瓜汁也。

五心饮 麦冬心 元参心 莲心 连翘心 竹叶心

青沟袁在衡之女，十九岁，热病不解，就予治。脉数而左手较沉，渴烦热甚，舌灰黑，耳失聪，喃喃谵语，不时咬牙。

予问其母曰：“天癸曾至否？”答曰：“见病三日，经水适来，次日即净。”予曰：“此热入血室也，颇形痉象，勿认轻浅。”遂拟竹叶玉女煎，加柴胡炭一钱二分、黄芩钱半、紫丹参三钱、九制军（大黄）二钱、小胡麻（亚麻子）三钱、羚羊角八分，两剂而大便解黑，神志较清，又以原方依序增减，日向佳境而痊。

竹叶玉女煎 生石膏 熟地黄 麦冬 知母 川牛膝
竹叶

▲论湿温

湿温者，乃夏暑熏蒸，阴晴酝酿，天地间氤氲之气也。人在蒸淫之中，受而即发，或交秋令，而为新寒感发者，身重头痛，形类伤寒，胸闷寒热，过午更甚者，是曰湿温。

梁东舍梁云友，患湿温证，延予诊之。入其门，见其家裁制衣衾，忙备后程矣，心甚讶之。其家人引予入内，为之诊，病者直卧如尸，面色萎而淡黄，舌白口干，神昏热甚，头若不能稍举，动则呕哕。予察其症情虽重，而脉尚有根，可不至死，遂谓其家人曰：后事可以暂停，药如无效，未为晚也。即以茯苓皮汤去猪苓，合新制橘茹饮，连服二剂，病势大转，后又以原方增减，逐渐而安。

茯苓皮汤 茯苓皮 生薏苡仁 大腹皮 通草 猪苓
竹叶

新制橘茹饮 橘皮 青竹茹 柿蒂 姜汁

叶家营顾堃，湿温半月有余，诸药罔效，抬就予诊。其家以旬日不食，病重路远，深恐在途有变，并将备后之衣衾带来，以备不虞。察其舌腻苍黄，懒言懒动，胸痞拒按，虽渴不烦，小溲短赤，大便不畅，身热唇干，时而呃逆，予曰：“此预食荤膩，腑阳不得流通，而湿邪又郁于脾，太阴之气不能鼓荡胃阳，是以多日不食，邪热不解。”其从者曰：“某日曾食牛肉与面，当晚即觉寒热，类似伤寒。”予曰：“正合吾见。”遂以半苓汤，合瓜蒌薤白白酒汤，以白酒改炒大黄二钱，又加黄芩钱半、佩兰三钱、飞滑石三钱，二剂而畅解病退矣。

瓜蒌薤白白酒汤 瓜蒌仁 洋薤 白酒

半苓汤 半夏二钱(姜汁炒) 茯苓肉三钱 上川黄连五分(炒)

通草一钱 厚朴钱半 外加刀豆子(两枚)(刀豆子一生一炙,本汤原无,乃因呃逆而用之,干杨水煎)

▲论秋燥

燥者，秋金亢烈之气也。考之《性理大全》，谓燥属次寒，皇甫中谓火气胜金而风生，风能胜湿，湿能耗津而反寒，阳实阴虚，则风热胜水湿，而反为燥也。沈目南谓秋令之凉风感人，肝木受邪而为燥，吴鞠通又以秋燥之气，重则为寒，轻则为燥，复以火令无权而浑括之。吾谓燥字从火，秋字亦从火，火者热之亢，乃夏后有余不尽之热，入秋偏亢，受其气者，复加新凉以触之，则成燥病。《诗·豳风》有云：“七月流火。”大火，心星也，谓六月之昏，加于南方之地，至七月之昏，则下而西流。西方金也，金为燥质，所以燥字从火者，原于流火之义，则知燥中有无形之火也，故《内经》所谓“燥化于天，治以辛凉，佐以苦甘”者，岂非有火之明证欤？燥气犯人，首先伤肺，令人咳嗽寒热，类于伤风，故名秋燥。但燥气为夏后有余之热，固不得以偏热为言，而入秋未深之凉，又不得以偏寒而论。吾意治燥之法，而用偏寒偏热之药者，俱不得适其中焉，未知天下有道之君子，以为何如耳。

清光绪乙酉秋，盐城十八团吴姓子，年约二十。其初寒热咳嗽，头痛鼻塞，治者多以前桔杏苏，或荆防之属，绝无点汗，而热咳不减，延及半月有奇，目红面赤，咳甚微喘，渴烦不安，每至申酉，则干热更甚，神昏头重，明昧无常。予思值年岁运，乃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燥金之下，火气承之，倘再蔓延，必致液涸，遂思及退热之法。

昔东垣云，知母治有汗之热，地骨治无汗之热；又曰，地

骨能退内潮，人所知之，而又能退外潮，人所不知也。至如风寒散后，有未尽之邪，而作潮热者，非柴葛所能治，当以地骨走表，而又加走里之药，以消其浮游之邪，服之未有不愈者，予遂拟一羚羊汤，令服二帖，而热势大减，后以原方去石膏，加桑叶生谷芽帖，则日趋佳境矣。

新订羚羊汤 羚羊角四分 地骨皮四钱 煨石膏三钱 连翘二钱 甜桔梗二钱 甘草一钱 黄芩钱半 扁豆衣三钱 橘红钱半 明天冬三钱 鲜梨皮三钱

颜葛庄高姓妇，妊娠五月，患秋燥，头痛咳嗽，舌白渴饮，寒热甚，方五日，胎动不安，腹中时痛，其家恐胎不保，致生他歧，就予诊。察其症情，乃伏暑所致，遂以杏仁汤去滑石（因胎动故去），合翘荷汤，加白术钱半、青芩根三钱、纹银三两，入煎，三剂而全瘥（芩根纹银用以安胎，屡效，如无银，用洋元三四枚亦可）。

杏仁汤 杏仁泥 黄芩 连翘 冬桑叶 茯苓 白豆蔻衣 鲜梨皮 飞滑石

翘荷汤 见前。

▲论冬温

冬之为言中也。中，藏也，万类潜藏，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豳风》云：“一之日鬻发，二之日栗烈。”鬻发，风之寒；栗烈，气之寒，为冬令时气之正。倘不得其正，应寒而反温者，阳不潜藏，人受其病，故曰冬温。昔《乐记》有云：“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者，正此谓也。然冬温之症，亦由于伏气者多。伏气四时皆有，惟冬夏为多，冬之伏气，至春变温，入夏为热；夏之伏气，入秋或疟或痢，至冬为温，时俗所以有秋邪晚发之说。伤寒无汗，冬温不尽无之；伤寒发之骤，冬温较之后；伤寒纯乎寒，冬温热之渐；伤寒多得于冬至之后，冬温实至于冬至之前。考之古今书籍，秋燥冬温，多未详解其原，主立其方，即目前之《经纬》、《条辨》等书，专为温病而设者，亦不过囫囵吞枣，聊为包括而已，未免为吾道之阙如。予不揣，特恐后进者，为时令所拘，冬温伤寒，分割不清，以致遗误，故敢明辨其理，主择一方，因订其名曰葛根黄芩汤，随其轻重而损益之，管见如斯，仍俟有道者正之。

南窑朱锦濯，冬温，头重烦热，舌白口干，思食凉，予以葛根黄芩汤，加豆豉二钱、木通钱半、桑叶三钱、连翘二钱、半夏钱半，治之两剂而痊。

新订葛根黄芩汤 葛根三钱 黄芩二钱 甘草一钱

兼风者，加薄荷、防风、桑叶；兼咳者，加前胡、杏仁、桔梗；热重者，加黄连、连翘；烦闷者，加豆豉、木通；兼滞者，加槟榔、厚朴、焦山楂；胸痞者，加半夏、枳壳；恶寒，加柴胡；有

汗，加白芍。

杨家庄杨潞，冬温，汗药多进，旬日未解，邀予治。脉数而濡，身汗如洗，舌如腐腻，烦热不安，渴不多饮，予以芩葛汤，去葛根，加白芍二钱、白术钱半、豆豉二钱、葱衣一钱、木通钱半、煅石膏四钱、鲜姜汁两匙，冲服，一剂汗收热减，二剂而诸症悉安。

▲论瘟疫

瘟疫之气，叔和辨为异气，葛雍谓秽气触真气，河间谓为疫气，又可谓厉气与杂气，所说虽不同，其实则相似。总之太平之岁，时气融合，灾异自消，凶荒之年，阴阳舛错，疫病自生。譬如世间匪盗，有多见于发政施仁之代乎？《左传》曰：天反时为灾，所以患瘟疫者，俗皆目之曰灾症是也。疫气犯人，乃由口鼻吸入，直行中道，流布三焦，实与伤寒不同。伤寒为病，六经有传变之谈，瘟疫为灾，又可虽有九传之说，其实九传之道，终未出乎表里两字翻叠，与其翻之烦，不若说之简，反俾后学易于领会，予不敏之见，但须以在表在里及半表半里，划清可矣。

南窑朱乐山家，光绪四年，岁次戊寅，其夫人李氏，于上年除夕病疫，至次年正月初三，乐山亦病，由此渐及全家，雇工佣仆，固无一漏者，且彼愈此病，此病彼反，直至二麦登场，合家未离病榻。乐山与予原为中表亲，遂商于予曰：四月以来，举家辗转告病，害将胡底？请为设法，以拯疾苦。予时年方十九，经验尚少，因答曰：方书有辟邪之丸，不知能否有效。朱曰：无论如何，姑合试之。不独各人俱服，身亦佩带，詎知否极泰来，从此一一告痊，不再反覆矣。

又光绪三十三年，唐家庄唐某，亦如朱之苦况，服丸以辟之。

辟邪丸（亦名逐疫丹） 雄黄（明雄） 丹参 鬼箭羽
赤小豆 各二两，炼蜜为丸。

（按）此丸之妙，不知创于何人，可称仙药，设逢灾疫之年，修合施舍，功德莫大焉。

△论疫症

疫症，非常症也，乃天灾流行之岁，寒暄失和，或饮食不节，受其疫之轻者，寒热如疟，或昨早今迟，或今迟明早，而未至于着床为汗病者是也，亦有百户之村，染症至于数十人，症情相似，亦疫症也。所谓疫症者，以其有传染之性，其治疗之法，若依常法，多不应手，予常以吴氏之达原饮为主方，其先寒后热者，合小柴胡汤以和解之，先热后寒者，合小承气汤以消导之，寒甚者加姜芍，热甚者加芩连，每每取效。

予治常症，凡属太阴症者，每以杏仁、厚朴、草果、知母、半夏、生姜治之有效，遂定其名曰新六和汤。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患症者众，舅氏朱公晓峰亦患症，予往诊之。胸痞作恶，舌白而腻，渴喜热饮，寒起四末，寒之甚，虽覆以重衾，若不能御。予遂以新六和汤，加酒炒柴胡、连胡无效，予思必为疫症无疑，复以达原饮合小柴胡汤，多用白芍以和营卫，不三剂而瘥。

新六和汤 杏仁三钱 厚朴钱半 草果八分 半夏钱半(姜制)
生姜三大片

达原饮 槟榔二钱 厚朴一钱 草果仁五分 知母一钱 白芍一钱 黄芩一钱 甘草五分 水煎午后温服。

小柴胡汤 柴胡 半夏 人参 甘草 黄芩 生姜 大枣

角巷里邱某疫症，汗后约五六日，午后寒热，烦闷胸痞，大便秘利，以秘方截之无效，就予诊。察其脉皆强实，固知膜原之邪秽未清，且兼食后，遂用达原饮，去知母，加豆豉，合小承气汤，一剂则大便畅解，有核，寒热较减，二剂又解，得汗而愈。

达原饮 小承气汤 俱见前。

▲论寒疫痧霍

寒者，天地肃杀之气，经言春分以后，秋分之前，天时有暴寒者，乃寒疫也。昔仲景书之秋冬伤寒，真伤寒也，春夏伤寒，则为寒疫。

寒疫犯人，其病之渐者，乃为疫病，其有元气素虚，饥饱劳疫，或涉水饮冷，喜食瓜果，卒然而中其疫者，多成痧霍。然亦有中脏中腑中经络血脉之分，故有挥霍撩乱，腹痛呕泻，或筋抽脚吊，或螺瘪唇乌之诸见证，问其所以然，乃寒疫卒中，阳气受其逼迫，如人阻壁，不使稍转，是以上呕下泻，阴盛格阳，四肢厥冷，心热烦渴，虽欲卧于凉水，而勺饮不得入口中，以稍制其焰，甚至阴躁不宁，转发阴痧，变幻莫测，症多危险。

吾忆光绪十四年，岁运戊子，由小暑之末，以至立秋之后，日日东风，皆从乙来，乙兼东南，时序失和，已不待述，加之海潮泛涨，通泰之属，沿海龟地，受其殃者，死亡不可数计。迨入七月，风势较平，乃于初四日早晨，突有就诊霍乱者，竟日络绎未绝，约有二十余号之多，人皆惊异。次日则四五十号，更次日则多至七八十号，其病情皆约略相似，若此者有一月之久，及至八月初四，此病竟无一见。

天降之厉，每出于人所不及料，当其施治之时，较轻者则以藿香正气、不换金正气之属加减，重则理中、附子理中等汤以及四逆汤、益元汤，量症加减，幸多获效。予思金司于地之年，燥淫于内，治以苦温，燥金气本肃杀，若用大寒，必助其焰，所以温药得效者，实此义也。吁！业医者倘不明岁运之理，其将何以为医乎？

凤谷村店商赵茂林，患霍乱，初则腹痛呕泻，继而烦渴筋抽，医药罔效，延予诊之。到后，见有半破西瓜，知为病者所食，诊其脉，脉皆伏而不起，十指螺瘪，类于水沤，肢体俱冷，惟心若火炎，音哑呕恶，旋饮旋唾，无一息之宁。察其脊背，其肌肉之分，若有红痧隐隐。索阅前方，皆近于治暑之剂，遂令将曲酒炖暖，用青布搅擦其背，并其两肩，擦后，自上脊骨及两肩，以碗口向下刮之。另拟益元汤，去炮姜、艾叶、知母，易以肉桂、藿香、乌梅，加花椒、木瓜、橘络，甘澜水煎，一剂则呕渴减半，声音较和，二剂则身凉转温，思进糜粥。后以补中汤去姜减参，加白芍、木瓜，又服二剂而愈，赵心感激，赠“淮东和缓”匾式为谢。

益元汤 附子片 干姜 知母 黄连 人参 麦冬
(麦门冬) 五味子 甘草 童便冲

补中汤 白术(土炒) 人参 炮姜 炙甘草 陈皮 茯苓

三门塘地方白元安之妻与其十三岁子，倏然腹痛如绞，呕泻并作，继而泻皆清水，呕亦无物，烦闷不安，白惶急无措，旋用绳床将母子抬来就诊。予见症情仿佛，腹痛较初虽缓，而呕泻不息，深恐阴盛格阳，致生肢厥之变，遂用不换金正气散，合连附六一汤，加土炒泽泻、赤茯苓、杉木皮，阴阳水煎。大剂煎成，令其母子同服，一剂大效，两剂霍然。另用熨法，以吴茱萸二两，酒拌，炒至壮热，用布袋盛之，置脐上，俟凉再炒。

不换金正气散 炒苍术 厚朴(姜制) 甘草 陈皮 广藿香 半夏(姜制)

连附六一汤 川黄连 六分(姜炒) 附子片 四分(炮)(原方附子用一分，故名六一，今改用四分)

▲论疫疹

疹之一症，小儿至多，与痘疮似同而实异。痘疮发于五脏，疹热发于六腑。其见状也，通体皆然，密密于皮肤之下，磊磊于肌肉之间。先动乎阳，而后归于阴，如疫病夹疹，惟身半以上有之，头目与下部多无，却与小儿之疹，迥有别异。小儿之疹，初宜辛散，疫病之疹。但宜清凉。小儿之疹，多因于时行暄热之气，疫病之疹，多见于春温风温之门。春乃风木司令，风先犯肺，肺合皮毛，故肺热甚者，腠理拂郁，则酿生为疹。学者仍当以疫病为本，应清须清，应下须下，切不可因循迟误，以招内陷之危也。

东沟魏鹤台之子，疫病，面赤目红，咳热不安，其肌肉间隐隐红点，予曰：“此夹疹也。”遂以利膈汤去参，加赤芍、木通、蝉衣、连翘，令服一剂，疹势尽达。旋以原方去防风，加新订双解散四钱、银花蕊三钱，两剂得汗，而热退病解矣。

利膈汤 薄荷 荆芥 防风 桔梗 甘草 牛蒡子
人参

双解散 见前。

朱邱庄朱治田，佣工，染瘟疫，疹出六日不收，神志昏糊，就予诊治。诂伊苦无妻室，无人同问，又值麦后天暖，其身体污垢，汗腥秽气，触鼻难当，舌苔黑而无津，脉象小而实数，便流黑水，酣糊如尸。所幸者气息尚靖，一线生机，但取于此。予命以酒洒病者之室，烧陈艾，另拟银翘汤，合梔子、金银花、犀角、地黄等法，加玄明粉（元明粉）三钱、广郁金二

钱，又以犀角价贵，用生石膏二两易之，以荸荠汁一杯为引，方中白芍改赤（以其赤能行血，不使化斑），大黄用至三钱。连服二剂，大便得解数次，无异胶漆，由是津液渐复，神志日苏，迨能渐进饮食。其有疹部位，皮俱脱剥一层（凡时行瘟疫，无论如何重象，苟气息平靖，俱有生机）。

银翘汤 见前，与银翘散不同，乃《条辨·中焦篇》之银翘汤，注意。

栀子金花汤 川黄连 黄檗 黄芩 大黄

犀角地黄汤 犀角尖^{（代）}_{（磨冲）} 白芍 粉丹皮 鲜生地黄
（捣汁冲） 加黄芩，治热甚如狂；加栀子柴胡，治因怒伤血。

▲论疫癍

癍者，乃有诸于内之毒，而发诸于外之形，锦纹点点，大小不齐，视之有形，而摸之无迹，非若痘疮癰疹，皆突出于皮肤之上也。癍之形色，吉凶明显；有棱者吉，珠圆则凶；红者病轻，紫者病重；其蓝者、黑者，为热毒过极，胃受蒸灼，口中气味，无异于腐鱼败肉，为胃烂不治之症。

考之方书，致癍之原有六：一曰阴症发癍，乃元气虚怯，寒伏于下，逼其无根之火，上熏于肺，传于皮肤。其色淡红而不多者，名曰阴癍，宜大小建中等汤，照证加减，若投寒药，则殆矣。二曰内伤发癍，先因伤暑，继食冷物，逼其暑火，浮游于表分而为癍。宜用消癍青黛汤，加香薷、扁豆之属，或兼碧玉散用之。三曰伤寒发癍，四曰温毒发癍，五曰热病发癍，六曰时气发癍。此四者，或因于攻下太早，邪热乘虚入胃，或因下迟，热毒羁胃过极，胃为火烁而生癍，故癍有红紫蓝黑之分，症有轻重险逆之异。癍者，血之点迹也。血行于肌肉之分，受火煎灼，留滞而成其癍点，故红紫可治，蓝黑难医。红紫为血凝，蓝黑为血死，血死之症，焉可望生。

予遇此病，每于消癍汤之犀角，改用石膏，以救贫寒。且兼用浮萍，发扬其火热之极，浮萍乃薄物耳，攒聚水面，亦不啻癍痕之攒于肌表也，况面青背紫，伏阴向阳，固可清肌表之热，而又退血中之火。至若石膏质重气轻，大清胃热，其用于火热之症，不亚乌犀。倘泥于古法，不知通变，则困苦之辈，设遇是疾，皆将坐以待毙矣，后学者其熟记诸。

黄河外堆伍某，年约三十，病久不痊，就予治。予察其形色羸瘦，面亮而咳，身热口干，时觉恶寒，身有红点，磊磊于肌肉之间，腹亦微痛。细询病由，据称百日以前，病疟一月，愈后以体质未复，时有潮热，惟亦无甚痛苦。予因知为阴癍无疑，遂命戒色欲，忌生冷，节饮食。另以十四味建中汤，去川芎，减用黄芪，连服三帖，颇获效机。后以原方十剂研末，用陈皮冬瓜子煎水泛丸，每晚以姜枣汤送服三钱，由是癍热渐退，日有起色而痊。

十四味建中汤 黄芪 人参 白术(土炒) 茯苓 甘草
当归 川芎 白芍 熟地黄 麦冬(米炒) 肉苁蓉 附子片(炮) 肉桂 半夏(姜制) 入姜枣煎(此即十全大补，加冬、苁、附、夏)。

韦家庄韦汉友，瘟疫发癍。大便闭，小溺短，神志昏，舌干黑，硬不能伸，命以茶润，甫能稍稍伸出，且谵语喃喃，身热如炽。脉幸有根，予即以消癍青黛汤，去参，加大黄三钱，元明粉三钱，去大枣柴胡，易浮萍三钱，生姜汁两三点，去犀角，多用石膏，另加板蓝根一二钱，黄郁金二钱，丹皮二钱，益元散三钱，荸荠汁一杯冲。一剂大效，二剂而液复癍消。后以原方依次加减，逐渐告痊。

(按)本方原用柴胡，取其能解癍热，达于肌表之意，惟此时阴液渐伤。既恐性燥，且备要有云，阴虚火炎者当禁用，故以浮萍代之，似为至稳。如此火热之极，姜枣理合并去，所用姜汁三两点者，以姜通神明，而又可聊和寒药之性也。

消癍青黛汤 漂青黛 炒山梔子 犀角(代) 元参
知母 小生地 黄 人参 甘草 柴胡 石膏 黄连 生姜
大枣

益元汤 飞滑石六两 甘草一两 飞朱砂一钱 研匀。

童家营吴承高，染疫甚剧，多医罔效，邀予诊之。予夜至其家，巫者已为祝矣（该地乡俗，凡有病重欲毙者，延乡耄十三人，延巫具牒，厚焚香纸，于神前祷祝，愿各借寿一二载不等，名曰烧保状）。事毕，为之诊，脉小而数，时濡时劲，身现紫斑，便流稀黑，舌绛苔焦，唇手蠕动，呃逆昏糊，热如火炽。询其大便，八日未解。索阅前方，先日尚服柴葛，此则不惟失下，而且火上加油，无怪痉生。遂谓其家曰：“症已危矣，药恐无济。”其家还请立方，势不可却，即用阿胶鸡子黄汤，合新订浮石化癍汤，加天竺黄、石菖蒲各二钱，朱衣麦冬一二钱，并嘱其家曰：“此药服后，必得畅解如胶。解后尚须气平，或可望生，倘气息稍促，仍属不治。”

诂服头煎之后，腹如行车，病者虽属昏糊，亦不时自行转侧。命服二煎，药碗甫释，得解败酱半小马桶，少顷又解，不独气息平允，而蠕动渐息，神志较苏，知索茶汤。实亦天命有数也。旋将原方大黄减去三分之二，又服一剂，癍退液复。后仅用银翘汤合五心饮，加炒梔子、炒粳米，又进三帖而瘥（后方以病呃逆，曾用柿蒂七枚为引）。

阿胶鸡子黄汤 真阿胶二钱 鸡子黄二枚 先用开水半茶杯将阿胶炖化，后入鸡子黄，和匀服。

新订浮石化癍汤 浮萍三钱 煨石膏二两 大黄三钱 小生地黄三钱 炒梔子二钱 牡丹皮三钱 人中黄钱半 大青叶（捣汁）大半杯。冲服，如无大青叶，则用板蓝根三钱。

▲论疫黄

黄者，五行之土色也。凡病者身面俱黄，甚如橘色，名曰黄疸。疸有谷疸、酒疸、湿疸、黄汗、女瘕之分，源皆出于脾土，根不离乎湿热。丹溪有云，疸病不仅有五，尚有食积发黄、瘀血发黄、阴黄、虚黄之别，治各不同。予谓疫病发黄，有因热甚伤阴，阴血受烁而为黄，其治疗之法，终不越乎解毒、宣热、渗湿、清营八字为主旨，与五疸之不可纯用寒药者，实有别焉。

钟桥徐步春，疫重发黄。予察其身目俱黄，色如菜花，头重汗出，而身独无汗，渴欲纳凉，二便不利，知为郁热在里，遂用茵陈蒿汤，加黄甘菊三钱（甘菊善清血热，并能去上升之邪，而又取以黄治黄之意）、天花粉二钱、益元散三钱、黄柏二钱、生石膏一两、粉丹皮三钱、橘红钱半、芦根十节、鲜荷叶小半边，两剂大效，后以原方依次加滤而痊（此郁热在里之症）。

茵陈蒿汤 西茵陈四钱 川大黄三钱 炒栀子三钱

南湾郁某，染疫发黄。察其脉滑而数，周身金黄，大便虽解，而脘腹拒按，烦闷不安，渴热头重，溺浊舌黄，得饮则噎，此湿邪在脾，与疫热蒸郁为黄。疗以节庵之茵陈将军汤，加酒炒豆豉二钱、上川黄连五分，另炖冲，姜制半夏二钱、木通钱半、橘皮二钱，连服四剂而痊。

茵陈将军汤 西茵陈三钱 炒山栀子三钱 川大黄三钱 川厚朴三钱（姜制） 炒枳实二钱 黄芩钱半 甘草一钱 生姜三片 灯草一握

▲论疫痢

疫痢者，非若外受寒暑，内因湿热之痢也，乃一种疫病之气，内合毒质，犯人成痢，西医谓有毒菌传染者是也。疫痢有广狭二种：其狭者明明病疫之人，乃脾胃素虚，中阳不健，不能助其药力，以鼓荡其邪，使由表分而达也，疫热不解，注于肠胃，而转成痢疾，此百中或二一者有之。其广者，一人患痢，渐及一家，或达于四邻，递相传染，为害甚烈，至病者体气，臭秽莫名，令人难近。予于医界经历多年，患疫痢者，似以湿土司天，寒水在泉之岁多有之。治法虽不离乎成方，然究以败毒为要领。曾立黑豆败毒汤，屡试有效，兹特附录于下，乃候有道者参酌之。

新订黑豆败毒汤 黑大豆一合(淘净酒拌，炒焦去火气，煎成浓汤泡茶) 甘草一钱 潞党参一钱 五谷虫炭二钱 苍术钱半(米泔水浸晒干炒用) 防风钱半(酒炒) 白芍药二钱(隔纸炒用) 赤茯苓三钱 黄连钱半(酒炒)

如后重里急，腹痛窘迫，不渴者，去参，加炒枳实、广木香、炒箱大黄。渴者，去苍术、党参，加米炒麦冬、上川黄连、炒箱大黄，小便涩者，去参、术，加木通、飞滑石。解如豆汁者，加独活、厚朴、姜炒半夏。兼食滞者，加焦山楂、槟榔。呕噎者，加干姜、川黄连、橘皮、竹茹。烦满者，去党参、防风，加炒栀子、豆豉、枳壳、半夏。腹痛甚者，加炒当归、煨木香、炒青皮，外用吴茱萸一两、马齿苋干一掬，洗净切碎、酒醋各一两，拌匀炒热，置脐熨之。红痢，去防风、苍术，加白

术炭，地榆炭，亦石脂、柿饼炭。白痢，去谷虫炭，加砂仁、木香、槟榔。红白相兼如脓者，去苍术、防风，加银花炭、上川黄连、酒炒苦参、细茶叶。滑脱者，加粟壳、诃子米、炒乌梅。脱肛，去谷虫，加诃子、菱角、壳鸦片少许，如肛仍不收，再加樗根白皮、牡蛎、桂圆肉。噤口者，去参、术、防风，加白头翁、秦皮、炒黄柏、川黄连、陈皮、老仓米。孕妇痢者，以本方照症加减，如应用大黄不妨照用，惟须多用苈麻根，银器以安之。呃逆者，本方加橘皮、柿蒂、刀豆子（烧存性）。

高冯舍孟昭纯，染疫化痢，热甚口干，日夜无度，色如鱼肠，且欲解腹痛。予遂以黑豆败毒汤，去参，加川箱黄（大黄）、飞滑石、葛根，两剂获效。后于原方去谷虫炭、防风，加陈皮、半夏、川连、谷芽，二剂而痊。

黑豆败毒汤 见前。

表兄顾海清夫人，疫痢甚剧，适予外出未归，多医罔效，渐成噤口。迨予归时，已绝谷三日，心烦作嘔，腹痛口干，下利红多白少，亦有杂垢，未可以便数为计，脉数而小，身热不甚。遂拟白头翁汤，加广木香一钱，炒白芍二钱，川黄连四分，米炒乌梅三个，赤石脂二钱，谷虫炭钱半，甘草一钱，橘皮钱半，黑大豆一合（酒炒入煎），服一剂，即稍进糕粥，二剂则腹痛呕噦大减，便数亦稀，后以原方照症加减而痊。

白头翁汤 白头翁 北秦皮 川黄连 川黄柏

▲论大头瘟

大头瘟，乃天行疫疠之气，挟风热而犯于手太阴、少阴及足少阳、阳明之经。上窜诸阳之络，脑经为之乘犯，故头目肿大，甚则渐大如斗。恶寒发热，体重口干，或目不能开，或咽喉不利，大便不秘者，不宜用苦寒之品，引邪内陷，应以东垣之普济消毒饮为主方，取其辛凉清散，无过不及，效力颇佳，故后人大多宗之。

罗家桥邓芸芳，初觉恶寒身热，头重不举，继而头面肿大，目合不开，项筋不和。其家疑为外症，予曰：“此即俗称之大头瘟，非外症也。”又因时届十月，气候渐寒，疗以普济消毒饮，去玄参、蓝根，加杭菊、白芷，连服三剂而消。

普济消毒饮 黄芩 黄连 玄参 甘草 桔梗 柴胡
蓝根 牛蒡子 升麻 马勃 连翘 僵蚕 薄荷 陈皮

山东莒县猪客袁某，患头痛，恶寒，继而身热渐甚，头肿如斗，多汗口渴，舌黄项肿，大便三日未解。予见症实，且又北人质劲，遂以菊花茶调散，去细辛、羌活，加连翘二钱、大黄三钱、鼠粘子（牛蒡子）三钱，合新订浮石汤，一剂即效，两剂大转。旋以原方去大黄、石膏，加鲜荷叶两服而愈。

此症除服煎剂，另用鲜荷叶、家菊叶捣汁，和赤豆面调涂头面，上及巅顶，下至颈项，亦颇觉有效。《条辨》有用水仙花根捣涂之法，但不如此便捷。

菊花茶调散 黄甘菊 僵蚕 薄荷 荆芥 川芎 松
萝茶叶 川羌活 香白芷 甘草 防风 细辛

新订浮石汤 浮萍草 煅石膏

▲论烂喉疫(烂喉痧、烂喉疳)

喉痧一症，为害甚烈。古书多未备载，无斯病名，现行之书，每每见之，岂古今岁运有所变迁耶？不知自来之喉痹、喉蛾、木舌（舌肿如舐）、缠喉风、锁喉风等急症，即可夹发丹痧也。盖喉症之有丹痧，亦犹疫症之有癍疹，未必人人皆然，所以古人治喉，未见有丹痧二字。纵遇肌赤面红，只知为时行之毒，故入手之初，不宜骤用寒药，立法之始，未尝不谓精确。

今人所能发明者，乃由清雍正癸丑年，大江以南，喉疫遍行。医者诊之，初则恶寒喉痛，继则咽肿呕恶，头痛烦闷，热势炎炎，甚则舌肿如舐，咳吐脓血，诊此则肌肉丹红，诊彼亦头面焮赤，若隐若现，多未直达皮毛。一一留意，遇症皆然。甫将丹痧两字，从此揭开，因名之曰烂喉痧也。

考其治法，尚未越乎《活人》之荆防败毒散、钱仲阳之升麻葛根汤、《金匱》之甘桔汤，《本事方》之利膈散，陈无择之玉屑无忧散以及玉钥匙等方之大旨。是丹痧虽发明于后之人，而临证施治，仍不外乎古人之法，安见古今人之不相及耶？

（按）叶氏又有痧疳之名，谓湿盛热蒸，口舌咽喉疳蚀，若不速治，有穿腮破颊咽闭喘促之危。内用吹药，另服煎方，亦须以辛凉清散为法。

荆防败毒散 荆芥 防风 羌活 独活 柴胡 前胡
甘草 茯苓 枳壳 川芎 桔梗

升麻葛根汤 升麻 葛根 芍药 甘草 生姜。咽痛，加牛蒡子、桔梗。

甘桔汤 甘草 桔梗

利膈散 见前。

玉屑无忧散 玄参五钱 黄连三钱 荆芥五钱 贯仲四钱 茯苓五钱 山豆根五钱 寒水石二钱 甘草五钱 硼砂二钱 砂仁三钱 滑石五钱(水飞) 研为细末，每用一钱，清水调服。

玉钥匙(亦名金锁匙) 玄明粉一钱 雄黄(明雄)五分 大黄二分 共为极细末，吹喉。

盐邑丁家河之周桂成，一日午前寒热，咽间痛楚，至酉则壮热外寒，头重口干，咽痛较甚，有命以胖大海二枚泡茶饮之。诿及二更，不但咽喉痛窒，汤水难下，亦自觉舌根渐肿，呼吸异常，连夜登船，就予诊治，闻其声，有如曳锯，察其色，则面赤目红，启其口，则舌如猪舌。问服药否，其从者曰：病方一宿，仅服胖大海二枚。予曰：乡俗秘方，害人不浅，寒火受其逼迫，生死在反掌之间矣。当命赵生于舌下两旁，以针刺之，去其恶血，并戒勿刺适中，适中恐血出不止。针刺之后，不住以蒲黄擦舌，另用斩关丹七粒，温水调下。约两小时，又以利膈散去参，加僵蚕钱半、马勃钱半、制军三钱、蒲黄二钱、炒梔二钱、射干钱半、杜牛膝二钱，煎服。约至半夜，大便畅解，似夹脓血，秽臭难名。次早复诊，舌肿已消其半，咽痛亦减，颈项胸背，发痧红赤如铺。旋以原方加减，另用油捻熏法，一日三次，由是告痊，可谓侥幸矣。予谓诸生曰：一阴一阳结，则成喉痹。胸中为少阳，心为少阴，二脉正络于喉。设感非时之寒，毒伏少阴，始衰不病，旬日乃发，发必咽痛。倘误服寒药，阴阳交结，内格阳气为热，上犯

于咽喉经会之处，心脉不行，郁迫而肿及舌本。若不急针去血，使其毒下行，则未有不殆者。

斩关丹 明石雄一钱 郁金一钱 巴豆十四粒(面炒去油) 共研细末，醋糊为丸，梧子大。

油捻熏法 以蓖麻一掬去壳，捶烂如泥，其油最多，擦于火纸之上。约擦数张，将纸卷成火煤，燃火近口熏之，使病者吸其烟气。

益林陶姓孩，出痧七日不收，烦躁不宁，就予治。察其热渴齿焦，音嘶咽痛，咳嗽带红，痰多气促。索阅前方，虽有甘桔，余皆荆防柴葛之属，此误于江承桂之“要知头面焮赤，正痧毒外达之势，急宜托表，俾毒不内溃。若投寒药，则喉闭痰升，命归泉路”之说也，究不知病有始终，药有层次。如痧疹未达者，自宜表托。其达而畅者，务以辛凉，使其毒无留连，见伤营卫，如此热势炎炎，非辛凉何以解乎？遂拟银翘汤，以人中黄易甘草，葶苈皮易竹叶，合二母散，加煅石膏、黄连、桔梗、蝉衣、牛蒡根汁，连服二剂而转。后又以原方去石膏、黄连、知母、蝉衣，加沙参、扁豆衣、橘络，另用七宝丹吹之，未数日而愈，皮褪如麸。

银翘汤 见前。

二母散 知母 贝母

七宝丹 青黛二分 煅人中白二分 炙僵蚕四分 硼砂三分 胆矾一分 火硝三分 上梅片(冰片)一分 合细吹之。

▲论虾蟆疫

虾蟆瘟者，初时恶寒壮热，头重体沉，两腮预肿，形类炸腮，乃邪犯少阳。少阳之脉，与太阳阳明之脉，会于巅顶，下络耳之前后，故受病者，两腮肿大，名曰发颐。所谓虾蟆瘟者，乃以蛙鸣腮鼓，象形以名其病也，治法宜于辛凉清散（少阳病，柴胡不可缺）。

墩左庄左姓子，患疫发颐，恶寒作噤，身热头重，胸次痞满，就予治。予以胸痞舌腻，有夹滞之象，遂用普济消毒饮，去元参（玄参）、板蓝根，加槟榔、枳壳、半夏，两剂得汗而痊（耳根肿处，曾以红小豆面合醋糊调涂）。

普济消毒饮 见前。

蒋德干之弟，染疫发颐，恶寒发热。乡间于炸腮，每用墨涂禁。三日后，腮肿虽消，而病转重矣。就医诊治，连服柴葛解肌，不惟无汗，而热势更剧，口渴谵语，抬就予诊。舌苔苍黄，大便四日未解，胸前胸后发现红紫斑点，予曰：“此瘟毒传里症也。”遂拟消痃青黛汤，去参，加大黄，合新订浮石汤。一剂则便解恶垢，神志转清，二剂则战汗如洗，热退痃消而愈矣。

消痃青黛汤 **新订浮石汤** 俱见前。

▲论鸬鹚疫

鸬鹚，鸟也，鸣声连串，回腔络绎，病以此名，以其咳声相似也。此症在小儿为最多，亦大有传染性。咳作则连声成串，竟至数十声不可稍忍，而回腔宛如水鸡鸣者，似哮非哮，似喘非喘，甚则面目浮肿，口鼻呛血，此属邪犯肺膈，最不易效。其治疗之方，端不外乎疏风、润肺、宣痹、清络为之大旨。此症遍考医籍，从无特效之方，惟谢观之《医学辞典》，有以鸬鹚涎及蚱蜢煎水服之立效云云。试问鸬鹚涎，其取何易？蚱蜢又为何性？不识其性，徒以鸟食之虫，而治鸟名之病，予所不取也。

李庄李锦芳之八岁子，咳嗽连声不歇，若水呛蛙鸣，几欲断肠之象。就予诊，予以前半桑杏汤，令服五剂甫痊。

刘家庄刘姓子，疫疹之后，咳嗽不息，咳则连作数十声，喉间如水呛之声，口鼻喷血，面目浮肿。予以前方加炒蒲黄钱半，柿饼霜一钱，三剂获效。复诊时，又以原方加减，再服三剂而痊。

前半桑杏汤 前胡二钱 半夏钱半 橘络二钱 桔梗二钱 杏仁霜钱半 炙桑叶二钱 甘草一钱 薄荷钱半 牛蒡子二钱 风胡萝卜四钱 刷毛枇杷叶两片 冬令酌加麻黄。

▲论羊毛疫(羊毛疔、羊毛痧)

羊毛疫，古书多未详载，惟松峰说疫有此病名，其后陈修园医书附急救奇方亦有之，大半后人补入。《条辨》亦稍称其烈，其症发时，必头痛寒热，肢重烦闷，类于伤寒。前心后心，发痧成簇，其颗粒之上，皆有细毛，故曰羊毛疔，又谓天时暑暖，风宿露，为游丝入肌肤而成此病。来势颇促，若不急于医治，速者五六小时，缓者一二日即死矣。

在予之见，六淫为无形之气，其犯人也，必由毛窍口鼻而入，若谓游丝犯人，游丝虽细，尚为有质之物，犯人皮表则可矣，而犯人肌肤之说，殊难轻信。总之五疫之起，皆相传染，其有传染性质而生细毛者，譬之食品糕馒遇时阴晦，酿生白糜，耸其质之上者，细冗如毛，同一义也。况人身脏腑，脾主肌肉，肺合皮毛，脾肺一受疫毒，其肌肉皮毛之分，气血被其燔灼，故见此症。然症名虽具，世不多见，俗医每于伤寒热病之际报夹羊毛疹者，实臆说也。若谓疹即是痧，而病情之缓促，又有不同，吾故特笔志之。

予二十岁时，本镇店商贾锡九君患疫甚剧，时值先严为远处所聘，邀予诊之。服药未果，其妻朱氏，以籍隶丹徒，距家甚远，不无心乱，遂另延一医，与予同诊。察其神志半糊，渴烦热甚，舌色水黄，大便稀水，某医复烛照其身，谓之曰：“病情所以如是之重者，乃羊毛疹毒之故也。”急以荞麦面用鸡子清调团滚之，另服煎方，再观进退。予旋于病者之胸前胸后仔细察看，亦不过寻常之人身，冗毛而已，并无别异，乃

暗自忖曰：羊毛疔、羊毛痧，书中尚有其名，如羊毛疹三字，不独方书所未见，即庭训亦从来未闻。彼时乃不便与某医表白一字，遂任其立方，某即以银翘之类加减，令服一剂。依然无效。次日复疹，仍以原方加减，药皆清平，孰知车薪之火，杯水无济，不但病未见退，且唇口燥裂，舌黑欠津，谵语呢喃，糊涂较甚。适贾弟至，谓其嫂曰：“某医既说有羊毛疹毒，药当应手，而两剂未效，尚恐未得其旨，复延予治。”适先严归来，予具以病情告，先严曰：“胸前有红颗粒乎？”予曰：“无。”曰：“尔读诸书，曾见有羊毛疹三字乎？”予曰：“未也。”先严又曰：“近时医家，往往以虚大病名，恐吓病家，希图酬报。或有耳食之学者，人云亦云，若问其实在，伊必无辞以对。症果汗不解热，唇口干燥，大便水稀，为热结旁流之象，尔以大剂白虎合承气下之，则可矣。”予即遵严命，以白虎之石膏，用至二两，合调胃承气，加连翘、玄参、木通、炒梔子、广郁金、天竺黄之属，一剂即得畅解，由是热退渐安。后又以五心银翘加减，连服二剂而痊。

白虎汤 调胃承气汤 俱见前。

兴化洪姓，以贸易来集，其子十余岁，感恙两日，头痛不举，寒热交作，腕痛痛胀，口渴唇干，就予诊治。予察其神志烦躁不安，欲呕不呕，乃以手探其怀，按胸腕，热如炽，并觉手指下若有细粒梗凝者，遂命褫其衣，细察之，当腕之际约有红点二三十粒，簇聚累累，不甚高耸，尚有冗毛长约三四分许。予思方书所谓羊毛疔、羊毛痧者，想即此也。乃命以鸡子清和麦面缓缓滚之，滚后，另以曲酒一盅、原醋半杯，用青布湿擦。擦后又以青钱刮其红点，刮而复擦，擦而复刮，约三四小时，较前颇安。复思及叶氏治疗之菊汁饮并金银

花酒，为奇疡恶毒之宝，遂以此两法，外加赤豆一大掬（取其色赤入心，消痈解毒，并治一切恶疮之能）、广郁金三钱（采其开心气。并去心经郁热），命服一剂，外以鲜浮萍捣烂如泥，赤豆面一两，用鸡子清调敷患处（浮萍清轻，能去浮游之火，善解心经淫热，又能祛风，并可涂一切恶疮）。次日复诊，病退大半，彼因大便未解，又以原方加九制大黄二钱，又服二剂，竟以告痊。予以所拟汤药，立其名曰菊叶豆花汤，敷方名曰紫背赤衣膏。

新订菊叶豆花汤 青菊叶一把（捣汁两盅） 赤小豆一掬 金银花五钱 甘草二钱 郁金三钱 陈酒半杯（冲）

新订紫背赤衣膏 紫背浮萍二两（捣如泥） 赤豆面一两 以鸡子清和匀，调敷患处。即发颐、发背、诸痛敷之，均见功效。

▲论螫刺瘟

螫刺瘟之为病，甚不多觐。患此症者，其毛窍之间，类于螫刺，麻痛局踣，手不可近。乃由于汗体解衣，为疔风所乘袭，亦或天时温暖，于腐湿之地，为虫秽所侵，或浴于不洁之水，为微生虫毒所犯，或宿露风，为飞沙游丝所触。致病之初，尚在玄府分肉之际，迟则内犯脏腑，不易图治。其治疗之方，端不越乎驱风、去湿、解毒三者为宗旨。

前马路孙锦堂，初觉头重寒热，皮肤木木不仁，渐及麻痛，若为螫蚤蜂蝎所刺，遍身皆然，势不可遏，就予治。予曰此螫刺瘟也，即命以桃叶、苍耳叶各一大握，煎水俟微温洗之。浴后，另用马齿苋捣如泥糊，入荞麦面一两、白芷末一两、明雄黄五钱，研细和匀，必使其干湿得宜，遍体擦之，另服荆萍败毒汤两剂而愈。诂系不慎口腹，于愈后八九日间，误食家鸡，隔日周身瘙痒，且如芒刺，并片片红耸，与云疹无异，后虽服药，决无效果，渐变麻风，二年而逝。

新订荆萍败毒散 荆芥二钱 浮萍三钱 净蝉衣一钱 南薄荷一钱 甘草二钱 白芷二钱 金银花二钱

涟水伍姓，佣苦人，流落本镇，其子以当午畏热，浴于河，适其时天旱，水不洁，多泡卵，浴后当风而卧，及醒，头觉得昏重，皮毛楚楚。初疑为鸭虱所咬，继而痒痛交作，遍身芒刺，头面浮肿，手不可近。就予诊，予仍以鲜桃叶、苍耳叶各一大握，加苍术，令其煎水浴之。浴后，又用马齿苋、白芷末、荞麦面、明雄黄共捣如泥，遍身滚擦。另服荆萍败毒汤，加苍术二钱，二剂而效，五剂全愈（按予乡濒海，大旱水浅时，则海中咸水倒灌，中多泡卵，能运动）。

▲论葡萄疫

葡萄为果类之佳品，结果累累，经秋则熟，其味甘而酸，其性寒而润，其色青且紫，疫以是名者，乃以其色之青紫相似也。葡萄痲亦痲毒之属，惟寻常之痲，细如蚤斑粟米，大如豆瓣，而葡萄痲迹，有如瓜瓣者，有如萍背者，亦有如指甲青钱之大者，累累成片，梭圆不等，其色则紫中兼青，颇为骇人。

考具发痲之原，端由于邪热入营，肌肉腠理之分受其燔灼而致之也。然有形于外者，亦必先伤于内。吴氏云，阳明主乎肌肉，肌表发痲，而阴营亦重受其竭矣。邵子又曰：“热蕴于胃，伤及血阴，故有是证。”古人金如此论，此理当必不诬。

治之者，当去其阳明之邪，清其血分之热，察正气之虚实与有无兼证，或未出，或出而未透，或已出，或转为内陷，色鲜色黯，属阴属阳。如托里举痲、升麻葛根、消痲青黛、犀角（代）、地黄、犀角（代）玄参、黄连解毒、白虎黄龙、消痲承气、附子理中及大柴胡诸汤，总在临时诊察，择而用之，加减变通，存乎其人。昔孟子所谓大匠诲人，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者，正谓此也。

予涉猎医籍数十年，如发痲一门，确知有阴阳之别。阳痲者，即如前之所述，至若阴痲，乃本于元气空虚，寒伏于下，逼其无根之火上熏于肺，传于皮肤，而为稀小之痲，色仅淡红而已，并未道及阴痲，有如葡萄之色，兼有如许之大者。

予每见患葡萄痲者，神情如故，身热和平，似乎无甚病苦，即饮食亦能稍进，理无危险，乃往往转瞬间顿呈变态，可不知乎？

▲续论葡萄疫

葡萄痲疫，予历验之，皆未冠之年及六七岁幼孩居多。锦纹点点，大小不齐，大者如青钱、指甲，小者如粟米、豆瓣，色青而紫，或如胭脂。察其脉象多扎，大小不一，有缓有数，其神志亦不甚为苦，纵热不炽，虽渴不烦。若以阴证论之，阴证发痲，细如蚤痲黍米，其色淡红，考之方书，从未有如此之色如许之大者，是以不敢从阴。若谓阳毒发痲，无舌黄，无烦闷，无狂渴，无便秘，故又不敢从阳。翻覆思维，愧无把握，访之同辈，亦属渺茫，真有无处问津之苦。数十年来，悉心研究，始稍稍明了。

或问于予曰：“葡萄一疫，多见于幼稚之年，何也？”予曰：“幼年血气未定，正元不充，或当病后，或体素薄，或食冷物，逼其隐伏之热，使恶疔之气直犯血脉（如中风之中血者），不由诸经传达。夫血者荣养百骸，周流无滞，血滞不行，则气之倾权亦失，周身沉困作矣。不知早治，诸脉受其郁迫，渐至累累发痲，痲延日久。血不能化，气无以养，邪复内犯，所以毙命者，多出于猝暴也。”或者又曰：“然则治法奈何？”予曰：“治法首在清血中之毒，使毒不内犯，益血中之气，俾气能领血。”气行毒化，或可成功，如《局方》之活命金丹，去元明粉，加洋参或潞党参、大生地黄（炒用）、当归、广郁金、紫丹参、紫背浮萍、紫菊花（菊受四时之气，芳甘解毒，紫能入血）与病者服之，颇能获效，因易其名曰消痲活命饮。因亟录出，以供有道者指正。

活命金丹(局方) 大黄(酒浸) 连翘 芒硝 甘草 炒山
栀子 黄芩(酒炒) 薄荷 板蓝根 青黛 竹叶为引。

新订消癰活命饮 川大黄 黄芩(以上二味均用酒炒) 连翘 甘草
山栀子(炒黑) 薄荷 板蓝根 青黛 西洋参(隔汤炖) 当归(酒洗)
大生地黄(炒) 广郁金 紫背浮萍 紫菊花(如未花则用根)

东沟季翰圃子，十二岁，染病两旬，医药罔效，邀予治。察其遍身癰迹，大者如荔壳、指甲，小者如豆瓣、粟米，棱圆不等，色紫而黯。扪其身而身不过热，察其情而情不甚苦。每日糕粥，尚可少进，亦无便秘烦渴不安等弊，惟自云头痛憚举。索阅单方，皆消癰青黛之属。予时年甫廿余，阅历未深，但细察病情，毫无火热症状，从阴从阳，竟无把握。若谓从阳，神情不合，若曰从阴，癰痕迥异。一再思之，辛温固不敢用，而过分苦寒，亦不敢与，惟是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仅以四物汤加菊花、红花、板蓝根、丝瓜络，合服二剂再诊。诂次日午餐，其子粥碗未释，忽然晕厥，呕吐紫血而夭。予后闻之，深愧学力之未到，识见之不真，致有玷声名。由是遍考诸书，亦无能证明，可见医道固不易行也。

益林颜姓子，约七八岁，发癰来治。其癰之小者如黍粒，大者如豆瓣，累累满身，面部则无。神志尚清，不热不渴，惟有疲倦之色，颇似正虚，饮食亦不多进。照神情而论，尚未可以不治断之。予以季氏子为前车之鉴，谓颜曰：“此子之症，万分险恶，君可早就高明，或能回身于万一。”彼时颜似以我言为欺，后延二十余日，果如季子暴卒，又荡南下氏子亦如之。昔李中梓曰：“阳证见阴，命必危殆者，想即此也，由是益加体会。”

益林马德荫药号之子，年约十三四，患癰疫，就予治。

其子体材不丰，周身斑点，碎小者多，其如指甲豆瓣大者，约三分之一，下部脚面为尤多，惟无苦楚烦热等现象。询其大便，两日前曾微解燥粪，予时已悟得阳症见阴之理，仍从阳治，惟现阴象者，想属气虚，当清其血中之毒，兼益其气。然过分苦寒，亦当戒慎，遂以新订之消斑活命饮，酒炒大黄仅用一钱五分，西洋参八分，令服两剂，而大便带黑，小溲宛若盐卤，斑迹渐稀，饮食亦进。其后去大黄，参减三之一，又服三剂，而斑竟消清，乃获全愈。后又有张姓鲁姓子皆如之，幸俱告痊。总之遇此症状，凡斑色之红紫者，皆可治。倘紫如葡萄，或如紫萝卜色者，口秽逼人，决无生理（以上皆阳症阴象）。

凤谷村赵松皋中书之孙墨卿，年甫十二三，于光绪二十五年八月，患疫甚剧。初延本地医，药皆罔效，其祖以其失怙早，且又惟一之长孙，颇觉惶惶，遂邀予治，予到时，见其眼鼻口角皆出血，及诊，遍身斑迹，大者如荔壳，小者如萍背，累累簇簇。渴欲纳凉，舌本红而苔黑，窍出血而齿干，幸脉数不促，神情不昧。询其大便，四日未解。予谓其祖曰：“症情为火热之极，险恶难名，非杯水所可救者。速以鲜葡萄汁一大杯，炖热与服，凡荸荠梨蔗，概不可禁。另以消斑青黛汤，去柴胡、姜、连，倍用石膏，用鲜生地黄捣汁，合调胃承气汤，加生蒲黄、牡丹皮，令服一剂。及夜，大解颇多，有如猪料，有如酱渣。解后，得睡至晓，而窍血亦止，渴亦减其大半。次早复诊，仍以原方去硝加党参，微益其气，又得畅解，斑消其半。此后仅以银翘合清营之法，加浮萍三钱，连服二剂，通体微得其汗，由是热退斑消，日渐痊可。予思墨卿之症，可谓至险，然阳症阳象，为发扬之邪，症状虽恶，较

之以上诸症，阳证阴象，为隐伏之毒，便于着手矣。业医者，于阴阳界限，岂可分划不清欤？

消瘰清黛汤 调胃承气汤 银翘散 清营汤 俱见前。

▲论瓜瓢疫

瓜瓢疫，亦大头瘟之至重者，多见于天行之年。古书尚无是名，厥后郑重光《补注析义》下篇，聊括一语，刘松峰亦说之未详。曰瓜瓢者，疫疔之毒直犯诸阳，阳络受病，血亦不行，由是憎寒发热，渐至头面焮肿，三五日间，即破流秽水，颇类烂瓜。《内经》云，人身一小天地，身半以上，同天之阳，头位至高，为诸阳聚会之所。若不急治，阳无以施，阴无以化，必致邪复内犯，而又假道于喉，喉受波及，初咽肿，继喉烂，直至浆水不入，益形危险。其治法急宜清阳络之毒，升阴中之阳，并倍用牛蒡、浮萍，一以解其结毒而保咽喉，一以发扬邪秽，俾毒从上越，不使传里，或无大害。《医通》有用生犀饮治之者，惟患此疫者，贫寒居多，用犀何能为力，遂立一升清消毒饮，应手颇多，姑录于后。

生犀饮 犀角（代）二钱 苍术一钱（麻油炒） 川黄连一钱 黄土五钱 金汁一盞 芥茶叶一撮（此茶产于江西省宁都县，性极刻利） 清水煎。

新订升清消毒饮 牛蒡子三钱 紫背浮萍四钱 川黄连六分 元参三钱 人中黄三钱 连翘二钱 薄荷二钱 僵蚕二钱 杭菊三钱 升麻八分 桔梗三钱 鲜荷叶一小张 便实加大黄，渴甚去升麻，加石膏、花粉。

族人余永江患疫，就予诊。头面焮赤而肿，二目若合，鼻梁与项均裂，且流秽水，恍若烂瓜，牙浮咽痛，询其大便，三日未解。予遂以升清消毒饮，去升麻，加大黄二钱五分，

令服二剂。外以水陆三仙膏和蜜调涂，颇获效果。待复诊之时，肿消其半，神志亦爽。予又以原方去大黄、黄连，加当归三钱、扁豆衣二钱，又服二剂而痊。

新订水陆三仙膏 鲜荷叶两三张(捣烂) 鲜菊叶一握(捣) 赤豆细面一两 蜜和调涂。

乡邻周瑾妻，头面肿大，寒热交作。其家疑为外症，就治疡医，不特无效，头痛更甚，鼻流稀红，颊额破裂，均出秽水，复就予治。予曰：“此瓜瓢疫也。”遂命用浮萍一握、甘草二钱，合米泔水同煎，俟稍凉，以软布缓缓洗去流秽，再以水陆三仙膏和匀，用鸡毛轻轻遍扫头面，日四五次。另服升阳消毒饮，加苦丁茶二钱，数剂而痊。

▲论天泡疫(附豌豆疮)

天泡疮，乃天行时毒犯人，至遍身起泡，故名之也。考其起因，大都由暑湿内郁，风热外束而成者。燎浆成泡，痛不可忍。其如银杏樱桃大者，浆色薄白，名曰天泡，又有如豌豆大者，浆色较老，形类天花，即豌豆疮是也。此疮身上多者，风热重于湿热，身下多者，湿热重于风热，治法以散风、清热、解毒、渗湿八字为准。

益林陶杰三子，值暑月发疮数十粒，宛若痘疮，胀浆如脓，身热头重，面赤口干，陶疑为天泡，就予治。予曰：“此疮虽不如天泡之大，然较大于痘疮，形类豌豆，即豌豆疮也。现值暑天，乃风暑郁迫而成。”当即以《本事方》之利膈散，去参，加扁豆衣、银花、青翘、青黛、飞滑石、西瓜翠衣，命服二剂。外用大青叶、瓦松、丝瓜叶捣汁，调大黄面涂之，数日而痊。

利膈散 薄荷 荆芥 防风 桔梗 甘草 牛蒡子
人参 水煎。

孟春子八岁，痘后体质未复，夏末又病泻，继发天泡，热渴俱甚，其破者悉流薄浆，痛不可忍，多汗便溏，脉象虚数，遂用人参白虎汤合新订紫背绿衣汤，命服二剂。外以大青叶、丝瓜叶、瓦松捣汁，调大黄面涂之。服药后，热渴俱退，汗渐少，痛亦稍缓。后仅以紫背绿衣汤加银花、连翘、大生地、白芍、甘草、粳米，又服两剂而痊。

新订紫背绿衣汤 紫背浮萍 扁豆角皮 西瓜翠衣
丝瓜皮 井水煎服。

△论疙瘩瘟(附当头风)

疙瘩瘟，乃天行值于夏暑，头面遍结疙瘩之谓。初时头目肿大，耳窍不清，发热恶寒，口干不甚，或泛泛作噁，状类伤寒，为三阳经病也。盖三阳之气，皆会于巅，从巅至额，络脑后者，属太阳，从额由鼻，上至头面，属阳明，又从头角下耳中及耳之前后者，属少阳。如虾蟆瘟一症，为少阳之邪，偏胜于阳明太阳。雷头风乃太阳之邪，偏胜于少阳阳明。疙瘩瘟为阳明邪热，较胜于太阳少阴两经。阳明胃也，胃热上蒸，营气不行，络血凝滞，则疙瘩结矣。其疗治之方，不可过用寒药，诛伐无过，治之早而当者，尚可全消，迟则营卫热甚，必致溃脓，则歧蔓多矣。雷头风，头如雷鸣，风动作声，脑后筋掣不和而痛甚者是也。以上头面各症，如大头瘟等治法，务以甘清辛散，以升发之，俾邪从上越，不使传里，古方有普济消毒饮、川芎茶调、菊花茶调、银翘败毒、荆防败毒、清胃、清震等汤，均在临时变通，酌而用之。

李家庄李如苞之子，十余岁，患疫。头痛鼻塞，发热恶寒，舌腻口干，心烦作噁，头面疙瘩累累，就予诊治。予仿清震汤合菊花茶调散，两剂获效，继以原方加减，又服二剂而消。

清震汤 绿升麻 茅山苍术(米泔水浸炒) 鲜荷叶

菊花茶调散 杭菊花(亳菊台菊决不可用) 僵蚕炙用 川芎 荆芥
防风 细辛叶 白芷 薄荷叶 羌活 生甘草 松萝茶叶

盐邑都梁庄杨怀南，患疫头痛。初以距予太远，未及就

治。连易数医，迄未一效，延近匝月，头痛如劈，脑后经掣不和，转项不得，俯仰不能，不得已就予诊治。予以其病延日久，胃热必炽，遂以清震汤，升麻减半，合新订之浮石汤，加白蒺藜、白芍药、甘杞子，均用酒炒，苦丁茶炒山栀子，三剂而痊（此雷头风）。

清震汤 新订浮石汤 俱见前。

▲论鼠疫

鼠疫一症，自轩岐以下，医籍中从无是名，若欲究其病源，寻其治法，更无从考证。惟闻其传染如何速，为害如何烈，前五百余年，尝盛行于欧洲，六年之间，死者至二千余人。近则香港、上海，以及福建、广东、辽宁、山西、陕西等处，亦有蔓延者，谓之百斯笃，亦名之曰黑死病。其发生也，必有鼠为之先道，必有虱为之媒介。曾经中外医生依法化验，金谓已死之鼠含有疫气，故以鼠疫名之。盖以鼠既染疫，其血液中毒菌至多，鼠身之虱聚吸其血，腹中饱贮毒菌。病鼠既死，鼠虱弃之，转袭他鼠，或转袭于人，吐其毒菌于所吸处，菌既入血，化生奇速。逾五日，发大热，腋间结核，更数日而死，医治得活者，十无一二。自中外通商以来，海外之疫，轮船往来，难免不载病人，或染疫之鼠，窜入舶中，疫延舶鼠，鼠复及人，由是鼠疫两字，遂蔓延而广播矣。

予初闻传述，颇觉茫然，适契友自浙游吾淮，投予所好，赠以罗汝兰之《鼠疫约编》一卷，予珍藏之，旋又得梁达樵之《辨症求真》，暇辄翻覆检阅，其中所称病情，如头痛口干，恶寒发热，四肢困倦，或未热而身面出核者，或已热数日而后出核者，或见丹疹，或发斑痧，或有毛疔而神昏痰壅者，或呕或噎，或咽痛腮肿，项下结核，或谵语烦躁，大渴引饮者，或欲吐不吐，欲泻不泻，甚则筋抽肢厥，腹中绞痛者。依此观察，直与伤寒疫疔之夹痧、夹疹、发颐、虾蟆瘟、羊毛疔、霍乱、绞肠痧传里内闭，阴盛格阳之诸见症相似。况所云身面

结核，即凭之该书，亦未必人人皆是，容有结核者，在予之见，仍属古名之疙瘩也。疙瘩瘟一症，刘河间创有清震汤，意在邪从上越，不使内传，足征此症乃由来所有者。而今突以鼠名，骇人听闻，几令立光化之下者转入于糊涂之乡。且所载之避疫良方，亦实由李中梓之避邪丸脱胎而出，不过易以辛芳，以变其原体，改丸为熏，又别其体格。甚至如辟秽驱毒饮、解毒活血汤，虽未越乎古人“中焦不治，胃中为浊。营气不行。络血凝滞”数语之范围，而古人面目已化为乌有，此实罗梁两君改弦之巧也。

避疫良方（罗汝兰） 苍术五钱 雄黄、丹参、桔梗、白术、川芎、白芷、藜芦、菖蒲、皂角、川乌、甘草、薄荷各五钱 细辛、羌薤各二钱 以上各药生晒研末，火煎，避疫气。

辟邪驱毒饮（梁达樵） 犀牛黄八分（研冲） 蓝靛叶一钱五分 野郁金一钱 藏红花八分 人中黄四钱 银花露一两 熊胆（代）四两 桃仁泥三钱 石菖蒲五分 此方稀贵，如遇贫寒，当变通斟酌行之。

解毒活血汤（罗汝兰） 连翘三钱 柴胡、葛根各二钱 当归、藏红花、生地黄各五钱 厚朴一钱 甘草二钱 赤芍三钱 桃仁八钱（去皮尖，捣如泥）

此方亦名加减解毒活血汤，与痘科正宗之归宗汤，大意略同，但桃仁似嫌多用，临时当酌量之。以上之方，妙在行血，而方中之藏红花除能行血，且清血中之毒，而又能升血中之阳。

清光绪二十九年，予以指分事采办商票，寓扬州。一日与两淮候补运判叶少香携游平山堂小金山各胜迹，回时觉倦，乃于道旁茶舍中暂歇。适其邻妇与茶社之妇诉及其女病状，泪漉漉下。叶问曰：“尔女病几日矣？”妇曰：“今六日

矣。初觉头痛肢倦，恶寒发热，口渴欲呕，就医两次，不独无效，且由昨日起，头面微肿，胸旁肘腋遍起疙瘩。今早又添咽痛，内外医科，不知何适。”叶曰：“窥尔乡僻穷人，吾为求一医。可掖来，请余使君诊之，或可回生于万一。”其妇闻说，遂叩头不已，旋将其女抬来，约十六七岁。予察其脉背浮数，热甚口干，其乳旁疙瘩，络亦牵痛。自云头胀耳裂，其时尚未闻有鼠疫名目，予谓曰：“此病名疙瘩瘟也，最为险恶，幸未溃脓传里。”当命以赤小豆一合、蒲公英七株捣烂，山慈菇六钱，研细末，用鸡子清调敷患处，日两易。一面以普济消毒饮加黄甘菊二钱、丝瓜络二钱、紫丹参三钱，紫花地丁捣汁大半盅，冲服为引，命服二剂。未两日，该妇至寓所跪谢，曰：“小女得蒙活命，恙情已退大半。惟先发之疙瘩，尚未全消，可否再换一方？”予遂以原方去升、紫、柴，减马勃、僵蚕，加银花、当归、鲜荷叶，又服二帖而痊。

一店商贾德春，恙重邀予治。予察其脉洪而实，目赤而红，舌黄燥，唇口干，喃喃谵语，渴欲纳凉，头项臂臀均有疙瘩，按之欲溃者，已数处矣。予问曰：“病几日矣？”其家曰：“先起疙瘩两三处，尚未为苦。约两日，则肢体如缚，寒热交至，头痛面赤，遂就疡医，不但无效，且日益加重，先后计九日矣。今恐外症之中，兼有内症，故特请先生诊之。”索阅前方，初则冲和汤，继又加皂刺、炮甲（代）、黄芪之类，予曰：“此疫症也，俗传疙瘩瘟，即此现象。刻已传里，恐秽毒攻心，致有痰涌痉厥之变，遂拟大剂白虎合加减银翘散，加广郁金、朱衣大麦冬、上箱黄（大黄）、玄明粉各三钱，鲜生地黄汁（一大盅炖冲）与服。”诂服药之后，腹响两次，大便解如黑胶，秽气逼人。次日又以原方加减，惟予不善刀圭，一面嘱

延疡医，将已溃者放去脓血，用加味九一丹提其未尽之毒，外以膏药封贴，其有未溃者，仍以赤豆面、山慈菇研末，合蒲公英捣烂，用鸡子清调敷。由是诸恙悉平，日趋佳境，渐能稍进谷食。未溃脓者，次第消减，其已溃而未收口者，又以八宝丹敷之，遂日益告痊。

以上二证及前清光绪中叶有所经验，其时尚无鼠疫之名，吾国内地，又未有鼠疫之生，想仍系疔瘡瘟之类，因其见证颇似鼠疫，故附录之。

加减银翘散 银花 连翘 元参(玄参) 麦冬 乌犀角 竹叶

加味九一丹 黄升片一钱 煅石膏九钱 橄榄核五枚(烧透) 胭脂粉一钱 共为极细末。

八宝丹 大濂珠五厘 制乳香一钱 制没药一钱 珠珀一钱 儿茶五分 煅龙骨五分 轻粉一钱 状元片三分 共为细末，研至极细。

▲论燥疫

燥气者，乃秋金燥烈之气也，前于秋燥节内，已详论之矣，兹何必赘？惟岁有四时，序有六气，其气之正者，为应时之气，虽受其病，不相染易。其气之不正者，则为乘时之疫，虽防亦犯，最易递传。予所谓燥疫者，古无是名，非敢炫玉，冒自出新，乃以彼年见证，燥气之中，实有疫气乘之，犯人甚众，死亡颇多，予故留意于此，特榜其名，而又记其实也。民国七年戊午，自立秋以后，每日案诊，必有咳嗽者六七名，类皆头痛鼻塞，寒热口干，面赤目红，咳嗽不息。又迟数日，则渐觉其多。所诊症情，大略相似，除不易见功，且变态颇促。及中秋前后，沿村皆然，予虽僻处一隅，每日必数十号百号不等。其就诊者，争先恐后，内外拥挤，挨次临诊，竟有未及诊而毙于抬床者，亦有未及诊而闻有胎落者，寝食无暇，令人惶惶，迨至立冬甫衰，小雪尚未尽止，其传染之烈，乃有如此之甚者。至其症之初起，颇类伤风。药稍辛散，固不中肯，且化热甚速，易喘者多。设遇里证，窥其热势炎炎者，苦寒之剂，尤不相宜。其有表证者，不妨鼻塞，翹荷桑杏，尚戒豆豉，而应下诸证，大黄决不宜生用，至如热甚谵语，衄血咯血，口渴思凉，舌焦唇裂者，仅宜甘寒，寒药之重者如羚羊、石膏，虽质重而气轻，尚无妨碍，若误投苦泄，常人益喘，孕妇损胎，必致追悔无及。

予细抚思，古人以伤寒即发者曰伤寒，若伏而不发，至春变温，至夏为热，迨后世叶桂，因以伏气名之。予谓伤暑

即发者，曰伤暑，若伏而不发，入秋为疟为痢，或乘燥气以发之，亦当谓之伏气。其犯人也，首先于肺，则头痛鼻塞，或鼻流清涕，肢体困怠，寒热咳嗽等症作矣。我辈入手，前苏荆防，可称习惯，或认夹寒，葱豉更便。如戊午见证，遍相传染，概易化热，未尝无伏暑与疫疠相并而乘其燥也，况值年乃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素问》谓燥淫于内，热反胜之，治以平寒，佐以苦甘，以和为利。叶氏又论及燥气化火，方皆甘润辛凉，所以辛散苦泄，俱不适宜者，实与岁运不合耳。至易于落胎者，予谓肺胃热甚，肺与大肠相表里，肺经之热，传入大肠，子宫与肠胃逼近，热如近釜，胎奚以安？且金司于地之年，金气肃杀，更与妊娠为不祥，故其年妇人患燥疫有娠者，多受其损也。予不揣鄙陋，体病情之轻重，合岁运之宜否，其无里证者，曾拟一太清饮，其有里证而伤阴者，又撰一天玄地黄汤。临时酌用，应证加减，觉应手者多，兹特附录于左。

新订太清饮 白扁豆衣三钱 杭菊花二钱(毫菊不宜) 薄荷钱半 连翘钱半 杏仁钱半 通草一钱 桔梗二钱 桑叶三钱 甘草一钱 荷叶露一大杯

头痛者，加苦丁茶、蔓荆子。头重者，加浮萍。恶寒，加白芍。呕者，加黄连、橘皮、竹茹。呃哝，加柿蒂、刀豆子(一生一炙)。咳甚，加大贝母、沙参、枇杷花。嗽者，去薄荷，加海蛤粉、青黛(宜少)。喘者，去薄荷，加款冬花、炙桑皮、银杏。痰多，加橘红、半夏、茯苓。温水涎者，去薄荷，加茯苓、橘皮、姜汁(两三铢)。衄血，去薄荷，加生地黄、蒲黄、茅花。咯血，去薄荷，加海浮石、炒栀子、黑豆衣、橘络。汗多，加白虎。病日多，汗而不退热者，去薄荷，加知母、白芍。病日

多，无汗而干热不退者，去薄荷，加地骨皮、甘草皮、浮萍草。渴甚，加麦冬、花粉。气虚，去薄荷、通草，加沙参、人乳。咽痛，加射干、牛蒡子。夹疹，加牛蒡子、蝉衣。夹瘀，加青黛、板蓝根、炒栀子。谵语神糊，加菖蒲、羚羊角、郁金。胸痞，加栝蒌。便溏，加黄连、赤茯苓。孕妇，去通草，加黄芩、白术、苎麻根，如胎已落，去薄荷、通草，加当归、白芍、丹参、泽兰叶。

新订天玄地黄汤 天门冬 元参(玄参) 生地黄(或鲜生地黄照症酌用) 九制大黄

用药加减，总在临时识见，默会变通，未可拘执一定。

邓家庄邓贡三之妇，染燥疫，咳嗽头重，热甚恶寒，腹痛不安，就予治。咳甚而喘，头重身热，脉濡数而散，腹痛紧，舌本黯，予曰：“胎将死矣，从速抬回。既恐产于半途，尤恐死胎不下，致生不测，可着人守方，候予酌之。”予遂以太清饮去薄荷、通草，加当归、丹参、芍药、水炒黄芩、大贝母、泽兰叶，童便为引。设死胎不下，可再加蝉蜕十个、旧草鞋鼻一双、烧灰研细，冲药服之。诂其妇将抬至家，未及进屋，而胎已落矣，幸无变故，随即服方，冲入童便一大杯，彼夜平允。次日又服原方一剂，恶血颇多，气息与热势俱觉稍平，又就予诊，予复以原方太清饮去薄荷，加当归、贝母、丹参、沙参，又服三剂而痊。

丁庄寺旁杜姓之妇，头重目红，咳嗽烦热，渴思凉，腹中痛，抬就予诊。察其脉滑而数，左寸颇散，予曰：“此妇胎元不深，现将落矣，能于落后平允，尚无大碍。”遂以太清饮去薄荷、通草，合当归散，令服一剂再诊。诂其妇至家，腹痛更甚，少顷见红，将煎药方，而胎已落矣。幸未生歧，药后亦觉

平允，惟咳甚痰多，又就予诊。予以原服之方，去川芎、白术，加沙参、大贝母、橘红，合服二剂再诊。惟吾乡病家，见病稍愈，遂止药方，乃通弊也。杜以病者之咳热悉减其半，则认为放心不理矣。诂半产之后，余孽未清，焉无反覆之理？未几日，咳热交至，喘嗽不宁，鼻涕滂沱，恶露中止，又来就诊。予曰：“涕多者，肺液伤矣，药若无功，恐难保全。”仍以太清饮去薄荷，通草，荷叶露（露性善升，此时肺液已伤，恶露中止，升性药似不宜），合百花饮，百合鲜用二两（百合润肺宁心，清热止嗽，又能益肺阴，则涕自止），款冬花二钱，蜜炙用，加当归三钱，藏红花八分，紫丹参三钱，童便一盞，引血下行，一剂大效，连服三剂，由是日就痊可。

新订百花饮 野百合五钱 款冬花三钱（炙用） 水煎，白蜜一匙（冲）。

二庄顾姓妇，染燥疫，头痛鼻塞，咳热落胎。其家以胡椒末和茶与饮（吾阜习俗，产妇必以胡椒末合糖，泡油面徽食之），不但恶露不行，咳热反倍增，就予治。幸以实告，予以胡椒助火损肺，治病尤当治药，遂拟太清饮去通草、荷叶露，加煅石膏、知母、桃仁、红花、当归，令服一剂，热势较平。予复以麦冬易原方之石膏，又服一帖，恶露始下，咳热渐平，遂又以原方去薄荷、桃仁、红花，加丹参、沙参、泽兰，命服三剂乃痊。

戴庄戴鸿藻妻，患燥疫落胎，就予治。舌焦无液，唇齿干燥，面垢目红，昏糊，手摸胸前拒按。询其大便，已五日未解。恶露由落后，只行一日，近已停矣，而干咳干嗽之状，急急欲喘。予曰：症势笃矣，若再扬汤止沸，决无可挽之机。遂以天玄地黄汤加羚羊角（代）六分、溱瓜蒌四钱、当归尾三

钱、桃仁泥三钱、藏红花八分、石膏一两、桔梗三钱、朱衣麦冬三钱，童便一大杯冲服，一服大效，不但大解恶垢，津液来复，咳嗽渐平，而恶露所见者，瘀黑颇多，惟神志似未过苏，予旋以原方大黄减半，石膏减半，羚羊角（代）、红花皆三减其一，去桃仁、瓜蒌，加洋参五分、广郁金二钱，又服一剂，神志较清，大便与恶血兼行不少，咳热亦减大半。予复以原方去大黄、石膏、羚羊角、桃仁，加大贝母、鲜百合、扁豆衣，洋参改用沙参，又服三剂，而病告痊可。

大梁庄梁某之妇，怀孕六月，患燥疫，咳热俱甚，腹痛不安，就予治。六脉濡数，渴欲饮水，汗如雨洗，舌苔白腻而干，气息若喘。予曰：“此症热势太甚，恐胎元难保，一经损胎，则痊将作矣。距家远，到家服药，恐迟事，可先与西瓜饮之，一面以太清饮去薄荷、通草，合大剂白虎，加土炒白术二钱、黄芩二钱、青苈麻根三钱、银圆四枚、浮小麦一掬，姜汁两三铢冲入。”诃饮瓜水之后，烦渴较安，腹痛已觉缓矣，加之到家服药，更获效果。次日来函换方，予将原方石膏减半，又服一帖，诸症大减。旋复就诊，仍将原方，去石膏、沙参、海浮石，二剂而愈。

按西瓜水本无安胎之能，观其一饮，则热咳渐安，腹痛即减，岂止腹痛之药乎？足征胎为热逼，学者不可不留意焉。

高邮陆某，以贸易船泊益林，其妻染燥，旬余未痊，乃就予治。察其咳热俱甚，得饮则喔，舌苔黄，脘拒按，大便数日未解，胎动不安。索阅前方，皆苏杏、前杏之属，予曰：“此症肺胃液伤，胃为生金之源，若不急去其邪，胎为热迫，则堕而生歧多矣。”陆曰：“既来就诊，悉听裁酌。”予即以沙参麦冬

汤去花粉(恐碍胎),合橘皮竹茹饮,加九制大黄二钱五分、土炒白术一钱五分、黄芩二钱、苈麻根三钱、当归身三钱,合服两剂。至次剂,大便甫解,呕噎渐息,而胎已安矣。旋以沙参麦冬汤,去花粉、玉竹,合太清饮,去通草、薄荷,以苈麻根为引,又服三剂,而渐就痊可。

沙参麦冬汤 沙参三钱 玉竹二钱 甘草一钱 桑叶二钱 白扁豆三钱 大麦冬三钱 花粉一钱

大余庄余鸿宾,初因头痛寒热,鼻塞咳嗽,认为伤风未治,且未戒荤,由是已渐加重,即就医药又过散,直至糊涂不省,乃就予治。予察其舌绛中黄,且欠津液,咳嗽气粗,红丝绕目,两手寻摸,喃喃谵语,大便流稀,胸前拒按,予曰:“此热结旁流之症,此时气粗,已近于喘,一经痉作,则难治矣。”遂以天玄地黄汤,加白龙粉三钱(即玄明粉之再提者,咸气提净)、大麦冬三钱、扁豆衣三钱、煅石膏八钱、桔梗二钱、羚羊角六分、通草一钱、蜜炙桑皮三钱,命服一剂,得解恶垢颇多,夹有燥团三四枚,咳嗽较退,气息亦平,神志渐苏。旋以原方白龙粉,减用制军(大黄),又服一剂,病已去其大半矣,随后仅以太清饮去薄荷,又服三剂而安。

天玄地黄汤 太清饮 俱见前。

高雨春之子,咳嗽旬馀,渐带鲜血,就予治。窥其目红唇燥舌绛,微喘,脉濡数而干,头重不能举,溺黄而短,咳唾鲜红,予曰:“络阴伤矣。”遂以太清饮去薄荷,加蒲黄、炒阿胶珠三钱,鲜生地黄二两捣汁冲,橘络钱半、丝瓜络二钱、茅花三钱,连服二剂而血止,头目亦清,咳热俱减。后仍以原方依次加减,又服数剂而痊。

马遵朱文亮妾,初类伤风,咳嗽半月有奇,汗多不能解

热，直至日夜不止，就予治。其汗腥扑鼻，身如水洗，惮答人话，咳嗽痰稀，遍身白痞，鼻流清涕。予曰：“病延至今，流清涕，涕者肺之液，肺液固伤，而汗为心液，心液更重伤矣。心液伤不能济阳，肺液伤不能外卫，症情已棘手矣。”遂拟人参白虎汤，加大有芪皮二钱、鲜百合二两、款冬花二钱、蜜炙柏子仁三钱、牡蛎粉一两、明天冬三钱。两剂获效，汗热俱减，而谷食决不稍进，又以原方加生谷芽一两，迎助谷神，由是日渐痊可。

人参白虎汤 见前。

青沟北堆顾振有女约十六七岁，初类伤风，咳逆头痛，热甚恶寒，予以太清饮全剂与服，二帖而解。后以栝沐太早，病又复作，适顾他往，乃于附近就医，不特无效，病反转剧，迨顾归，仍就予诊。察其神情，咳无论矣，而周身干热，两耳失聪，神志糊涂，并时以手指于牙齿剔之，不住摸索。予曰：“心为痰蔽矣，恐热生痉变。”遂以沙参麦冬汤，加广郁金二钱磨冲，天竺黄钱半、小草（百蕊草）二钱、洋芦荟五分，研细冲，鲜菖蒲汁大半杯、地骨皮三钱，取其能退无汗之热，而麦冬则用朱衣，扁豆则用皮，一剂诸恙较平，二剂而神志渐清，虽未见汗，而皮肤似稍和润。又以原方应症加减，依序成功。

沙参麦冬汤 见前。

跋

此《医方经验汇编》，乃先君子奉仙公之遗稿也，荏苒至今，已二十余年，未能付诸梓人。今当政府重视中医之时，始得出版问世，私心辄喜。然追念严亲，又不禁悲从中来，盖旧政权时，一贯摧残中医，故无法出版。诚如卷首训子书所云，先君初无著述意，至晚年始稍稍记之。在行医六十年之经验中，其闻必多所遗忘，诚属十分之二三已耳，今举数例以实之。

(一)曾忆四十余年前，在宣统初元，予当八九岁时，年岁荒歉，予乡多数人家，已将榆叶、芋叶、萝卜缨等充作杂粮，混合于麦菽中以煮食之，而盱眙、泗阳、宿迁、涟水一带灾荒尤甚。流亡载道，由该地士绅领导之，行过予乡，分批而至，有四五百人一组者，有千余人一组者，先由前导通知，则各家各户以大锅煎粥，而与食之。流亡人之中，每每病疫，先后迭病平均约占百分之三十。先君以业医故特以大锅熬药，药以斤计，权其分量及病者人数，每人与以一碗，愈者愈矣，不愈者再服，无不愈者。其用药以石膏、大黄为主，盖仿余师愚法也。予时以用锅煎药，向所未见，故深入脑海以识之。

(二)同里有顾凤轩者，其妻年四十余，于秋七月间患生温病。初延他医诊之，多日不解，传为阳明实症，兼之邪入心包，神糊谵语，迅至热极发狂，起而乱走，自嚼其舌，破烂如血绵，此时始延先君诊之。其夫泣曰：“伊病如此之重，两

子尚未受室，伊若一有不测，则我苦矣！”先君诊其为大实大热之症，乃决以大剂白虎，合大承气及泻心法，兼服安宫牛黄丸，一剂而大便畅解黑垢，周身縻縻通汗，热势立减。狂亦渐平，后再加减，连服三剂，病乃转安。舌上以冰硼散合米粉各等份，研细敷之，旬日闻舌上亦逐渐痊愈，一时传为奇治。

（三）当予十四五岁时，曾记先君有一惊人之治。有童家营镇，离予乡三十余里，抬来一病人求治，云是狂病。先君行至门外，见右侧停一小木床，用布带将病者四肢紧缚于木床边上，病者欲跃起而不能，破口大骂，人不敢近。先君稍一宁神，立即盛气大骂诸人曰：“此人并非病人，汝等不知爱护，而反以布带缚之，盗耶匪耶？速为将缚解开也！”其家属及抬来人云：“伊要打人，不可解也。”此时病者闻先君言，忽变安静而不动，先君趋前慰之曰：“汝苦矣，起随我来。”命立解其缚，先君以手扶掖入室，烟茗以享之，令少坐。出询诸人其起病之由何在，其家属曰：“伊今年近四旬，而无子息。家道尚可，且为私塾教师，以伯道为忧，故遇事稍有拂逆，则更为郁闷，发狂至今，已二月余矣。”

先君回至诊室，因谓之曰：“看汝为无病之人，或有不遂意事，而肝郁不舒耳，试为汝诊之。”两脉诊毕，即曰：“汝不但肝旺，而肾水亦亏耳。试问有几位公子耶？”病者叹曰：“一子俱无，奈何？”先君曰：“试伸汝手，再为相之。”于两手皆仔细密视，因告之曰：“是不难。依手纹看来，明年秋当可得子。我为汝处一平肝火、补肾水之剂，肾气足则有子矣。”乃为之假处一方，恐其知药性也，而阴以大剂胆南星、姜半夏、全瓜蒌、石菖蒲、远志肉、生大黄等，一剂而呕痰及泻痰

颇多，病者大疲，而神识渐清。后再依原方加减，连服数帖而愈。

以上三治绩，而稿中均无之，是记录之有遗忘，可断言矣。

再就本稿之目次言之。第一第二两章，所论者为诊断，三至五章为诊断与治疗之配合，六至十二章为中风类中及诸痫之证治，十三至二十三章为伤风伤寒之证治，二十四至三十八章为时气及瘟疫之证治，三十九至五十一章为诸种异型疫病之证治。总之，为风病、风寒、时气、温疫之证治，而其他内科之各种杂证不与焉。再细阅原稿之第一页第一行，于“医方经验汇编”六字下有“上卷”两字。考此稿由一至五十一章，前后细查，并未分卷，则知先君此稿，仅为晚年所成之上卷。想以高年多病，欲成内科杂病之下卷而未能也，从可知矣。今日者，仅传此衣钵之半，亦憾事也。

回忆抗日战争以前，予执教鞭于中国医学院时，即有出版此稿意，以贫故，未能偿愿。迨抗日战争以后，困于敌寇，生活至艰，不图于廿八年春三月，先君为敌寇及匪徒之侵袭，而以忧忿与世长辞矣。呜乎痛哉！幸此稿于前一年（廿七年）寄沪，否则已与先君之无聊斋诗集同化灰烬矣。至三十一年春季，敌寇更进占上海旧租界，决将我中医专校停办，暂辍弦歌，即医生牌子亦告拆除，不向伪政府立案及登记，以示不屈于敌伪，亦即先君“守身心慰，知耻近勇”之遗训，有以成之也。迨胜利以后，强敌授首，满拟恢复我母校，出版先君遗稿，奈物价奔腾，两者均成梦想，能无憾乎？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逐步重视中医，不容国学沉沦，今始得出版，与世相见，予之夙愿已偿，故始而喜也。然

余奉仙医方经验汇编

此书之刊行，先君子不及见，故又继之以悲耳。所差堪慰先君于九泉者，即能解知耻近勇之说，亦能解守身为大之旨。不独此次先君之遗稿，未乞闻人作序，即予之伤寒金匱两《新义》、《传染病新论》之《湿温》、《麻疹》等篇及《混合外科总备论》等作，皆能守先君之诫言，序吾书者，皆吾医学同道中人。今此稿付梓，亦只吾畏友凌子养吾乐为序之。先君有知，当必不以为忤也。

然而或者曰：“吾子所编之书，不愿言阴阳五行等空洞之理论，而尊人之书中尚偶一言阴阳盛复、司天在泉之理，当此科学昌明之时代，吾子何不去之，既不背乎时代之翰，而又合乎吾子之论，岂不美哉？”予曰：“是不可也。昔宋代大儒，如三苏之文章、二程之理学，虽父子兄弟之间，其学术见解间有不同，而着笔亦不无稍异，然而不相强者，其于文章理学之大道则同也。现予志在改进，而先君子以时代关系，未之及也，故在昔时，予不能以予之知新，而强先君以知新，先君亦未尝以其守旧，而亦强予以守旧也。先君之旧说源出《内经》，当此国家正重视中国医学之时，于《内经》学说，正图发掘，其有无价值，留待将来之决定，先君之是非，即《内经》之是非，予故不敢去之也。”或者闻予言，因笑而颌之曰：“吾子谓《内经》之学，在政府重视中医学术下留待发掘，此有必然之势。即此《余奉仙医方经验汇编》，可以传矣！”因并记其言，以附之跋尾。

公历一九五五年孟夏月

江苏阜宁择明余无言志于上海之愚翁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余奉仙医方经验汇编

作者 = 余奉仙著

页数 = 128

SS号 = 12289242

出版日期 = 2009.08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望闻问论

切脉说

用药有多寡不同说

消风散

三一承气汤

赤金豆

病家隐弊说

半夏茯苓汤

茯苓丸

橘皮半夏汤

调胃承气汤

白虎汤

复脉汤

归宗汤

救逆再造汤

忍冬汤

温中汤

和中汤

和胃饮

尽性篇

归杏二陈汤

桑杏汤

沙参麦冬汤

桑菊饮

柏子仁丸

泽兰汤

加味道遥散

四物汤

真中类中辨

真中风

地黄饮子

四物汤

涤痰饮

大秦芩汤

三化汤

涤痰丸

地黄饮子

牵正散

八珍汤（改丸）

加减大秦芩汤

新订靖风汤

类中风

正气天香散

宝花散

八味顺气散

星香散

通关散

竹沥涤痰丸

附子理中汤

当归四逆汤

鸡鸣散

玉屏风散

黄芪防己汤

人参白虎汤

益元散

消暑丸

桂枝白虎汤

香薷饮

葛花解酲汤

调气平胃散

破伤风说

新订伏虎汤

新订搜风散

秦艽升麻汤

新订红钥匙

二陈丸

参乳粉

肝风辨

酸枣仁汤

扶桑丸

七福饮

新加黄龙汤

阿胶鸡子黄汤

银翘散

何人饮

二陈汤

新订复本靖风汤

小定风珠

清营汤

五心饮

龟鹿二仙丹

当归煎

四君子汤

梔芩六合汤

新订羚羊化风汤

人参白虎汤

牡蛎散

五心饮

产后风辨

防风当归汤

大豆紫汤

藿香平胃散

保和丸

华佗愈风散

白虎汤 五心饮 清营汤 愈风散
地黄饮子 龟鹿二仙丹 愈风散 扶桑丸
痢症辨（俗名羊儿风）
 白金丸
 金粟丹
 二阴煎
伤风伤寒辨
春伤风
 川芎茶调散
 苏杏二陈汤
夏伤风
 翘荷汤
 杏仁汤
秋伤风
 桑杏栀豉汤
冬伤风
 三拗汤
 疏邪实表汤
伤寒表证
 羌活冲和汤
 桂枝汤
 人参白虎汤
 夏陈六君子汤
伤寒里证
 大承气汤
 上焦宣痹汤
 小承气汤
伤寒半表半里证
 新订双解散
伤寒兼证
 败毒散
 桂枝汤
 指迷茯苓丸

风寒两感证

葱豉汤

苏杏二陈汤

小青龙汤

风寒两感辨

时气瘟疫辨

论春温

竹叶石膏汤

银翘散

黄芩汤

大和中饮

论风温

喻氏清燥救肺汤

论温热

增液承气汤

清宫汤

半夏泻心汤

小承气汤

论暑湿（中喝附）

退法黄连汤

白虎汤

香薷饮

银翘汤

鸡苏散

六一散

地浆

附子泻心汤

人参白虎汤

沙参麦冬汤

天生白虎汤

五心饮

竹叶玉女煎

论湿温

茯苓皮汤

新制橘茹饮

瓜蒌薤白白酒汤

半苓汤

论秋燥

新订羚骨汤

杏仁汤

翘荷汤

论冬温

新订葛根黄芩汤

论瘟疫

辟邪丸（亦名逐疫丹）

论疫症

新六和汤

达原饮

小柴胡汤

达原饮小承气汤

论寒疫痧霍

益元汤

补中汤

不换金正气散

连附六一汤

论疫疹

利膈汤

双解散

银翘汤

栀子金花汤

犀角地黄汤

论疫癰

十四味建中汤

消癰青黛汤

益元汤

阿胶鸡子黄汤

新订浮石化癰汤

论疫黄

茵陈蒿汤
茵陈将军汤

论疫痢

新订黑豆败毒汤
黑豆败毒汤
白头翁汤

论大头瘟

普济消毒饮
菊花茶调散
新订浮石汤

论烂喉疫（烂喉痧、烂喉疳）

荆防败毒散
升麻葛根汤
甘桔汤
利膈散
玉屑无忧散
玉钥匙（亦名金锁匙）
斩关丹
油捻熏法
银翘汤
二母散
七宝丹

论虾蟆疫

普济清毒饮
消癰青黛汤 新订浮石汤

论鸬鹚疫

前半桑杏汤

论羊毛疫（羊毛疔 羊毛痧）

白虎汤 调胃承气汤
新订菊叶豆花汤
新订紫背赤衣膏

论螫刺瘟

新订荆萍败毒散

论葡萄疫

续论葡萄疫

活命金丹（局方）

新订消癰活命饮

消癰清黛汤

调胃承气汤

银翘散

清营汤

论瓜瓢疫

生犀饮

新订升清消毒饮

新订水陆三仙膏

论天泡疫（附豌豆疮）

利膈散

新订紫背绿衣汤

论疙瘩瘟（附当头风）

清震汤

菊花茶调散

清震汤

新订浮石汤

论鼠疫

避疫良方

辟邪驱毒饮

解毒活血汤

加減银翘散

加味九一丹

八宝丹

论燥疫

新订太清饮

新订天玄地黄汤

新订百花饮

沙参麦冬汤

天玄地黄汤

太清饮

人参白虎汤

沙参麦冬汤

跋